

T5238177/4333①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FEB 3 1941

鶴素中郎先生

奎璧堂鄭思鳴孫梓

評選今文化室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FEB 3 1941

鑄表中部郎先生

奎璧堂鄭思鳴孫梓

評選今文文化玉

晉選今文外生

李觀堂 隕思 馬 郭 林

皇明諸名公文雋敘

皇明諸名公文雋敘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昔攻公車業者可無讀古文今

攻公車業者不可無讀古文非

讀古古文讀今古文也然則今

文古文。畸乎哉。曰否。否。讀今文。

與讀古文。筋乎哉。曰否。否。今之
文。俱融鑄古文。而時吐以英華。
體裁音調。彪炳一新。雖謂今文。
卽古文。可也。讀今文。卽讀古文。
可也。先以古文衡之。公穀趣矣。

其由左而老者乎。魏晉韻矣。其
由秦漢而燁者乎。唐宋蔚矣。其
又自六朝而韜含展洩者乎。史
誰不知有司馬。固以豪適感慨。
爲寫意。子誰不知有蒙莊。固以

雄放縱橫爲寓神善讀者非於
吸玄攄微處覓雋永風味鮮窺
第一乘矣我

明興來

二祖迅掃胡元廓清華夏

列聖覃敷文教注意作人文運
乘國運迺興英才佐英主
迭盛彬彬濟濟無容枚舉舉其
尤卓絕今古者如劉青田之奇
宏宋潛溪之浩蕩方希古之爾

雅解大紳之雄放。理致粹密若
楊文貞。典實該覈若劉安文。李
文賢鋪張於天順之日。李文清
著作于弘治之朝。程篁敦之才
奇而正。丘瓊峯之學博而精。其

洪弘間。太和葆涵元氣。克拓者
乎。嗣而王守仁。鄭善夫。楊用修。
黃省曾。諸公固皆理學正宗。而
文章之傳世不朽者。無間矣。嘉
隆前後。若李空同。王鳳洲。李滄

漢。汪。南。漢。者。又。若。王。守。溪。唐。荆。川。瞿。文。懿。薛。方。山。者。各。亦。幟。詞。壇。卽。唐。宋。之。王。楊。盧。駱。韓。柳。歐。蘇。更。何。多。遜。哉。今。

皇。上。龍。飛。人。文。轉。盛。尤。不。能。數。

數。大。都。皆。可。煥。帝。典。郁。皇。猷。誠。合。公。羊。丘。明。爲。一。軼。秦。漢。唐。宋。以。上。而。司。馬。蒙。莊。錯。見。于。今。故。曰。今。文。卽。古。文。讀。今。文。卽。讀。古。文。也。但。古。文。家。傳。戶。誦。今。文。輒。

少槩見。袁石公張侗初諸先生。畱神博錄用公寓內。嘉惠承學。非直爲昭代人文顯已已。一披閱自洪永至隆萬諸名公人人紀諸名文。段段評真若五侯鯖。

郎官膾愈出愈奇。雕胡飯錦帶。羨益飡益妙。豹胎熊掌詎非兵。厨珍羞麟脯鳳翼。豈是人間烟。火顏之曰明文雋。誠雋乎其爲文也。志公車業者其沉酣之無。

後

歲庚申孟秋穀旦

吳郡周宗建季侯撰



皇明文雋序

一代精華之氣每萃于一人

文以鳴國家之盛故豪傑

之士樹幟詞壇在追琢丘章

序一

郁離其采如日月經天如
江河行地國家實藉以珪
璋治化潤呈皇猷益精
氣所發於弓矢垂不朽

者在必

明興列聖右文名賢蔚起
家握隋珠人控和璧中涵
擅在文苑古脛背相望不傳

為生時津、
馳古雖不
孤至心嚮
逢之嘗私
淑名
家文集課
加評隲國
而先
正如宋方
劉解某可
人精

古咀蔽道
奧鉅者鼓
吹休明
椒、質有
匠文稱文
章真
祖已商是
而還代不
乏人通
如嶮峒正
之七步滄
溟奇

中未始無正鳳洲之道
媚百態南溟雄健未始不
媚雖才品不一每皆匠心
駸勅足以執耳狎盟為後

學指南也余不能置一喙

必惟是文體弁風氣推移

不無可言者焉蓋風氣如

開渾之惡之乃浸假而變

明又浸假而俗巧如波斯逝
而文亦隨之試孰最集霞按
焉臣情執貌慙如良玉在
璞精采不露義女為洪永

文可不問去也生膏沃毛飛
如太何費研光芒乍閃義女
為成知文可不問知也其煇
士亦領異鉤瀾索隱如畫切

繪像於態極妍美者為
 以日文又不可不也也運
 使然令論世古以濫觴之慨
 此亦明文之大凡也已善親

澹者沿流溯源因源窮

委才品絲局通以脈柔運

結適融以神隨生神脈結

到自有證合緣筏登岸

上登可笈可捨藉筌得魚
魚得而筌可忘必結成一家
三垂法不朽循是而軼磨
宋上藩扶秦淨之戶直與

典謨訾誥接跡可也語曰治

金在液而采其精醞酒在澄

而取其母讀文雋在結而精

之探可母之取也則幾在余

既幸明文雋付梓因附

緒言并法首占同志古質焉

賜進士出身觀刑部政樵

陽陳之美書



皇明文雋目錄

一卷

巢父許由高士論

王守溪

武王論

方孝孺

三監論

袁了凡

管仲論

薛方山

太公管仲難易論

王鳳洲

幽王裂繒適褒姒論

袁胥臺

懿公好鶴論

梅旌德

鬻拳論

方希古

屈原論

朱應麒

卞和論

唐肅

趙盾論

夏桂州

晉里克論

崔後渠

孔夫子論

王荆石

苟變干城將論

鄭以偉

荀子楊子論

陶石簣

伍員論

程敏政

范蠡伍員論

葉臺山

夫差論

李維禎

豫讓論

方孝孺

蘇秦張儀論

湯聘尹

樂毅論

丘瓊山

藺相如完璧歸趙論

王元美

呂不韋賈術論

袁了凡

茅蕉論

商文毅

公子無忌論

王元美

信陵君竊符救趙論

唐荆川

二卷

漢高帝分美得失論

鄭師山

漢高帝罪項羽論

董份

陵母伏劍論

王鳳靈

因時大臣論

李卓吾

張留侯論

宗子相

四皓論

王陽明

漢高帝言羽翼已成論

王鳳洲

高帝以不忠罪丁公論

劉沂東

詞學儒臣論

李卓吾

武帝不冠不見黯論

鄭少谷

司馬遷論

錢麓屏

汲黯卜式質直論

葉臺山

功臣學士論

胡遜齋

周亞夫論

王元美

龔勃海論

顧涇陽

甘延壽陳湯矯制論

李九我

光武渡河論

潘雲松

嚴子陵高士論

羅一峯

富春山論

郭青螺

伏波將軍嬰鑠翁論

李九我

蔡中郎論

王鳳洲

仇香化陳元論

李滄溟

趙苞棄母全城論

方孝孺

關公論

程敏政

關羽失荊州論

王弇州

孔明諫昭烈論

鄭師山

三蘇不取孔明論

楊昇菴

昭烈顧命之失論

孫觀揚

曹操論

程篁墩

荀彧論

唐荆川

三卷

郭巨埋子論

方孝孺

祖逖聞鷄論

蔡虛齋

王道苦臣品論

王鳳靈

陶士行爲晉鎮將論

王元美

梁武帝奉佛論

江明德

傅奕論

李東陽

王珪魏徵論

馮琢菴

李勣論

李卓吾

武曌論

王元美

六郎蓮花論

鄭伯虎

狄仁傑公門飛李論

林次崖

明皇焚珠玉錦繡論

李九我

貴妃洗兒錢論

顧廻瀾

段秀實死節論

李東陽

李泌衣白山人論

吳震華

崔祐甫不賀論

鄭孩如

漢唐宋黨人論

張一桂

唐文三變論

趙心堂

讀五代史論

王元美

四卷

太宗賞花賦論

黃葵陽

范仲淹論

李卓吾

寇準以真宗為孤注論

陳慈谿

李綱固守京師論

王廉

韓魏公天下大文章論

土槐埜

趙清獻入蜀論

傅夏鼐

韓侂胄論

李卓吾

文信公托言黃冠論

孔文谷

文天祥論

王世貞

深慮論

方遜志

士先器識論

袁玉蟠

淡泊明志論

沈確

寧靜致遠論

陶石簣

新都講業論

汪南明

善仕論

汪道昆

不應舉論

袁了凡

君子小人論

姜逢元

兵勝于朝廷論

王道行

與友論文

張侗初

與仙人論性

袁中郎

文體交情論

屠緯真

交道策

焦弱侯

闔官擅權策

吳無障

濟時救變策

顧隣初

五卷

讀衛青霍去病傳

王元美

為李于鱗傳

王元美

戚將軍傳

汪道昆

為霍長公傳

李于鱗

馬姬傳

王百谷

壽少司徒鮑公七十序

汪南明

為姜翁八十雙壽序

李空同

為贈東村公八十壽序

王維禎

贈許母張太孺人序

李滄溟

壽李于鱗母太夫人序

王元美

賀大中丞孟公生子序

李于鱗

賀張惠安公生子序

馮琢菴

送何柳陽往鎮輸寧肅序

李空同

為少司徒陸公平寇序

汪南明

壽戚大將軍序

王元美

送房任丘河南按察使序

李空同

為按察李公恩榮永慕序

李于鱗

贈王元美按青州序

李滄溟

為宗子相序

王元美

送趙處士還曹序

李于鱗

紫陽書院會錄序

汪道昆

會試錄序

馮琢菴

武舉錄序

馮琢菴

西遊集後序

解大紳

題湯若士詩序

丘毛伯

六卷

閱江樓記

宋潛溪

獨秀山記

解縉

象祠記

王陽明

漂母祠記

黃省曾

黃鶴樓記

汪南明

復清容軒記

王鳳洲

登平遠臺記

宗子相

復臨川永安寺田記

湯若士

德政碑記

馮琢菴

日涉園記

王鳳洲

小辨軒記

湯若士

代柳河東憎巧文

劉孔當

爲太恭人乞文

李于鱗

祭方烈女文

汪道昆

摘花賦

吳寧野

咏梅賦

徐文長

琴聲賦

李卓吾

咏鶴賦

徐文長

擬秦昭王遺齊潛王謀伐宋書

李于鱗

擬趙高答李斯書

李空同

擬岳飛答秦檜書

吳明卿

戲爲絕茂秦書

李于鱗

七卷

趙衰薦郤穀贊

王元美

漢壽亭侯關羽贊

丘一峰

項羽贊

王元美

余闕一門忠孝貞節贊

王元美

開國功臣贊

王元美

為李于鱗先生贊

王元美

凌太安人傳贊

李于鱗

賣柑者說

劉伯溫

雷者說

劉伯溫

方竹圖說

李卓吾

潮汐說

陳幼溪

曆法說

陳繼儒

御史朱公遺愛引

李于鱗

修城小引

馮琢菴

七儒解

宋潛溪

李淑人大節解

李于鱗

閔天不賂紂辯

王元美

成王賜伯禽天子禮樂辯

王元美

春王正月辯

徐應聘

駁諸葛蕭何相體辯

王元美

諸葛孔明文集辯

李空同

明妃琵琶曲辯

程敏政

宋太祖太宗授受辯

程敏政

心術才術學術辯

李名芳

春秋大夫評

袁宗道

賈誼董仲舒評

陳如岡

李杜韓柳評

胡廣

韓范經畧西夏評

翁青陽

將能而君不御者勝評

夏桂州

廢卜司馬李玉

劉伯溫

問孔明管樂何如

王圖

題屈平賈誼祠

王鳳洲

勅建憫忠祠碑

汪道昆

八卷

擬冊立皇太子詔

劉孔當

春和賑貸詔

韓 爌

寧夏蕩平宣諭軍民詔

沈 淮

朝鮮倭退後戒諭本國君臣勅

高克正

諫迎佛疏

王守仁

劾元輔不奔喪疏

鄒元標

星變陳言得失疏

李騰芳

正朝綱定邊畧疏

李名芳

正人心定國是疏

陳懿興

爲類奏災異疏

馮琢菴

乞歸養祖母疏

袁中郎

殿試文武並用對

朱之蕃

試正士風議

王元美

馭倭議

高克正

救荒弭盜議

李騰芳

鼎鐫諸方家彙編

皇明名公文雋文卷一

哈佛大學漢和圖書館珍藏印

石公袁宏道精選

侗初張 鵬校閱

毛伯丘兆麟參補

寧埜吳從先解釋

眉公陳繼儒標指

居一陳萬言彙評

王守溪巢父許由高士論

堯欲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以為汚聞洗其耳於潁水之濱巢父又恐汚其牛口世稱巢許為高士

首段先叙其惡以天下累已而 潁陽東溪相傳巢父洗耳處而箕山之上蓋有許由塚疑於有其人矣彼其惡於以天下累已而逃堯之

又不遠去
以為高

見求

堯讓天下於許由舜讓天下于支州伯見于莊漆園南華經至詳且悉

宜其去之

即轉上不
遠去使人
知我求為
病

此段叙高
士之所以
為高者在

幽林荒遠使不可即而其生且死不離乎箕頽之間。豈堯之仁不屈一夫之所守不待去遠自不患於見奪抑其善於自泯能使堯終不得而累之以天下而無事於遠去是亦高矣。吾又有病焉夫其求之不迓迓之不遠而能使其終見舍孰若無使為其所知而莫我求也。高世之士天子有不得臣諸侯有不得友非謂其爵之而不降禮之而不就偃蹇傲倨抗其迹於巍巍揭日月以行其灼灼之名而以為高也。湛乎

迹名滅迹
使天子諸
侯不得而
臣為妙

又舉康衢
老人使堯

莫知為何
許人乃高
斷二子猶
欲以名高
顯耀後世

結正破後
世不得以

與俗同波。芑芑乎其與眾人皆愚覲而不可見其躬。同席有不覩其形而臣且友之故不可得耳。今將待其詞命之至而後以為已汗艷然作於容氣顯與黃屈絕。烏睹所謂高哉。好奇之士猶參然道之何也。康衢之老人。堯遊康衢見老人含哺鼓腹而歌帝力於何有也樂其飲食歌聲發於腸肺使堯聽其歌而不知其聲得其聲而不知其人。是吾所謂高也。當堯之時環康衢而處者皆可以為巢父而泯不見稱。二子者以不屈為高而來堯之見求反以辭而迓之見名為高而傳於後不異哉。

一子爲高

引詩見其未足爲高

縉紳先生方且原帝堯重禪之指決其事之有無以關傳者之妄予以爲正使如好事所談以爲實有尤不得侈以爲高耳

程篁墩題許由棄瓢詩曰心寂何妨響萬瓢棄心生處勝狂濤耳塵暫滅心塵起却恐先生見未高

葉台山評此文斷其宜埋光剗采使堯不我知不我

求方爲高洗耳牽牛還是好名念頭未忘未足爲

高世之士未引康老并程篁墩詩俱千古獨見即

起二子而問之亦當口噤

方孝孺武王論

書載武王即西伯之位十有三年春紂惡貫盈始應天順人不期會八百國紂率如林之衆前徒倒戈皆背商歸周紂衣珠玉自焚而亡武王以具

武王與紂之事見於書最詳而遷乖亂之尤甚

司馬遷有

太白之懸斬首三射之說

牧野之兵非武王之志也聖人之不幸

也武城載其時事但曰一戎衣天下大定不書紂之

死者爲武王諱且不忍書也他書謂紂自焚死意謂

近之武王之於紂非有深讐宿怨特爲民去亂耳當

斯時使紂悔過遷善武王必不興師而踰孟津

武王即位

首言武王際以臣代君之會乃其遇大不幸非初心得已不已也

次言紂悔

過武必不
與師紂不
成武必更
封邑亦是
聖人實心
實事

言司馬遷

三射懸旗

之說乃其

信史之過

而為是非

頗謬於聖

人處

漢高魏文

一中王耳

十有三年春大會孟津甲子誅紂及紂兵已北使紂
於商郊亦以見兵出不得已意不死而降武王必將封之以百里之邑俾奉其宗廟
必不忍加兵於其身也况紂已死乎吾意武王見紂
之死也不踊而哭則命商之羣臣以禮葬之矣豈復
有餘怒及其既死之身乎遷乃謂武王至紂死三射
之躬斬其首懸於太白之旗又斬其二嬖妾懸於小
白之旗此皆戰國薄夫之妄言齊東野人之語非武
王之事遷信而取之謬也蓋信史不如無史遷固未考於聖人之經也漢
高祖魏文帝皆中才之主非有聖智之度也高祖猶

皆能全子
嬰山陽豈

以武王之

聖反不如

二君邪

結言後世

無君之徒

藉武王皆

司馬遷啟

之也

能不殺子嬰文帝猶能奉山陽終其身

漢滅秦不忍殺降王子嬰

魏篡公漢不忍剪山陽

曾謂武王聖人而忍其君至此乎吾決知

其不然矣苟信遷之言是使後世強臣凌上者菹醢

其君而援武王以藉口其禍君臣之大義不亦甚哉

吾故表之以為好奇信恠者之戒

李卓吾評武王於紂非有深讐特為民誅暴身已成

封武庚微子何甚仁也謂斬首懸旗其故好事之

口矣正學先生以紂自焚武庚微箕為証其為萬

世君臣防意義深遠矣

袁了凡三監論

三叔周臣子也武為善述叔視武則不孝公為成德叔視公則不忠况流言幾危社稷非風雷孰表忠誠以為不叛夫誰信之

以夏少康比殷武庚見復國未足深罪

予謂三叔非叛也夫武庚商家之元子也少康復國

君子賢之有窮后羿廢太康立仲康而滅夏后相少康以一旅與臣靡共復國而中興夏

尚存詐藉以豈獨不許武庚哉且三叔豈不知有周室周

之遣三叔者豈非謂其至親而可信哉然當時去武

丁未遠也武丁朝諸侯而有天下猶運之掌其不忍忘商者多方多

士蓋亦夥焉豈盡頑哉三叔誠至戚同為商之遺臣

真又舉王黃炳泰

此言三叔之篤於其君猶之周公之篤於其親特公成而叔敗未足以遠視英雄也

也。三叔即管叔蔡叔霍叔與周公為兄弟均為商家之臣子。審去就而忘親徇國焉。質諸天地鬼神而生死無憾者也。周公之篤於其親三叔之篤於其君綱常名教彼此無愧論者類以成敗為順逆。夏少康成后世以為贊三叔當其敗天不可以為叛此古之忠臣義士抱憾於冥冥者不少也。夫夷齊義士也。伯夷叔齊兄弟二人乃孤竹君之二子武王伐紂扣馬而諫恥食周粟三叔懿親也當時皆不能服其心者何哉吾謂武王所以處此者誠未盡善也向使立殷之後退處侯服以俟人心之所向必不得已然後之中國而踐其位焉。武王既伐紂乃立其子武庚為殷後人心

之心也

結言三叔志文王服事之節則監殷而以殷叛周公未可破山東之斧矣

所向如舜禹之避朝覲訟獄詎歌之歸不能辭也。則周粟可食而商奄可無辭也。既立武庚矣又使三叔監之何為也哉周詰叙

奄之罪曰予復反鄙我周邦即使復殷祚而邑周邦武王之心當不以為嫌也夫武庚之罪而止於復殷之祚則三叔之從之者安知非以服事殷之初志也哉。文王三分天下有二其德澤及人人歌孔邁猶然率叛國以事紂夫子稱周德為至德以其不忘商也其始過信文王而不能不疑周公之迹也乎

袁石公評三叔之叛從來俱以忘親大罪削之此論獨以中興之少康加武庚又以三叔為心夷齊之

心志文王之志明之以武王周公之誅末足深服
公論誠萬載知已千古名言

三昧

爭之罪曰。子。身。又。適。非。周。派。明。對。身。與。新。而。邑。周。派。
籍。也。理。立。先。與。矣。又。對。三。昧。謚。之。何。為。也。若。周。詰。昧。
難。引。煙。之。難。不。指。籍。也。頃。周。粟。四。食。而。商。奪。四。無。
復。向。成。我。尚。之。對。牌。牌。信。

薛方山管仲論

管子功大而器小夫子已立萬世不易之
定論蘇老泉獨以臨死不薦賢以致齊國
大亂仲之罪遂無所逃于天下萬世王公
此論又另一番心照其仲千載知已矣

宋蘇洵氏著管仲論曰。管仲死不薦賢而獨論此三

子者不可用。

管仲將死桓公問誰可代仲但曰豎刁
易牙開方三子者非人情不可用也未

非大臣之用心也。其矣洵之矯誣也。仲之論鮑

叔賓須無隰朋。與夫論三子者。其書具在。洵以為古

方策世儒多不能讀。遂以意高下。至今淺學明經。據

其說而以仲為媚嫉竊位之人。人之有技媚嫉以惡
之臧文仲竊位知柳

首言以仲
為媚嫉竊
位之人乃
斷獄深文
蘇洵氏矯
誣之說也

次言夫子
稱仲為萬
世功正以
其才不易
得安得謂
齊國多仲
而仲不之
舉也

此言不得
以史魚病
仲尤不得

以大臣用
心乃置管
仲於蕭何
之下也

此言曹參
乃高帝自
命何特順
應之耳

此言仲與
何均之同
心體國未
可以彼此

下惠不與也。此何異舜文之吏增減文字以出入罪者甚矣。洵之矯誣也。老吏判案多出罪入罪在文字一二增減又曰：天下蓋有

臣而無君者。桓公在而天下無仲。吾不信也。嗚呼！是

何言才之異也。春秋數百年間，列國各大夫無論同

時，即後先有及仲者邪？其能籠蓋百賢，矯然不與為

羣者，孔子而已矣。彼固千萬世之人，而非春秋之人

也。春秋之人若史魚直臣耳。衛靈公時有直臣史魚名鱸自以不能進遽伯

玉退彌子瑕既死猶以尸諫也其才與功出仲下遠甚，而獨其尸諫

一事與仲同，又不得舉魚以病仲也。蕭何之不及仲。

洵論中有蕭何且死舉曹參以自代句洵宜知之。一旦以仲不薦賢而

據推何於仲之上，以謂此大臣之用心甚矣。洵之矯

誣也。洵不讀史漢邪？高帝病，呂后問蕭何死，孰可代

者？帝曰：曹參可。及何病而惠帝問曰：君如不諱，孰可

代者？何未對帝曰：曹參何如？何曰：帝得之矣。是參之代

何高帝所先命，而惠帝所亟問也。何直順風而呼耳。

所云舉參自代者，如仲之薦賢哉？夫仲之不以私好

進鮑叔。仲曰：知我者鮑子。桓公問相，仲以叔惡惡之甚，不可任政。而暴其短，何之

不以私惡蔽曹參。何與參素有隙，以將相相形而參入相，悉遵何法度。而盡其

優劣之耳

未結蘇氏

未讀管子

漢書故其

立論之偏

如此也

長。此。兩。人。謀。國。忠。心。洵。何。不。並。舉。以。勸。為。人。臣。者。獨。奈何。舉。何。以。病。仲。也。嗚。呼。仲。之。生。猶。可。訾。死。愈。不。可。

訾。洵。之。不。敢。訾。其。生。以。有。孔。子。之。論。也。

孔子大管仲之功以一匡

九合能攘夷狄以尊周室也

死。不。可。訾。而。訾。之。即。無。孔。子。言。獨。無。

萬。世。公。論。乎。洵。之。論。欲。無。遺。議。要。曰。不。讀。管。子。不。讀。

漢。書。則。可。矣。

李維禎評鮑叔之才不及管仲萬仲慮其當路于齊

必致身名俱敗仲不薦叔乃善全叔大臣用心非

蘇氏所知此論可以攻蘇公矣

通篇以管

仲難為太

公易立意

獨創新見

而鑄詞運

筆透徹高

奇即起太

公當亦為

之屈服

此言太公

之時文武

迭與周原

易以代商

即無太公

王鳳洲論太公管仲難易

太公以鷹揚之才應十熊之舉周家八百年
禹業皆其開國元勳管子雖有一匡天下九
合諸侯之勳終狃于伯益元美獨以仲之時
難太公之時易二語又是另創出人頭地

管仲非太公儔也。朕而吾嘗為之說曰。為管仲難為。

太公易。

太公名呂尚年八十釣于渭水西伯出獵遇於渭水之陽與語大悅曰自吾先君太公曰

當有聖人適周周是以興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曰太公望載與俱歸立為師

夫何以言太

公易也。文王之聖而有天下三分之一。

文王為靈臺握地得枯骨

命莖之天下聞之曰西伯澤及枯骨况於人乎於是歸者三十六國天下三分周有其二矣

武王

繼之紂之虐。失天下三分之二。而其亦且心叛矣。

也可正當
議論

開千古未
嘗開之口

而實開人
不敢開之

口
此段言管

仲以匹夫
而佐中興

之主且值
強楚憑陵

非有大材
安能抗其

方張之熾
文法最有

昭應

即無太公商寧不周也無太公而用畢公闕天散宜

之輩以將紂師不倒戈乎否也故曰無太公商寧不

周也夫齊桓中材主也管仲以羈旅之匹夫桓公名小白殺

公子糾而自立管仲字夷吾子糾死管仲遜之魯桓

公三篡三浴迎之于郊以為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

力也而為之相屈高國世卿之威而夷吾使北攘

狄南懲楚惠王二十一年齊桓公伐楚責其不供王祭楚子使屈原乞盟于召陵今在開封府

彼方疆武整一以方張之勢而我率羸音食諸

侯以拆之而若承蜩此非有過人之材不能也吾故

曰為管仲難為太公易夫太公非直易也凡太公之

此段言太

公任陰謀

秘術所以

使齊不至

道故夫子

不以仁與

管仲同許

之

比段言武

所為多陰謀秘術見於金匱六韜諸篇者先儒以其

異於道而斥之以非太公作不盡爾也夫齊之後強

於魯而益遠於道誰使之太公使之也故孔子津津

焉推仁於管仲而太公之不及不及仲也太公抑不

特此也武王之於滅商若畿內畿外之國以封同姓

及功臣凡數十武王克商封周公於魯太公封於齊

次錫封兄弟之國十五召公封於燕其餘諸叔及功臣皆以

人姬姓之國四十餘人彼其君豈盡狗紂於虐若飛

廉惡來者蓋歸附之稱後則滅之耳夫豈亦崩角而

得與周畢
等共功而
以夫子為
太公隱見
高千古

稱功臣太公而稱功臣則不得不任術太公之任術也與武王之為武也夫子知而隱之若宋儒則以為之矣

顧鄰初評此篇獨創意見別立議論雖出於一家言亦合太公論至以管仲與太公並較難易處使太公即在亦何所置對未段太公任術不得為功臣非貶抑太公乃所以垂戒后世也奇文奇文

袁胥臺論幽王裂繒適褒姒

周幽王廢申后寵褒姒褒姒喜聞裂繒王裂之以縱耳目之欲卒召犬戎之黨而周之天下竟裂于褒姒之手矣

嗚呼周之天下竟裂於褒姒之手夫天下非一繒而

已也吾聞褒姒之裂繒耳周幽王嬖愛褒姒褒姒好聞裂繒聲王發繒裂之以

適其意胡為而遽裂天下也殄音殿暴殄也天之物天必誅

之匱民之財民必棄之窮身之欲身必殉之幽王寵

一褒姒悅一繒聲朝而裂焉朝亡幾繒矣暮而裂焉

暮亡幾繒矣積之以時月經之以歲年斷縷殘絲日

以周天下
裂于褒姒
之手乃一
篇大主意

次言幽王
之裂繒乃

以觸天地之怨怒而况人為萬物之靈焉得不怨怒乎

繪以黼黻玄黃之用豈宜裂之以悅一妖艷耳

盈於椒殿漢皇后宮稱椒房以椒塗壁取其溫辟惡氣或曰取椒實蕃衍之義而天下之為蠶婦女紅工者不勝其倚杼而嗟提梭而泣

矣杼亦梭也天生蠶不足以供繭地生桑不足以供飼天

地且當怨怒焉而况於人乎夫繪之為用亦大矣以

祭祀則供黼黻以朝聘則供玄黃百官萬姓皆取之

以衣被焉今使士也不得以為襦氓也不得以為裾

而妖姬艷妃乃得朝暮而裂之割狀以悅乎其耳亦

何取於繪聲哉劃以刀劃破物也周先后姬蓋有聞黃鳥而

思刈葛周南詩曰葛之覃今施于中谷維葉萋萋黃鳥于飛又曰葛之覃今施于中谷維葉莫莫

言古后妃聞聲傲戒幽王褒姒其愧古人也多矣

是刈聽鷄鳴而警會朝者古賢妃御君所當夙興之時心常恐晚必告君曰鷄

既鳴矣朝彼其所悅何聲也幽王固不能儷若人不能

以若人褒姒固不能為若人狀其飄輕裾曳長袖揚

其後裾曳徘徊於六宮之間徘徊猶徜徉豈無女史之良

規可聽乎皇后紀女史彤管紀功書過豈無保傅之彛訓可聽乎

宋伯姬口夜無保傳不敢下堂豈無嬪嬙之燕語可聽乎周禮九嬪堂教四德

而必於裂繒也閑庭便院玩物適情豈無風雨之時

至可聽乎而必於裂繒也歌臺舞榭長夜為歡積土為高

豈無金石之淵淵可聽乎淵淵聲之和豈無

歷舉可聽之聲皆有資於婦則毋儀何必于裂繒之適耳也

句法鏗鏘
言言可誦
讀之令人
百竅俱靈

言採桑之
苦村軸之
勞何不聞
于耳而必
為繒聲之
聞也

絲竹之泠泠可聽乎。泠泠清亮之聲豈無歌喉之宛轉可聽乎。而必於裂繒也。唐有念奴善歌唱玄宗謂其每轉歌聲喉則聲出於廟堂之上繒之裂為聲幾何。而其所棄置者為丈為尋。又不知幾何。曾不思春日遲遲。采繁祈祈。攀條執枝。腕弱力微。女聲之切切何如也。遲遲日長而暄也。繁白蒿也。蚕之祈祈衆多也。采桑者衆多故其聲切切。傾筐既盈於蚕飼之旦。撫暮視猶恐其饑葉聲之浙浙何如也。傾歎也。筐竹器以採桑者。浙浙蚕食葉聲。繭之浴之繅之。絲之既經既緯。於以織之。機聲之札札何如也。浴浴種于川也。繅以手掩之而振出其緒也。織者多故機聲札札。我織既

四

言裂繪取
適與舉烽
取笑均之
類遠缺色
荒亾國之
道

此言繒一
裂將裂而

皇明文集

成不敢自私。厥筐相望。輦來京師。車聲之粼粼何如也。粼粼衆車之聲此數者曾不聞焉。而聞裂繒以為悅。何哉。幽王悅褒姒之色。褒姒悅裂繒之聲。苟可以供其悅者。何不至焉。繒可裂。則裂之以悅耳也。烽可舉。則舉之以悅目也。王與諸侯約有寇至舉烽火為信則舉兵來援褒姒不好笑王無故舉火諸侯悉至至而無寇褒姒乃大笑惟衾裯是昵。衾被也。裯禪被也。惟粉黛是昵。面勺白粉眉染綠黛適后抱長門之悲。而夫婦裂矣。適與嫡同幽王寵褒姒廢申后漢武帝廢陳皇后居長門宮愁悶悲思宗子失東宮之舊。而父子裂矣。宗子太也。太子宜日出奔申震為長子而東屬震故立太子于東曰東宮犬戎入寇。

文卷一

倫理并裂而社稷矣

諸侯莫來壞夷夏之大防而君臣之大義裂矣

王欲殺且

曰求之於申申侯弗與王伐之申侯召大戎伐王王舉烽火徵諸侯諸侯莫至

惟辯王躬而

肢體裂矣

大戎遂殺幽王于驪山下

平王嗣立倉卒東遷故都棄

之西戎而祖宗數百年之輿圖裂矣

諸侯立且曰是為平王以豐部

迫近戎狄乃東遷都于洛邑而西周遂亡

狀則繒之聲非繒之聲也即三

川震之聲也即岐山崩之聲也

幽王時西周三川皆震岐山崩

即亂

臣賊子刀槊劒戟之聲也即陣亡之士家人父子悲

哭之聲也詩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

小雅正月之篇

予亦曰

周之天下竟裂於褒姒之手何則於天之物則裂天

繒裂之聲

乃山川刀

戟之聲亂

亡之聲天

入其憤之

聲周之天

下其不裂

也幾希

之元氣矣匱民之財則裂民之脂膏矣天地之元氣

幾何生民之膏血幾何而皆裂之以殉一人之欲卒

之天然人怒又安得不裂其身與其天下以報也嗟

乎愛邑不如美錦國僑所以悟罕生也

子皮欲使尹何為邑子產

日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裂焉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製焉其為美錦不亦多乎

愛國不

如尺穀王斗所以開齊王也

王斗見齊宣王曰王使人為冠不使左右便辟

而使工者為能之也今王治齊非左右便辟無使也臣故曰不如愛尺穀也穀者即今之縐紗

方周

盛時蒞明堂而朝萬國

周公相成王朝衆諸侯于明堂

圖王會而奠

九鼎

武王時遠國歸款吏乃集其事為王會圖

此豈一錦一穀之美哉自

此段述古人不實珠玉錦繡以為幽王裂繒之法戒

此述輓近
寵昵床第
者卒以淫
声亡國皆
幽王倡之
也

后稷公劉以來締造艱難豈特倍絲為絨音絨或倍絨為縷音縷也倍縷為綵音綵遂朝機暮杵日積月累以成此丈尋之錦縠哉乃竟以一婦人裂之如疋繒焉可悲已

大抵恣寵幸之私廣胥越之路荒淫毒其肺腸侈沃

股音股其膏血未有不賈禍者自幽而後嚮鏹之廊聽

吳謳也避風之臺聽漢曲也步步生蓮聽趙鬼之賦

也齊後宮火燄幸有趙鬼能讀西京賦言於王曰柝

貼地令潘妃行於其上臨春三閣聽狎客之詩也陳

主起臨春結綺望仙三閣各高數十丈飲酒其上也使諸妃嬪及女學士與狎客共賦詩

述樓百

轉聽愁泉之詠也

隋煬帝命楊素營宮室樓觀窮極華麗帝曰雖神仙到此亦當自迷

號曰迷樓

魏胡氏喜握槊之聲

東魏獻文帝后

齊馮氏喜打圍之

聲齊明帝

唐韋氏喜雙陸之聲

中宗使韋后與武三思雙陸自居旁為之

與后通

楊太真喜霓裳之聲

唐玄宗集梨園子弟為霓裳羽衣曲以悅

貴妃貴妃

張良姊喜圍棋之聲

肅宗寵幸張良姊與之博打子聲聞于外

乃刻乾樹

世主皆曲意承之窮水極陸之珍羞梯山

航海之懷實鮫人織女之奇麗

海上鮫人泣而出珠拋擲平房

帷、蔑棄乎閨闈視若幽王之繒焉誇中國之富盛則

錦而纏樹

隋煬帝時諸番來朝帝令以繒帛纏樹誇示富強

慮上林之零落

歷証古今存亡之事何等婉切非袁生手作何以到此

結言世主以淫欲侈志猶當以

幽王為盟

此又申結
上意情深
辭遊三復
始知其妙

則花而剪彩。隋煬帝築西苑周二百里宮樹秋冬彫落則剪彩為花葉綴於枝條色渝則易
以侈心盈欲自謂萬年。不知一旦禍發不身弑國危。
則身亾國削矣。豈不悲夫。嗚呼萬世之主無若幽王。
朕以裂繒之手。裂天下也。

蘇紫溪評周自后稷開基天下之相傳久矣不謂至

幽王寵褒姒乃裂繒以裂天下也此篇反覆攻擊

幾無剩旨其骨臺先生錦心繡口之章乎

梅旌德論懿公好鶴

懿公好鶴食以祿石載以乘軒至狄人伐衛國人皆曰使鶴而不肯戰狄遂滅衛衛之男女僅存七百二十人朕衛亾果一鶴之罪哉

亾衛者君也。而所以亡衛者亦臣也。此其罪不可以

偏蔽矣。不可偏斷夫衛國徇於一禽之好。而縱以失民。衛

人。賺於一雋之微。賺含怒意一雋小過而懟以忘君。使民懟上

者。衛君之過也。使君亾國者。衛人之罪也。有君不謹

有臣不令。令善也君不式道。臣亦不式義。式用也耦俱無

善。以相接。而君臣駢死。以為天下笑。耦指君臣駢死駢首就戮也

先言亾國之罪雖在君而所以亾國之罪實在臣以君好鶴之罪小臣亾國之罪大二語參看

次段言懿

公以好鶴

之故取對

于人臣而

衛君不得

為無咎

王憂臣辱

之句正言

人當與國

其休戚不

宜坐視危

亡不一為

臣救

嗚呼可悲也。夫衛君之過，蕭郁二君論之詳矣。請得

拾其遺說而責其臣也。人之言曰：國人受甲而有使

鶴之言，由懿公好鶴而有乘軒之失。軒大夫車也。懿公好鶴以大夫

之。車寵則是國人之懷懟也。有辭而衛君之過誠為不

免也。狀吾聞之，天尊地卑，君臣定矣。戴天履地，無所

逃矣。魯子曰：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天威在顏，美墻如見，其志

義明矣。左傳：桓公曰：天威不遠，顏咫尺，小白敢貪天。天子之命無下拜。楊子云：食則見堯於美，坐

則見堯。則見堯於墻王憂臣辱，主辱臣死，其赤心可破而視矣。宋富

弼曰：王憂臣辱，故夫國之於天地也，其存有與之立

其危有與之亡，朝有世臣，國有大姓，亦曰後人之顛

覆迷亂，則匡救之。國語若使舉事一不當而遂不暨其

幼孫有庇遽以雪而棄之，則夫熒澤之役，雖曰懿公

玩一禽之細娛，而離元元之情義，玷三揖之崇嚴。公卿

特揖大夫，旅揖士，而遺周行之詬耻。周行大道也。詩云：人之好我，示

周行，狀嘗即其遺編而攷，不過以鶴賈音賈取而非

有及爾偕亡之怨也。非有十年十一戰之惡也。宋虜公在

位十年，非有斬艾其民而用之日新之暴也。左傳：子

差珍異，是聚觀樂，是務視民如仇，而縱使湯武復生

此段言懿

公好鶴之

失未必如

築紂之暴

虐雖湯武

未必遽誅

用之日新言用之戰爭日新不已

此段責衛君忘先王先公之德澤非忠蓋報國之義也

以開國先公青衛君使懿公在世亦何以掩其辭

而舉瀆於上必將教之不改而後誅之而衛人乃以一懟而亡之曾不念乎衛之為國也康叔開拓之

初封康叔於衛有

武公培植之

武公亦賢君年九十

英賢之君六七作更四百餘年所以養老慈幼生牛

死死於天地覆冒之內日月照臨之下祖宗在衛血

嗣在衛墳墓在衛壇墀在衛生者享衛之士利死者

歆衛之禋祀其感戴於上者為何如而圖報于後者

為何如愛其屋者及其烏思其德者封其樹

召伯巡行南國

或舍其棠樹下後人思其德而愛其樹故

而况其苗

裔乎情狀喪志於羽毛之好則有旅葵之訓在所當

諫也

西旅貢葵召公以為非所當受作書戒武王因以旅葵名篇大高四尺曰葵

粹狀震

惕於邊境之來則有采薇之歌在所幸也

小雅采薇乃遺戎役

此段深責衛之臣子無一忠諫于平時至於臨難委君不道甚矣

敢問衛之臣子百官箴其闕

而衮職有補者誰與

詩衮職有闕仲山甫補之

端委於周禮盡職

於諫省者誰與

左傳子貢曰大伯端委以治周禮謂端服委冠也

三風十愆

之訓

湯制官刑儆于有位敢有怙舞宮醜歌于臺時謂巫風敢有殉于貨色怙于遊畋時謂淫風敢

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耆德比頑

警歎於吾君之旁者

有幾

莊子徐無鬼曰久矣夫莫以真人之言警歎於吾君之側乎警歎喉中之聲

不物不

論其先而
言及其後
文法超俊
語語卓絕
無一閑字
弱句亦奪
先生之妙
筆也

軌之誨

左傳臧僖伯諫觀魚曰不軌不物謂之亂政亂政亟行所以敗也

規瑱於吾

君之耳者有幾

國語白公子張驟諫楚靈王曰吾願真之於耳對曰賴君之用也故言不

狀巴蒲之犀象其可盡乎其又以

進無孟子之言子孟

規為瑱也規諫也瑱所以塞之耳

退無牛耶之論

先耶先事隗囂光武使王遵招降之拜大中

夫帝常遊畋夜還耶著論諷之

智不能諫也勇不能死也內則棄君

於惡外則敗君於安樂享其祿位而危難敗其城

池嗚呼悲夫衛人之不道何以至此極也吾觀熒澤

之役蓋衛人之大變而懿公之大震也城守而出呼

其大夫而與之以矢

與甯莊子矢使守國

即越勾踐卧薪嘗胆

之訣也

越王勾踐為吳所敗及行成反國乃苦心焦思卧薪嘗胆思以報吳之讐遂卒滅吳

其夫人而與之以繡衣

與夫人繡衣分被於二子

即齊百年留玦

之哀也

北齊王湛見白面賈日欲殺其在百年以厭之百年常教人奏諫齊王怒使召百年百年

知必死留玦與家人別果被斬

其神魂之悲怖

音捕恐

意氣之悴傷

誠可憐也為國人者奮在厲之不知

列子在厲叔事莒敖公自以為

不知已者退居海上莒敖公

勵狼暉之見黜

狼暉為車右箕

有難在厲叔辭其友往死之

及彭衙既陳以其屬馳秦師死焉晉師從之大敗秦

沫血飲泣爭前死敵以自獻於先君

沫古頰字洗

面如盤頰音會淚流被

鶴與國人則必有分矣

必有分辯

此段代衛
臣謀宜效
忠死節所
以報國家
者宜高出
一鶴之上
何必以鶴
為懷哉

此段責衛 臣忘四百 餘年之大 恩懷一朝 之小忿而 其以其君 予敵其惡 可勝道哉

夫何大河之濱禽獸羣而為國安不可與居而危不
可與死德不可與釋而怨不可與磯衛君以四百餘

年之在人心不能釋民一鶴之怒而衛人以一鶴之
怒遽以怨而報其四百餘年之大恩臨敵而無戰心

據甲而懷慝志將不死綏執綏以殊死戰士不揚徽

誓其御則曰今日之事我為政也宋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

號其大夫則曰臣

之車不足辱君避也或執冰而踞冰箭箭也衆無戰心皆解甲執箭箭

或喪馬而求詩爰若爰處爰喪其馬于以求之

或鼓衰而不起鼓衰鼓聲微也左傳

或棄甲而大奔音奔秉公旗者不

肯避其下道左傳莊公及齊戰于乾時敗績公喪戎

在公右者不能為之取水大小同謀必使其君往

遺之敵以逞其不令之心令善其悞惡之甚悞音必

一至於此卒之一念之烈鬼神臨之報雪以威上帝

不赦罰之於熒澤而師徒撓敗戰於熒澤敗績罰之於距河

而遺噍七百噍音焦類也男女自古滅亡之慘未有

如衛之甚者蓋其不忠不義假手狄人是以懿公之

梅公以此 數語責衛 諸臣見其 不忠之臣 子上凌其 君下虐其 民為惡無 道者戒

喪其馬而求之於林下見 其失伍離次無聞志也

曹刺曰夫戰一鼓作 氣再而衰三而竭

或棄甲而大奔 秉公旗者不

肯避其下道 在公右者不能為之取水大小同謀必使其君往

遺之敵以逞其不令之心 其悞惡之甚

一至於此卒之一念之烈鬼神臨之報雪以威上帝

不赦罰之於熒澤而師徒撓敗 罰之於距河

而遺噍七百 自古滅亡之慘未有

如衛之甚者蓋其不忠不義假手狄人是以懿公之

此段言君
亾而臣亦
不得獨存
卒而衛人
遂繼懿公
之授首乃
天道好返
之宜也且
揣其賊心
制上反為
禽獸不若
最言痛快矣

首雖離衛人之元亦喪懿公之血雖玄衛人之首亦
黃 易罷戰于野其血玄 黃玄黃言陰陽皆傷懿公之社稷雖墟廢為丘墟而衛
人之宗祀亦敗其是非得失之迹見於前而禍福成
敗著於後如此試使乘軒之鶴比而論之則方其安
也鶴食大夫之祿而我亦食士之毛草木也凡五谷皆是及其
危也鶴無死君之節而我亦有亡國之慚是在懿公
之好鶴不過童心之玩物而在我則果為賊心以制
其上矣在懿公之誦已未必甚而在我則自喪其真
無異於禽獸矣曾何乘軒之耻而懿公之懟也哉亦

此段明言
衛臣喪君
之罪更大
于衛君好
鶴之罪擬
之衛輒弑
母均之不
忠不孝矣

何懿公之懟而蔽罪之深也哉蔽罪曲斷其罪雖朕天有威
命人有秉彜豫州之民衛在河南古豫州治何世濟其克頑邪
罪君之好鶴而不知已之喪君其罪為尤大耻母之
召殺而不知已之弑毋其耻為尤甚左傳衛侯為南子召宋朝太子
刺曠過宋野野人歌之曰既定爾婁豬盍歸吾艾殺太子羞之與戲易速謀殺南子不果殺太子奔宋婁
豬求子豬也得殺則定以喻南子艾殺以喻宋朝衛之臣子若以崔山君之
睨視之其猶覩朕人面哉小雅有覩面目吾獨以弘
演為人矣不朕豈其存也獨無使鶴之怨而其敗也
又有納肝之忠哉呂氏春秋狄人攻衛殺懿公食其肉餘其肝衛有臣曰弘演出使齊

結申咏一
人之忠二
君之嘆覺
意味深長
處

歸復命於肝呼天而哭曰臣請為
裸因自殺出其腹納懿公之肝
矣總總黎庶不云少矣政以養之而僅得一人焉其
政善邪其政惡邪龍亢于天虎闢于墜而所謂一人
者曾不比玄裳縞衣之寵也
玄裳縞衣象其羽毛之白其君安邪
其君危邪嗚呼此蕭郁二君所以嘆息痛恨于懿公
者也而愚何知焉三復斯言寄茲一慨

王鳳靈評衛人十康叔遺澤竟以一鶴深怨坐視君
亾國滅尚可謂非禽類乎不有弘演衛無人矣

方希古鬻拳論

鬻拳屢諫楚文王文王不聽拳慮國傾乃以兵劫之卒而自悔因以自刑以愛君之心行之為劫君之迹此其心迹可

君臣之際固有常道矣賢者之事君不為違道之行

以危身不為難繼之事以駭世順其常不徼異名守

其職死後可法如斯而已不敢僥倖以圖志之必達

事之必成也故君有過舉則積誠以諫三諫而不從

則避其位而去之安可臨之以兵脇之以威而劫其

君哉
鬻拳以兵諫文王卒而自刑左氏以忠臣愛君稱之語之而不聽則鬻懼

先言人臣
於君信而
後諫反覆
而不聽則
去未聞有
劫之以兵
威者

次言鬻拳
不奉先王
尊君之禁
而以嬰兒
制君以爲
行權以愛
君者左氏
之見誠左
矣

忠孝一理
舜不以劫
父成其大

孝奉安得
以劫君而
成其爲忠
卽微箕以
貴戚之親
且不忍有
易位之舉
則在奉可
知矣

引紂與微
爲印証可
令無辭以
對

之咄咄之。俾不敢肆。此制嬰兒之術耳。烏有北面事君而以嬰兒視之哉。先王立爲上下尊卑之分。俾爲臣者。嚴守之而不敢僭。所以杜亂也。齒馬蹴芻。細故也。先王所以嚴爲之禁者。其慮天下深矣。設喻以尊不可犯馬
在原野三尺牧童鞭之無罪。一入君闕。雖貴臣不敢視齒蹴芻。尊其爲君所御也。
况以兵劫其君者乎。或謂君爲非義。則將危社稷。大臣以安社稷爲心。行權以格君。宜若無罪焉。是豈得爲權哉。事固有可以行權者矣。然賢者猶難之。若君臣父子之分。天下之大經也。父暴而違道。子烏可行權而諄父。

乎舜聖人也。瞽瞍頑夫也。舜視其父之惡。夔夔然順之。舜見瞽瞍夔夔齊栗瞽瞍亦允若而不敢見於色。設於詞。豈不欲

格父哉。盡子之道。而使父化。父所以格父也。瞽瞍常欲殺舜

謂甚矣。箕子紂之戚。微子紂之兄。二子皆賢人也。至親且賢。事暴君而不敢失人臣之禮。豈不知社稷重於君乎。終不忍劫其君者。知君臣之大經。重於社稷也。

紂無道。以亾社稷。微箕二子且去。且奴以君臣大經爲重。亦不敢以存亾故。而易位以行貴戚之權也。鬻拳之君。雖有過。非紂之甚。鬻拳爲臣。非若二子

言左氏不知大義改萬世挾君之禍皆行權一說誤之也

之親且賢。乃忍劫其君而不顧。蓋激於小忠而不知大義者也。焉得為愛君乎。應上左氏謂其有愛君之心一段君子之予奪。人將以法戒於後世。不可苟也。劫君而謂之愛君。將使奸臣亂賊欲行篡弑之事者。皆挾君之名以自文。其禍後世。可勝道哉。然固左氏啟之也。沈無回評鬻拳以異姓之卿。不知不可則止之義。而

兵諫更有甚于易位之貴戚。以為行權以愛君啟天下篡弑之禍者。必左氏之言矣。

朱應麒屈原論

屈原者楚懷王宗臣也。忠而見讒。信而見疑。卒以放棄。泯沒于汨羅。推此志與日月爭光。可也是原雖死萬世下。凜凜猶有生氣矣。

三閭大夫者楚同姓之臣。屈平也。屈原名平為楚大夫忠而被

放。卒歿于讒。余讀懷沙之賦。楚懷王信上大夫之讒而放屈平平作離騷賦

而自沉而愴然悲心生焉。夫忠如大夫。明治亂如大

夫。誠心體國。嚼然泥而不滓。如大夫其君。乃弗親任。

惑于浮言。廢放江南。使之行吟。被髮憂愁。悲憤自沉。

汨羅嗟乎。冤哉鬻熊。楚始封之姓氏也之不祀。吾茲決矣。顧世

首言楚有忠而不用其忠。毋惑乎其自取覆亡為原惜也。實為楚惜也。

此言賈生
蘇子欲其
歷相九州
優游卒志
為身謀則
是為宗國
謀則非

之論大夫者紛紛焉賈誼弔之曰歷九州而相其君
兮何必懷此故都夫大夫為宗臣無去義憔悴至死
豈大夫之心哉賈誼長沙過湘而弔之蓋以已處之
意絳灌為子蘭之徒宜其有是言也
蘇子由又欲其韜隱自匿優游卒志如箕子之事嗚
呼宗國且入于秦矣吾乃紆徐忍死重自謀身而忘
乎人臣以死殉社稷之義而潛有所異于異曰此豈
所以為訓子由之見視賈生等耳吾謂大夫之死正
矣與日月爭光矣其作離騷如湘君司命河泊山鬼
招魂天問卜居哀郢美
人漁父諸篇皆所
以寫其抑鬱幽愁
至今讀者莫不咨嗟泣下大夫之

又更論其
歿雖忠但
無益於國
則非委身
以殉社稷
之歿矣

此論其宜
死諫勿受
秦人之欺
則楚國猶
賴以存而
死為有光
于社稷矣

夫之死豈不至忠哉余獨惜其不早耳何者君子之
愛其身所以重其國也君子之委其身所以存其國
也身死之而不足以存國則其歿亦輕耳大夫知秦
人之詭審矣宜廷諍至三不聽則伏劍王前王惑者
躍然思可以無受欺于張儀矣秦人之請獻漢中也
大夫以使出比其反張儀已去矣張儀詐楚懷王言
齊請入秦開其締
和好懷王信之迨平歸
而張儀已為鄭袖什去
夫堂堂楚國而美于反覆之

臣不啻一小兒大夫激諫于王前使之卧勾踐之薪
勾踐為吳夫差所敗
卧薪嘗膽以勵其志
卒礪而待之不聽則以身為請

至末終以善處死責原而惜其不死于懷王未入秦之先其春秋責備賢者意也

王必勃然怒也可以無約和于秦矣大夫于此時可以死矣吾固悲大夫之忠而獨惜其死之不早也嗚呼死于懷王居楚之時則死死于懷王入秦之後懷王為秦誑入關終身不得還楚則死死一也而楚國之重輕以判信哉死之非難處死則難矣

李卓吾評讀離騷賦至忠而自沉未嘗不嘆其志與

日月争光朱公此論獨以其死之不早為三閭大

夫惜其識見議論高出司馬先生萬矣

唐肅下和論

和忠而見刑誰不憐之以為自致之罪乃借以警夫銜玉求售之士而以此為忠又不識於國家果何益之哉

下和以獻璞而刑和得荆山之璞獻于楚王楚王令玉工視之曰石也遂刑其足人

曰非和罪也和知璞之有玉楚子不和信也不和信

則已何以刑為剖而無玉刑未晚也故曰非和罪也

此先言和無罪欲抑先揚也唐子曰獻璞而刑和自致也非不和

信者罪也和之不剖而獻欲彰其識也即受而剖焉

於國何補亡補於國國君懷璧敗道也古有垂訓勿獻可也故君

罪楚子不信和而反刑和

一轉在和以自炫賈禍雖死其何裨于國

開一步在
侈小技者
當以和為
監戒
獻而不自
剖乃忠而
不自私意
也
一結收作
兩意毫無
滲漏佳甚
作甚

子罪和而不罪楚子不足罪也。不識玉之君吁世之
以文章小技自銜而不讐者其和之徒與
林子泣玉論曰不剖而獻和之忠也非和之罪也和
能識玉不能剖玉技不足也必致之王不自私也必
剖而後獻天下無完玉矣。此代和申屈然終不
能免於自取之罪也孔子
曰我待賈者也。和可罪也。以忠受刑終可憫也。
陳眉公評以炫玉責和和固無容置辯以獻王原和
和又最為可憫合唐子林子其論而和之斷案無
遺矣

夏桂洲趙盾論

白呼契變生盾不弑靈靈必殺盾雖穿之
手亦盾教之可也越境乃免之論實為亂
賊解釋君子謂靈公之成更寬于
莊公而晉史之直何不如齊史邪

余以靈公之弑穿之手盾之心也。三傳述其事春秋

誅其心。

晉史不知貶盾春秋直筆書曰趙盾弑其君
以穿之弑實盾教之雖謂之趙盾自弑可也

論者猶或疑其事而重惜之甚矣其謀之狡也董狐

良史也當時亦曰亾不越境則凡弑君者逃千里之

外皆可曰吾義已絕雖弑無罪可乎。

即此應越境一
句便可為通篇

正意當時董狐只合舉其事某事以直証其弑君不當

穿手盾心
之論一篇
大意千古
名言

辯越境乃

免之言為

弑君者藉

口非確乎

不易之定

論

言孔子非
為宣子解
乃為董狐
惜一步進
一步矣

結言天假
羊賈以滅
其宗其深
為後之為
宣子者戒
也

以此為疑詞故孔子曰惜也越境乃免惜者惜董狐
之言也非惜宣子之不能免也宣子得免首領之誅
幸矣於是乎下宮之役大夫屠岸賈以靈公之弑盾
為賊首遂興師汗其宮渚其室趙氏之宗幾亾炊火
焉羊賈滅趙氏幾無遺種門下客程嬰公孫杵臼共
計立孤趙氏復興一死十五年之前一死十五年
之後萬世下俱天報之巧與聖筆之嚴固竝行而不
悖矣今宣子往矣吾固著之以警天後之為宣子者
李滄溟評春秋一書無非欲警亂臣賊子于將來此
獨深闢越境乃免之言恐口實于后人其旨嚴矣

崔後渠晉里古死論

晉獻公欲殺申生而立奚齊里克遂殺奚
齊而立卓子亦可謂有才與權矣亡幾而
卓子與克相繼而就戮春秋謂里克弑二
君則以其立卓子者正所以弑卓子也

首言獻公
溺嬖寵欲
廢嫡立庶
春秋非之

里克弑二君春秋於奚齊曰其君之子於卓子曰其
君何也夫獻公嬖邪淫寵妾庶必殺太子晉獻公溺
驪姬謀殺
太子申生而廢申后奔二公子而後傳位奚齊雖父子至性者

次言克為
大國大臣

後忠言一切藐之矣曰君之子見國人莫與也獨獻
公欲之耳及奚齊被殺里克中立而弑奚
齊為申生計也晉無先君
之命可承易邪反正廢彼立德非當國大臣之責歟

宜廢校立
德以定晉
亂迎立重
耳策上也

獻公將殺申生，獨難里克施優說之。

施優為驪姬任謀

克中

立而後難成，奚齊就殺，國無適言，則克之才與試觀。晉當是時，因民之憤，藉秦之力，迎重耳立之。

正可藉其力而迎立之

如齊迎小白，魯友翼僖則晉即定也。顧

狗苟息之愚。

荀息傳奚齊曰臣竭肱股之力不濟以成繼之

立卓子，意將絕

此言其卓子以為君是即以君之道弑之也

亂源而啟後圖。夫君何物也，而可移乎？嘗計哉，才足以明賢權，足以訖事而緩貳其圖，誰之罪歟？是卓子者，乃克君之也。

言克立卓子以為君也

嗟乎，事當兩難，有義會

之勢，當最逼有幾樞之執義，宜申戒乎？猶見幾，宜豫戒乎？岐微乎微乎，藏於顯形，危乎危乎，變於立談，其

末言不能見幾於未形而徒以遲疑釀禍有愧大臣

易也。轉圜其難也，倒海其是也，生重太山其非也，死賤微蟻，晉再亂而君再弑。

觀晉國一亂而奚齊不祿再亂而卓子云亾豈天將

啟重耳之伯即克無如之何邪？息就死而克亦戮，是故大臣國之寄也。義為臣幹，智為政君，斷乃節輔，需乃事賊，遲疑待計而變更矣，柰之何哉。

湯海若評克不能明諫，力回獻公之溺，則為不義不

知重耳可以中興而迎立，以鞏晉祚，則為不智，猶

豫於廢立之間而不能見幾，自裁則為不斷，春秋

以弑君罪之罪其昧大臣當國之體其異于亂臣
賊子也幾希

王荆石孔夫子論

春秋之時天下亂極天既生夫子不得其位以吾道匡扶世道卒栖栖皇皇無不嘆其道大莫容此獨以天命作師垂教天下萬世是其遇難窮而功更大于君相超世名言

窮聖人正
以神天下
上度天心
儀封以下
一人矣

所以曉天下者存乎聖所以命聖人者存乎天夫天生孔子若有意矣而且窮之噫非天之窮聖人也窮聖人者所以神天下也是意也惟儀封人知之故發

諸嘆曰天將以夫子為木鐸

孔子至衛儀封人請見之出謂二三子曰不以

喪位為夫子患而能以木鐸明聖德

使當時而君焉

不過文焉武焉而已

文王以服事殷武王伐紂救民

使當時而相焉

言達而不
過為君相

而已未必
耳目遍天
下也

非周流不
遇安得教
澤弘施令
人人得聞
至道之緒

結為斯民
幸實亦為
夫子幸耳

不過陶焉夔焉而已

皇陶明刑弼教舜曰時乃功夔
典樂神人以和堯曰一夔足耳

六經未必作四教未必陳轍之未必環浙之未必接

轍環列國
接浙去齊

天下之耳猶無聞也天下之目猶無見也

故天厚其德而薄其位多其能而阻其勢使之近聘

於衛鄒之國遠歷於齊楚之邦雖賤而鄙夫得以聆

兩端之教頑而互鄉得以接大成之傳故曰天之所

以窮聖人者政所以神天下也

應前段意見出
人文法甚老

人以

為夫子之不遇為夫子之不幸予以為夫子之不遇

乃斯民之大幸也謹論

鄭以偉論苟變于城將

子思薦苟變于衛侯曰其才可將數百乘
衛侯曰聞為吏食人二鷄子故棄之子思
曰立國在將得其人君以二卵棄
干城之將不可使聞于隣國也

蓋立國者惟在擇任良將哉。狀而將才難矣。天下之

才有所挾焉而思展則無務以法繩之有所敗焉而

思續則無務以過督之有所不足而思用其所長則

無務以全求之故負遺俗之累者抱非常之才蒙垢

辱之行者立不世之功往往而是况乃以中才而遇
亂世之末流乎其瑕疵可勝舉哉而若之何其以一

先論君之
立國最要
在擇良將
不可以一
青掩大德

次段言衛以葢爾小回介在七雄號吼之間所恃者獨一將而已

青掩大德也。秦穆謂孟明日吾不以一青掩大德昔者苟變有將才衛

侯以二卵故擯弗用，偉乎哉子思之言，蓋悲衛哉。何

悲乎衛悲衛之有一將而不能用而速自斃也。當周

天子東而諸侯王爭相雄長，龍翔虎躍，千弓萬馬，大

弓長戟，俱遊而齊呼，以戰天下于金戈鐵馬之中。於

時孟嘗平原信陵公子之屬

倡其謀商君應侯

蘇季子望諸君

之徒定其策孫臏

引古名將以見衛君因惜二卵逐棄干城之賢將若漢高祖用陳平時人諸之曰平居家盜嫂在朝受金帝召責之平曰此小節耳不受金何所用帝善其言

皇明文雋

文卷一

齊後魏伐韓韓求救于齊齊令孫臏出師以救韓臏以滅竈示魏軍魏以齊師怯追之至馬陵道殺龐涓

吳起娶齊女為妻魯欲用為將以伐齊有人言起妻齊女殺之求將以伐齊人諳之乃奔魏魏不用遂入楚

武安侯白起事秦伐楚趙有大功封為武安侯范雎諳之賜死杜郵

王將軍父子父王剪子王賁王剪以六十萬兵滅楚

其兵而衛以葢爾小國介在六七王非有殺圍

閣地蜀地青徐海岱地齊地以為之險非有方城鄧林汝穎江

漢地楚地以為之雄非有三湘七澤地楚地易水常山地燕地以為

之固所以設藩屏而樹干戈者獨特一將而已吾為

衛計謂宜增墉浚壕

壕墉庸城墻壕豪城池

鍛甲厲刃嚴斥堠固

後六出奇
立莫大之
功若以此
棄之不亦
惜乎

此段言衛
任將不暇
何暇計及
二卵而棄
顧牧孫吳
之徒邪

廣論古之
御將有道
雖以鷄鳴
狗盜博徒
賣漿壘臣

封守右夏服之箭左鳥號之弓

子虛賦云左鳥號之
彫弓右夏服之勁箭

黃帝乘上天小臣不得上挽持龍鬚墮黃帝弓臣下
抱弓而號名鳥號服盛箭器也即夏后氏緊弱之箭
服曰夏
服也曳蚩尤之旗蚩尤注兵
故以畫旗佩于將之劍良劍于
將所造

收頗牧廉頗李牧
趙之良將於禁中制孫吳孫臏
吳起於闔外且也

不敵是懼而何愛乎二卵愛二卵而棄于城于扞也
詩赴赴

武夫公
侯于城於計得乎語有之御得其道狙詐咸作使御

失其道狙詐咸作敵楊雄
法言在所御之謂何耳誠善御

之則鷄鳴狗盜足以脫孟嘗君之厄孟嘗君在秦秦
王欲殺之客有

善為狗盜者盜秦王狐白裘以獻工之幸姬姬乃為
言于王遣之歸王後悔使追之孟嘗君已至關關法

貪色囚虜
盜賊且可
重用何可
以于城而
見棄于二
卵也

鷄鳴而出客時尚早客有善為鷄鳴者墜
博徒賣漿

足以解魏氏之危趙處士毛公隱于博徒薛公隱於
賣漿家信陵君往從之遊甚歡及

秦圍魏急二人說公子將
兵還魏遂破秦軍于河外柰之何其以二卵棄也蓋

昔曹將軍三戰三北已而劫桓公盟壇之上一日而

還所亡地曹沫為魯將三戰三北柯之會乃以一劍
劫齊桓公于壇玷之上盡反魯之侵地

孟明壘臣也已而秦穆用之封殺戶敵國不敢出殺

自古帝王
多用亡臣
以伯國衛
侯不所子
思之言而
使其國址
墟借哉

戰孟明為晉所獲及歸秦伯復用孟明孟明帥師伐
晉而王官及郊晉人不出遂自茅津濟封殺戶而還

吳起貪而好色已而將魯魯勝將魏魏勝威振天下

起為魯將大破齊師及為魏將擊秦拔五城李
克曰起貪而好色狀用兵司馬穰苴弗能過也至若

管仲之囚焉而相

管仲囚於堂阜桓公親釋其縛乃立以為相

孫臏之黥

焉而將

龐涓忌孫臏斷其足而以姚賈為上卿韓非曰賈梁之大盜趙之逐臣

姚賈之盜焉而卿

秦王

尺有所短寸有所長句正言衛君不當以二卵之故而棄其良將耳

之拆摺焉而封應侯

魏須賈諸范睢于魏齊齊咎擊睢折脅拉齒睢佯死乃得出逃

何者誠御之也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長

柰之何其以二卵棄也故夫古之英雄豪傑圖

大事者不能矜細行成大功者不能取小廉馬或奔

蹠而至千里

蹠躡也馬不良或奔或蹠御之以道則至千里

士或忍辱而致

榮名蓋自古計之矣

漢武求賢詔曰馬或奔蹠而致千里士或有負俗之累而立功

名柰之何其以二卵棄也且衛雖褊小乎朕亦三晉

之間一都會也

時衛服屬三晉

彼其社稷山川之積聚人民

物產之富饒朝歌野王之俗與燕同風

貨殖傳衛俗與趙奢相類

好氣任俠也

此與二卵孰重假令魏下黎陽趙薄河內諸

侯王四面而起衛當此時良將內亡敵國外侮欲戰

不可欲守不支欲和不許不五日而國舉夫以二卵

之故而棄良將是以二卵之故而棄國家也大抵天

下無全材亦無棄材鵝之毛可以禦臘龜之甲可以

占年

朱晦庵不自棄文食龜之肉甲可遺也南人用以占年食鵝之肉毛可棄也峒民縫之以禦

此段言衛地雖褊小視之二卵豈不為重棄良將是自棄其國家論至此何等關係

臘物各有長。是以量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因敗

而為功者。立名之士也。書傳所記舉囚舉管仲舉虜百

此言天下無棄物亦無棄人必欲以全才求天下誰之難矣奚也秦漢以僕為臣虜舉盜管仲遇盜之事。使貪使詐使愚之

談。黃石公善任人者使智使勇使貪使愚智者樂立其功勇者好行其志貪者邀趨其利愚者不顧其

死良可收鏡如必全材而後可則是玉必荆山。狀後

可以質。荆山美玉下和所得以獻楚文王龜必九江。狀後可以卜。九

龜長尺有二寸者可卜材必梗楠。美材狀後可以標。棟馬必驕驕

良。狀後可以服。車旁兩馬曰服以此求材難之難者也。嗟嗟

鋒鏑交於原野而良將擯于國中干戈遠于四隣而

此反言古以干城將而不見用

者數多何獨苟交長城覆于旦夕。檀道濟見收怒曰乃壞汝萬里長城自古及今何可勝

數。獨苟變哉。世之人主每每慨狀太息而曰吾獨不

得如古名臣者將之耳吾豈憂天下及當委任責成

之時乃見之矣。兩車相薄。弓矢相當。存亡係之呼吸

此何等時。而人主方且有中制之權。有外監之疑。何

明云任將而中制者敗用兵而外監者疑幸而戰勝則嫉其功甚且追論

其苛事而罪之。不幸戰不勝則不免死甚且逮其子

孫而戮之。嗚呼武夫力而闢諸陲法吏刻而議諸朝

左傳武夫力而拘諸原嬭人暫而拘諸國與其殺之孰若棄之此又嚮者

衛侯所不能也。

劉克陽評人材不可以一青責况干城之將可以二
卵棄乎棄之是自棄其干城也其意見已出人且
章法句法純是一篇古文與子虛上林賦同一機
局

陶石簣荀子楊子論

孟子言性善荀子矯之曰惡楊子擬之曰
善惡混韓子謂孟子醇乎醇者也而荀子
楊子大醇而小疵然則二子果能
志孟子之所志學孟子之所學乎

楊荀之子其志大其學勤皆有意于為孔子而未得

其方欲強繼之耳不知善學孔子者孟子也。孟子曰

則學孔子也荀卿非孟子子雲尊之其尊與非不在孟子

在于以已繼孔子也是以或排之而獨紹或附之而

同升焉夫荀之學銳而未合楊之學而未通者也而

志又俱大故荀矯孟子之言性善曰惡彼猶執夫末

首言孟子
願學孔子
二子欲繼
仁義學術
何為一附
而一排之

次言二子均未聞大道故其論性之偏乃其學術之疵安得謂有志宗孔邪

此言大道醇之又醇原不容小疵而曰大醇小疵者便是不知道之言

楊荀論性命之言大疵韓子論荀楊之言又大疵可見荀邪楊邪韓邪均之未可以言醇儒

結三子之疵猶愈于似醇非醇其害道為

流之情而謂學操之禮待之亦言之有其故也雄之言善惡混非敢異孟子也兩疑未定姑兩擬未決耳擬之與矯均之未聞道可謂有其志邪其曰大醇小疵韓子論孟軻接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傳論荀子揚子擇焉不精語焉不詳孟子醇乎醇者也荀與楊大醇而小疵則吾以為未然今有物于是曰此白此黑此白與黑參或白勝于黑可也道非物也不得參言醇疵知之即全體得不知即全體失得則是失則非一有舉百必廢焉小有察大必迷焉非曰參是參非偏得而猶偏有失也且醇者無襍之稱也猶有疵矣

將不得言醇又烏所容絜度其間而分大小也吾不

識韓子之言大小者果何居韓子言二子大醇小疵果安在在而見其醇疵之

大小其大以性命之際乎二子之論性者如此也其

大以行邪則韓子示指其書非論行也且胡以解事

新西漢末王莽篡位號曰新漢楊雄仕莽甚稱頌嘲莽德故後世只目為莽大夫當時人嘲其玄之

尚白大小醇疵何從而定之如第曰三代而下二子者

能志其大者也列諸孟氏無媿焉斯不亦公而核哉

雖然二子之于學其持之也力其究之也深意極篤

而外不飾未免于疵而能無匿之以自暴于後世其

猶甚千古
格言

可尚也已。故愚之與夫二子者，以見其疵者，猶愈于似醇而非而滋偽焉者也。似是而非是即夫子惡鄉愿之害德即此意也

陳眉公評荀卿性惡之論大為孔門罪人楊雄惟混於善惡之間故其為莽大夫而不辭韓子不立說以闢之以為性善羽翼其亦韓子之大醇之小疵者乎

程敏政伍員論

員父為楚平所殺員入吳借兵復仇斷棺鞭尸蘇子立論以為父子之倫雖無虧而君臣之道尚未盡皇悼先先生又為之立論云云

父子之親君臣之義一也不幸而處其變則如之何

曰君臣之合以人父子之合以天以人者可絕而以

天者不可絕故舜禹不敢以非禮加諸瞽叟伯鯨

以天者不可絕而言而上有桀紂之君則下有湯武之臣不謂

之篡奪而謂之吊民伐罪上有太甲昌邑之君則下

有伊霍之臣不謂跋扈而謂之廢昏立明承上以人者可絕而

首以合以人者可絕隱然已見員之鞭平未足為深罪歷証以古先聖賢如無道之君若桀紂即湯武不謂

纂弒應上言太甲不惠阿衡伊尹放之於桐昌邑書曰撫我則
以倫之在王遊戲無度霍光廢之而立公孫病已
人者可絕之道
后虐我則讐禮曰人臣之禮不顯諫三諫不聽則逃

之子之於親也三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此可見
以人者絕而以天者不可絕故也然又當權其中使
親義不至於偏廢若曰以有過之父而見誅於有道
之君則不敢以親賊義舉鯀治水九載績用弗成舜廢而禹興是也堯時洪水為害四岳
宜見殺于道之君亦舉鯀治水九載績用弗成舜以無過之父見殺於無
有道之臣道之君則不敢以義掩親伍奢見殺而子員復讐是
也處變之定理蓋不易此而蘇轍乃譏員逆天傷義

蘇子以員為不當以臣伐君則是泥千古之常而未達一時之變遂舉伊霍以為引証意見言甚

是豈復有人心者哉且平王之為君也堯舜之君乎
抑桀紂之君乎太甲昌邑之君乎此不待辯而明矣
彼平王殺其子妻其婦獎奸回戮忠良有臣如湯武
者吊民伐罪可也如伊霍者廢昏立明可也已上責平王為
無道顧員上不能為湯武下不能為伊霍則以吳之
師破楚入郢而鞭其墓以發至憤其志亦可悲矣為
轍者但知夫平王前日為員之君而不知今日為員
之讐豈惟不知父子之親亦不知君臣之義矣已上駁蘇
轍之責員為非夫君者天下之義主也君而至於使人讐之

平王之鞭
獨之獨夫
伍員之誅
但其不可
見主不同
量至於入
江何益哉

則孟子所謂獨夫耳。禮曰：父母之讐，弗與共戴天。然則員之所鞭者，非平王乃獨夫也。而謂其逆天傷義，是無父之人也。使員當入郢，後投戈解甲，翩然辭吳之爵祿而退，處於溪山窮谷之中，以示其所遭之不幸，豈不可以盡全歸之孝哉？傷其不能盡忠，夫差聽勾踐行成，子胥強諫，卒賜之鴟夷浮江，後號于胥為鴟夷子。今有錢塘江浪在耳。及以讒見禍於他人之手也。

葉臺山范蠡伍員論

會稽之棲卒報夫椒之役，鴟夷之賜難償。入郢之雄人皆以蠡善藏其用，勝員之見幾不早試以二子並衡，其為優劣成敗當何如。

自有史傳以來，皆以范蠡勝于伍員。蠡報君讐，員報

父讐。蠡會稽之棲卒代勾踐報夫椒之役，員借吳兵入郢，鞭平王屍以報父讐。二人功業大畧相當。

事稍相近，然而為員難，為蠡易。員無尺土，借力于他

人，蠡則有越國焉。與君同患難者，也會稽之役，員以

其勁，感越若承蜩然。丈人承蜩若掇之，于手出莊子書。蠡不能抗也。

當是時，勾踐百死而無一生，越之宗社百亾而無一

首言時有
難易故事
有成敗此
亦原始究
終之論也

此言

此言行成
乃出于計
無可施亦
幸而天厭
吳而奪之
監安得謂
蠡之智於
謀也

言吳以驕
而自取其

存其君臣束手計無復之獨有行成之一策耳夫躬

殺人之父而乞憐于其子世未有聽者其幸而聽聽

而得奮其謀卒逞志焉此天之厭吳而昌伯禹之後

也秦伯入吳為始祖伯禹後裔國號越非忠於謀國者所宜蹈也使夫

差不甚愚伯詔不甚賣國伯詔受越重賂勸夫差許行成故子胥之策不行耳

員之策十行一二焉必不聽越成即成而勾踐入吳

不過甬東之繫囚耳必不得歸也即歸而吳毋伐齊

毋連兵潢池赤子弄兵于潢池言百姓內自為亂舉國而聽員蠡雖智

必不能沼吳也凡吳之亾皆吳自亾員日吳十年生聚十年教訓二

亾使君非
夫差將員
之諫行而
蠡之策不
行矣

十年之外吳其為沼乎

蠡亾之且以勾踐之憤用生息休息之

越乘疲敝之吳苟有中智之士為之謀皆可以得志

何必蠡哉吳越春秋者蠡諸奇謀大率如後世所傳

亦任占卜諸術未見有必然之策至於嘗糞驗藥疾

尤出無聊勾踐入吳夫差病代為嘗糞驗藥夫差不勝感激以越之疆盛蠡

不能悉力佐勾踐抗吳受蒙辱至此反稱奇焉吾不

信也人臣之事當國患難則宜早計不聽則宜去不

宜姑徐徐焉以其國與君為孤注而僥倖於萬一陳

平之安劉亦大類此王陵責陳平阿呂后平曰今日面諫我不如君他日安劉者必

此段責蠡
善其國於
不破而乃
免其君於
幾亾殊非
萬世不易
之謀

未結言員
覆楚可以
觀孝傾越
可以語勇
特乏知幾
之神亦其
遭際昏王
其以身殉
安見忠不
全身而智
不守國邪

我危矣危矣員謀楚則楚覆謀越則越傾寧獨忠孝也
其機權智畧春秋無兩矣鑄鏤之賜夫差賜子胥以鑄鏤所謂賜夷
入江而不化是也蓋以死報吳而或者以此為員病如樂毅報燕惠
不忠之甚者也

史蓮岳評人言蠡智於員此言員智於蠡吳許行成
幸耳非智也後吳之自亾亦非蠡之智也員之謀
楚謀越何智如之後為吳死以報吳也非不智也
反覆辯論可為定案

李維禎夫差論

全篇以有道無道立論中如引湯武桀紂足破蘇子之執矣王奔洲亦謂其吳報乎父以身報吳英雄豪杰見識議論大畧相同

夫差報越王之讐昔伯鱗題壁曰夫差爾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吳王破越以復其讐

春秋削而不書傳者曰聖人以為常事而不書也或

曰春秋無義戰而書者屢矣夫椒之役夫椒地名乃夫差破勾踐

所在與雋李之役同復父讐也庶幾義矣而不書者史之法為

報書也不報則不書聖人因史之文而不改也予則

曰不然九世之讐可謂遠矣桓公復焉春秋大之甚

先言春秋
不書夫差
復仇之義
以為立論
張本

此言復仇

大義獨取
桓公而不
取夫差者
非以不在
中國之故
也

始以伯鱗
題壁而奮

矣。聖人之重報讐也。而何獨於夫差。或者曰。謂其夷而外之也。春秋內中國而外夷狄不知春秋之作。夷狄而中國。則中國之中國。而夷狄則夷狄之復讐之事。中國所難。聖人將進之。不暇而胡為其外之也。蓋永終知敵。聖人之訓也。解克有終。恒人之致也。方越王之棲會稽。及戾乎始矣。會稽山名。越為吳所破。棲遲在此。卧薪嘗膽云云。當時能斷之以義。而直拒其行。成則雖有范蠡無所施智。范蠡與勾踐計策用西施美色以昏強吳。越必亾矣。義之得也。當斷不斷。反為所謀。乃以流連荒亾之吳。而待卧薪嘗膽之越。遂令

奮志卒乃
溺情女樂
而墮范生
之術中謂
之英君可
乎

麋鹿遊於姑蘇之臺。而吳則為沼。子胥諫夫差勿行。成夫差不聽。子胥之言。子胥曰。越十年生聚。十年教訓。二十一年之外。吳其沼矣。復讐之義。果安在乎。悲夫。始不能知其敵。而卒不能有其終。是吳之亾。不亾于吳。亾之日。而亾于越。亾之時。暫勝而終蹶。是昔之破

行成之許
不聽子胥
之諫。吳果
為越所沼
豈非吳之

勾踐者。此夫差也。今之見。雖謂之未嘗復讐。可也。善報讐者。必計人之終。不能我報。而後可以報我之讐。不然。寧隱忍焉。此圯上老人之秘也。此子房之所以卒報韓也。圯上老人。黃石公也。以秘書授張良。張良終始得為韓報讐。事始有濟。夫差不忘越人之殺。而父可謂義矣。少舒其忿。而遂亾之。

自取也

未結為德
不卒謂之
不報可也
此春秋以
大義全責
之矣

乃恐隣其不共戴天之讐。是可謂報乎。伍員固報讐
人也。行成之事無所事。員其非真能報讐可知矣。伍員
在茲夫

王維楨評夫差始因伯鱗之激即建夫椒之績終不
聽子胥之諫卒致會稽之師是報讐而不能終報
非真能報讐者也春秋不書其垂戒後世意與

方孝孺豫讓論

豫讓義士之稱所從來久矣謂真不忘國
士之報可以愧萬世為人臣而懷二心者
希古先生只就國士聚之謂
其義有未盡遂為千古名言

士君子立身事主既名知己則當場盡知謀忠告善

道銷患於未形保治於未然俾身全而主安生為名

臣死為上鬼垂光百世照耀簡策斯為美也苟遇知

已不能扶危於未亂之先而乃捐軀殞命於既敗之

後釣名沽譽眩世駭俗由君子觀之皆所不取也蓋

嘗因而論之豫讓臣事智伯及趙襄子殺智伯讓為

先反覆論
其宜盡忠
極諫不可
為無益徒
死

此段一正

一反見其

生不能悟

王歿於既

亡之後何

濟也用君

子皆不取

結之

一篇大意

全在此抑

揚提起為

下立論張

本

述其言而

謂其忠乃

欲抑先揚

法且就其

國士之言

以為譚柄

此引段規

韓康任章

緜疵能以

國士報其

主以為責

讓公案

報讐聲名烈烈。雖愚夫愚婦莫不知為忠臣義士也。

嗚呼。讓之。死固忠矣。惜夫。處死之道。有未忠者存焉。

何也。觀其漆身吞炭。其友識之於市。勸其調其友曰。

凡吾所為者極難。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為人臣而懷

二心者也。謂非忠可乎。及觀斬劍三躍。襄子責以不

死於中行氏而獨死於智伯。讓應曰。中行氏以眾人

待我。我故以眾人報之。智伯以國士待我。我故以國

士報之。即此而論。讓有餘憾矣。段規之事韓康任章

之事。魏獻未聞以國士待之也。而規也。章也。力勸其

主。從智伯之謀。與之地。以驕其志。而速其亾也。緜疵

之事。智伯亦未嘗以國士待之也。而疵能察韓魏之

情。以諫智伯。韓魏詐為與智伯連謀攻趙疵。雖不用

其言。以至滅亾。而疵之智謀忠告已無愧於心。讓既

自謂智伯待以國士矣。國士濟國之士也。當伯請地

無厭之日。縱欲荒暴之時。為讓者。正宜陳力就列。諄

諄然而告之曰。諸侯大夫各受分地。無相侵奪。古之

制也。今無故而取地於人。人不與而吾之忿心必生

與之。則吾之驕心以起。忿必爭。爭必敗。驕必傲。傲必

此代讓處
置宜盡言
極諫不惜
殫身悟主
方于國士
之報稍二

近義

此正責讓
不諫之非

以報國士
又責讓徒
死之未足
為義

此挽轉法
得蘇文范

亾。諄。切。懇。告。一。諫。不。從。再。諫。之。再。諫。不。從。三。諫。之。三。
 諫。不。從。移。其。伏。劍。之。處。於。是。日。伯。雖。頑。冥。不。靈。感。
 其。至。誠。庶。幾。復。悟。和。韓。魏。釋。趙。圍。得。全。智。宗。守。其。祭。
 祀。若。然。則。讓。雖。死。猶。生。也。豈。不。勝。於。斬。劍。而。死。乎。讓
報仇伏於厠中又伏於橋下襄子讓於此時曾無一
因馬驚覓出請拔劍斬衣而歿
 語。開。悟。王。心。視。伯。之。危。亾。猶。越。人。視。秦。人。之。肥。瘠。也。
 袖。手。旁。觀。坐。待。成。敗。國。士。之。報。曾。若。是。乎。智。伯。既。歿。
 而。乃。不。勝。血。氣。之。悻。悻。其。自。附。於。刺。客。之。流。何。足。道。
 哉。雖。然。以。國。士。論。豫。讓。固。不。足。以。當。之。彼。朝。為。仇。敵。

增論體

暮為君臣覲然而自得者又讓之罪人也噫

吳因之評此論大意以濟事為貴不在輕生好名學
 者不察惑於賈誼胡致堂之說未免視讓太高爭
 相效尤方公只以無濟於國安得謂之報以國士
 且坐視不諫既亾而殺身以釣名恐忠臣義士未
 必出此立意卓越千古建議如老吏斷獄首未抑
 揚有法舉業攻此品騰上古自有一段不可易之
 說洞破世迷堪垂不朽

湯聘尹蘇秦張儀論

戰國時遊說之士首推儀秦始兩人相友善卒而秦合從說六國以擯秦儀以連衡說秦破六國使秦不激儀儀必不入秦忌其傾已正以速傾六國也秦之失策甚矣

蘇子之合從也

合六國從約以共擯孤秦曰合從

是欲存六國之社

稷而去衡人計甚遠也然激張儀入秦蘇子亦失策

焉儀之能柄秦蘇子既知之則儀之能擯秦蘇子豈

不能諒之乎儀之才誠賢曷不引之相趙同心共濟

而吾往來燕齊魏楚以維其盟于不替儀秦前有定盟不相背負

儀雖反覆而在術中未必不德我而協力也未必遽

先代秦皇策宜引儀並相六國以擯孤秦此秦萬世之勳也惜其見不及此

此言儀決計入秦皆激於秦之困辱無復之卒之以術軋人者卒以術自軋并以軋六國愚甚矣

此言秦徒知為一身

背我而為秦謀也。其相秦者雖多而智皆出儀下。豈能遽為六國害哉。計不出此而困之於閹人。辱之於

堂下。張儀為蘇秦所譖受堂下之辱即懷入秦以破六國之從而陰使舍人資之

入秦。秦柄得而自谷閉關者十五年。蘇子自以為得

計。而美張儀於掌股之上。儀亦愧謝。自謂不敢言矣。

然能使儀得秦之柄而不能使秦不用儀之謀。能使

儀服吾之術而不能使終不破吾之約。蘇秦以合從說六國張儀

以連衡說秦秦得志而輕儀儀懷憤以連衡遂破合從之約能僅保於儀新用之

時而不能無敗於欺韓魏伐趙之日。儀秦素以術相

功名不知為六國社稷謀其得罪于天下不少矣

結言秦以口舌傾儀儀亦以口舌傾秦天

道好返秦其尤罪之魁

董思白評秦與儀處有年矣亦知儀之為人矣乃不引之以相六國而故激之以相孤秦卒且孤秦而吞六國湯公立論不罪儀而罪秦也以此

高者志豈嘗須臾忘報邪。是蘇子徒徂于一時目前之名。欲以顯榮于天下而不為六國社稷久安慮是

先自敗也已。秦說六國不以義而以利。又知用儀而不善用之。其能無敗也。

夫蘇秦困辱張儀已而告其舍人曰儀天下驥士吾不如也必能用秦柄後果相秦破從約以傾蘇秦嗚呼天下豈有事口舌崇陰符。鬼谷子陰符為行兵法而能濟世者哉。

董思白評秦與儀處有年矣亦知儀之為人矣乃不引之以相六國而故激之以相孤秦卒且孤秦而吞六國湯公立論不罪儀而罪秦也以此

丘瓊山樂毅論

樂毅破齊七十餘城所未下者獨莒卽墨耳卒未嘗加兵屠滅太初子瞻許其能行王道不免贊揚太過故正學著是篇以闢其說

樂毅不拔之城。樂毅下齊七十餘城獨有莒與卽墨毅不能拔夏侯太初以

爲庶幾乎湯武。蘇子瞻以爲行王道之過。余曰不然。

天下豈有行王道而不興者乎。觀人之賢否當先觀

其所爲之事。求其事而不得。當先觀其用心之邪正。

湯武所以伐人之國者。曷嘗有利天下之心乎。使有

利天下之心。何以爲行王道。彼樂毅之師。豈出於救

首言未可以行王道許樂毅以其有利天下之心也隱然見二子未爲原心之論也

言毅非能
施仁敷義
而齊城之
破者力屈
而服之夫
豈心悅而
誠服之謂
哉

又言以齊
堅城抗燕
驕師雖毅
亦姑俟其
自服豈愛

民而不忍
屠哉果有
不忍之王
心何為而
不成一統
之王業邪
應首二子
行王道之
論闢二子
正所以深
斥樂毅也

民行義乎。特報讐圖利之舉耳。下齊之國都。宜乎施仁敷義。以慰齊父子兄弟之心。而遷其寶貨重器於

燕。齊罷沒於靈臺大呂陳於元英故鼎反乎磨室薊丘值乎汶篁齊之民固已怨毅

入骨髓矣。毅伐齊勝之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毀宗廟而遷重器王道乃如此也幸而

破七十餘城。畏其兵威力屈而服之耳。非心願為燕

之臣也。及兵威既振。所不下者。莒與卽墨。毅之心以

為在吾腹中。可一指顧而取其心已肆。其志已怠。士

卒之銳已挫。而二城之怨方堅。齊民之心方奮。用堅

奮之人而禦怠肆已挫之讐。毅雖有百萬之師不能

拔二城矣。非可拔而姑存之俟其自服也。亦非愛其民而不以兵屠之也。誠使毅有愛民之心。據千里之

城而行仁政。秦楚可朝。四夷可服。况蕞爾之二城哉。湯武以一國而征諸國。則人豈有不服。

湯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武士女見休曰。毅以一國。言燕齊也征一小邑。莒與卽墨且猶

叛之。謂毅為行王道可乎。太初曲士不足論。何蘇子而亦易此言也。

袁石公評燕破齊毅之兵威所劫也。至於二城不速

屠滅。夏侯蘇公未解其所以然。一則以為庶幾于

湯武一則以爲行王道之過此論獨以行事心術
律教不得爲純臣最大議論

王元美論藺相如完璧歸趙

秦欲趙璧給易以十五城相如携璧入秦
王弗予城相如庭責秦王叱使者完璧歸
趙秦王敬而謝之相如由是声名重于天
下而謂趙有人焉趙以藺爾抗強秦以此

起語老蒼
直入相如
實事元美
不以完璧
爲相如多
而以懷歸
爲相如責
中間替他
辨折一段
與其前後
論何等情
絕
此責相如
畏秦而不
復與秦璧

藺相如之完璧。人人皆稱之。余未敢以爲信也。夫秦
以十五城之空名。而詐趙而脅其璧。是時言取璧者
情也。非欲以窺趙也。趙得其情。則弗與。不得其情。則
予。得其情而畏之。則予。得其情而弗畏之。則弗予。此
兩言決耳。柰之何。旣畏而復挑其怒也。且夫秦欲璧。
趙弗予璧。兩無所曲直也。入璧而秦弗與城。曲在秦。

此判秦趙
曲直正當
議論

以此責秦
王而王必
無所辭必
自與璧借
相如當日
智不出此

此言秦不
予城則必
還以趙璧
秦欲威諸
侯必不以
一璧而散
天下心

此言秦之
不僂相如
者分明未
與趙絕公
能看得出
佳佳
以此責相
如相如亦
必無所辭
孰謂其勇

秦出城而璧歸。曲在趙。欲使曲在秦。則莫如棄璧。畏
棄璧則莫如弗與。夫秦王既按圖以與城。又設九賓
齋而受璧。其勢不得不予城。璧入而城弗予。相如則
前請曰。臣固知大王之弗予城也。夫璧非趙璧乎。而
十五城秦寶也。今使大王以璧故而亡其十五城。十
五城之子弟皆厚怨大王。以棄我如草芥也。大王弗
予城而詒趙璧。以一璧故而失信於天下。臣請就死
於國。以明大王之失信。秦王未必不返璧也。今柰何
使舍人懷而逃之。而歸直於秦。是時秦意未欲與趙

絕耳。令秦王怒而僂相如於市。武安君十萬眾壓邯
鄲。而責璧與信。一勝而相如族。再勝而璧終入秦矣。
吾故曰。藺相如之獲全於璧也。天也。若其勁澠池。柔
信乎。則愈出而愈妙於用。所以能存趙者。天固曲全
之哉。

張侗初評相如完璧。誰不高其品。而壯其氣。元美先
生幸秦之未欲與趙絕。而相如之獲金於璧歸之。
天意是開未開之圖。見定千古矣。

皇明文集卷之五十五
袁了凡論呂不韋賈術
不韋賈于趙一見異人遂曰奇貨可居謀
立之後乘彙納妾以呂易嬴自為良賈至
飲醜而計始窮矣

袁了凡論呂不韋賈術

不韋賈于趙一見異人遂曰奇貨可居謀立之後乘彙納妾以呂易嬴自為良賈至飲醜而計始窮矣

先後論謀進之士皆用賈術但巧拙不同耳

嘗觀賈於五民最為末業。朕賢智之士往往出於其間。槩其術有二而已。賤而收之貴而散之也。中世之後士之圖謀進取大抵多出於賈術。願有巧有拙耳。

百里奚飯牛以霸秦。秦稱賢相必首五羖大夫。百里奚得

此段述古人有良賈知賈愚賈

五羊皮而為人飼牛。秦穆公聞其賢舉以為為相。遂伯西戎。因目為五羖大夫。此良賈也。范

蠡知勾踐可居以同憂而不可居以同樂。卒去之陶

俱為不韋
立案張本
耳

以不韋為
貪賈亦其
利令知昏
致狀耳

叙不韋為
異人計千
金遊說謀
立於秦蓋

出於天幸
非其美之
明也

此段言不
韋以貪賈
種禍他人
卒之智窮
自斃其亦
貪得無厭
之賈哉

能積能散范蠡知勾踐可與同患難不可與共安樂乃浮海出齊苦身力耕致產數千萬盡散

其財而去止于陶復致貨鉅萬稱陶朱公此知賈也伍員大夫種才能收

之而知不能散乃以禍終伍員被譖于吳文種被譖于越皆賜劍死此愚

賈也若呂不韋以大賈客趙一見異人目為奇貨卒

謀立之而貪進不已徒蜀以死此於眾賈何居乎其

不免貪賈而已矣夫善賈者以其術為名不善賈者

以其術為利苟出於利之而術始窮矣不韋以千金

為異人結客要譽計必為立後於秦秦之立子尚賢

而不貴親立愛而不拘長度華陽夫人必能得之於

王也庶夫人必可以愛結也西遊致款而以賢孝自

托不韋之為異人計不失一籌何其筭之明也狀父

子至愛嫡庶至嚴異人奪嫡自立超十二餘公非必

盡出於不韋蓋亦有天幸焉天方授秦政而不韋適

其會要未可以貪為奇也顧其賈豎之見貪得無已

時賈姬種禍而陰令移之嫪毐及其知窮卒與之同

斃不韋恐私通事覺及禍乃以舍人嫪毐詐為宦者進之或告其事王下吏毒夷其三族未幾不韋亦

飲死豈非贖貨無厭者哉為不韋計秦歸異人既立

為秦王竭忠盡智輔秦以見功於後世所謂多財善

此段袁公
代不韋策
立異人後
不能竭忠
輔秦亦宜
見幾遠禍
庶幾為良
賈知賈至
倉卒就死
不至于愚
賈乎

賈得其資也而與百里奚俱稱善賈於秦矣不狀功
立名成早見而去安享洛陽之封與范蠡並稱知賈
可矣即秦法少恩罪不在已死而功足暴於天下雖
愚猶不愧為伍負大夫種也孰若身名俱毀倉卒就
死而無後世之傳哉故不韋之賈挾奇以要價能居
而不能散知殖而不知止者也則名不免為貪賈賤
行而已烏知賈哉范蠡竭力以成其君去之五湖為
陶朱公三致千金而卒盡散之此真善賈矣此所謂
以其術為賈者也其二致千金也正其成伯之餘謀

此段申言
范蠡為能
積能散之
賈知而且
廉子房繼
之得居貨
之術不韋
見不出此
則亦同韓
彭四子之
貪但以賈
禍而已豈
可同善賈
哉

三致而三去之則其泛舟五湖之計也故蠡之賈其
仕進則為知賈其居積則為廉賈自范蠡而後世無
善賈者顧於漢得一人焉子房是已知沛公天授托
以報秦此得居貨之術也佐漢成帝業而托迹於赤
松張良從上入關即道引不食穀願棄人間事從赤松子遊不及漢之繒繳豈不
知且廉哉若韓彭黥布之徒卒就殖醢韓信彭越黥布皆封為王

後卒
烹之
此貪以賈禍其術亦不韋之類耳要不為善賈

也夫賈術不慨於道狀自後世功利之習勝君臣之
際其不出於賈者鮮矣故君度其臣可居以共功則

以奇貨而相賣且當時戰國舌辯之士不得不賈耳

結歸重有國家者當以禮義忠信養士不立以智術賈貨立國袁公此論千古名言

以臣為奇貨而懸爵祿以賈之。臣度其君可居以同利。則以君為奇貨而設知術以賈之。戰國之世。凡所稱縱橫遊說之士。大抵皆賈豎之類。而不韋其尤也。有國家者。以禮義為奇貨。以忠信為居積。士至前必以此程之。價當則取。價不當則去。雖有猾賈如呂子者。敢鈞奇於其間哉。顧秦以為滅六國。其造謀設間。陽受陰奪。非有禮義忠信之素也。蓋亦以賈術立國而已。始以賈興。亦以賈敗。固其理也。於不韋乎何病。

唐柳所評把一賈字反覆立論其文法變幻倣之史遷列傳叙事中自可斷案

商文毅茅焦論

始皇遷太后于雍諫者皆死茅焦以一言投機此又說士所尤難論者比之於穎考叔則亦因其奇而奇之要之萬世之公論如湯先生者得之矣

嫪毐之亂秦王遷太后於雍客之諫而死者二十七

人焦也後至不畏鼎鑊大賈呂不韋以奇貨可居與太后通恐事覺乃以嫪毐詐

為宦者進之生二子封侯後因告以亂乃夷其三族遷太后於雍諫者二十七人俱鑊烹之焦後至乃為

之解衣而力諍之由是秦王悟而迎太后焉復為母

子如初譚者以為穎考叔之錫類不是過也鄭莊公誓其母

曰不及黃泉毋相見也穎考叔諷諫莊公迎母墜地相見樂甚天性如初左氏謂孝子不匱永錫爾類

先言其捐軀悟主似可謂錫類之純孝是欲抑先揚法

次言太后之淫非姜氏比茅焦之諫所不當諫是未知春秋絕不為親之大義

言始皇之聽諫不在

噫長信非母弟之親。宣淫非溺愛之比。秦之先王有知太后不得入莊襄之廟矣。不為楚也。妻則不為政也。母段政是秦王名楚是秦王父名。雖誓之黃泉。老死雍里亦不足以謝先王。而何焦之汲汲於諫也。春秋之義絕不為親於文姜則然。非仇母也。以父而仇之也。帝太后非莊襄之仇乎。莊襄名楚初質於趙因不韋歸納妾生始皇秦遂姓呂所云暴。始皇惡得而母之。焦其未聞春秋之義邪。且曰車裂假父撲殺二弟。假父嫪毐也二弟不韋與太后私通所生也。此何人也。而父之弟之其忍污諸口吻哉。然

天性之直悔而在帝秦虛名焦亦幸投其會耳

結言焦得罪于穎考叔應首起意章法

則始皇何以悔而從之。焦之說曰：秦方以天下為事而大王有遷母之名，恐諸侯聞之而倍秦。是動之以乃戰國遊說之術也。是始皇之樂從者非為天性之親也。欲帝業之速成而懼諸侯之連衡也。六國諸侯合從連衡併力西向則函谷可封秦食不下咽矣。然則焦之諫固戰國之奇士。秦遷太后於離宮強諍之而亦穎考叔之罪人也。士尸積盈庭焦一言中機論者謂其愈出愈奇。而亦穎考叔之罪人也。茅鹿門評人多以焦為危言悟主奮不顧身此獨貶

其諫所不當諫不得謂忠且陰中以帝秦之虛名不可言奇又未知春秋絕親之大義安得謂孝不

必多証前言往行只引一穎考叔堪為萬古定案

耳

王元美論魏公子無忌

無忌者魏公子信陵君也其竊符救趙唐荆川以無王駁之獨以其善用兵可以卻秦存魏其功亦不少元美此論乃眾共貶者而我獨褒之文家獨創一機軸耳

先論古稱善戰者首當七雄之末齊楚燕趙韓魏秦是也諸善戰者以法歸吳起吳起

稱吳起孫者衛人仕於魯齊人伐魯魯欲用以為將起娶齊女贖田單白為妻魯人疑之起殺妻以求將大破齊師或譖之起

起廉頗李恐得罪乃歸魏魏以為將擊秦拔五城與魏相公叔牧諸將而有隙遂奔楚楚任之為相南平百越北卻三晉西伐

公子無忌秦楚貴戚大臣怨以智歸孫臏孫臏者齊人與龐涓初不為列吳起者攻殺之

亦是借客魏伐韓臏仕齊以救韓滅以巧歸田單田單齊宗人竈以敗魏軍人謂其智

即墨即墨人立田單以拒燕田單乃身操以勇歸白田單齊宗人樂毅伐齊圍

何鍊詞工
言言中的
如百鍊精
金鉛滓既
盡精粹粹
然
此段言無
忌不獨差
勝於孟嘗
平原且最
稱善用兵
者誠哉是
言識力高
山尋常萬
萬

起。白起為秦將伐楚拔郢燒夷陵攻趙殺其將趙括
坑趙降卒四十萬與范雎有隙雎蓄之秦王賜死
杜郵及廉頗李牧。廉頗為趙將秦王與趙王會于渾池
禮畢不過三十日過此不還請立太子以絕秦望王
許之諸侯聞之畏其勇李牧趙良將伐燕取武遂方
城居鴈門大破匈奴十餘萬而公子無忌不與焉。
無忌者魏諸公
子也聽侯生言
竊符殺晉鄙
移兵以救趙
彼公子者以為卑虛得士急收於名而
稍見其實差勝於孟嘗平原輩爾。
孟嘗君齊田文也
秦王聞其賢使弟
涇陽君為質於齊請孟嘗以為丞相或謂秦王曰孟
嘗君相秦先齊而後秦秦王欲殺之乃白秦逃歸平
原趙勝也秦伐趙與
愚以為善用兵者無如公子者
也。無莫如吳起孫臏之時秦固未甚強而田單之所推

此又舉吳
起孫臏田
單白起廉
頗李牧用
兵各有不
同以為無
忌善用兵
張本

則騎劫。樂毅圍莒及卽墨三年未下燕惠王立齊用
反間王乃令騎劫代將齊人殺騎劫敗燕軍
逐北。頗則栗腹。燕惠王欲伐趙以栗腹為
將廉頗大破之見國策。而收匈奴
也。白起用秦師以攻諸侯固無有不靡碎。
靡爛碎音
翠破敗也
者是故白起用勁者也。吳起用法者也。臏單廉李乘
瑕者也。白起以強凌弱吳起用兵有法孫
臏田單廉頗李牧所遇皆非敵手。若夫邯鄲
之圍秦悉關中河內之卒。悉盡也。趙人四十
五萬而壓其城城且日暮下矣公子雖竊符以有魏
師而其人皆嘯喑。嘯音或喚也。懦將之所教而恫。
音
救趙處姑呻吟也。脅。音協與脇同身不振之餘也。又縱其父兄
未暇論但痛也。

其將八萬人直入秦墟卒且乘堅為瑕轉弱為勁非善用兵者能若是乎

此段又言無忌以救趙之兵還而救魏大破秦軍以全宗社於瀕危者亦

獨子以歸無忌殺晉鄙傳令軍中曰父子俱在軍者父歸兄弟俱在軍者兄歸獨子無兄弟者

歸養選精兵八萬人者二萬人外若削弱其形而內

實有以一八萬人之心而振其氣偏師直入於虎狼

之窟而逐之以存趙此其乘堅而為瑕轉弱而為勁

者何如也秦乘公子出而日夜代魏其志已無魏矣

魏日暮亦惟有下耳三十年公子以二使致五國之

師而其入又皆惘脅不振之餘况國五其將將五其

師此非可以頃刻聯合也公子率而大破秦軍於河

外走蒙驁乘勝逐之至函谷而不敢出魏安釐王二十二年秦蒙驁

且聯散為帥師伐魏魏師數敗魏王請信陵君於趙信陵君還整轉弱為魏復為上將軍帥五國之師敗驁於河外追至函谷勁公子非而此其聯散以為整轉弱以為勁者又何如也公子深知于兵還者其能得之乎

不死魏幾不亡萬金入而晉鄙之客之間行公子知飲酒近婦女之足以傷生不欲以生為秦虜耳無忌既敗

此段言無忌之足以

秦師秦人患之乃使人行萬金反間信陵君魏王信

抗秦而存魏惜魏王

之使人代將於是信陵君謝病不朝以酒色自娛四

不大用而歲而愚于取亡卒

愚哉魏王之為秦亡魏也或曰公子非善用兵

也此言無忌

公子之客善之是不然公子歿而未聞其客能西抗

善用兵非出于門下

秦者也且客善兵亦惟公子善用之韓淮陰之驅市

客即韓信之多亦

人戰也高帝之將將也韓信初封齊王人譖其反帝用張良計偽遊雲夢以擒之

善高帝之
善將將亦
不過此耳
結言無忌
之功可祠
于不絕收
盡全旨

降為淮陰侯帝曰朕將兵能幾何信曰不過十萬耳
帝曰卿能將幾何信曰臣多益善帝曰何為吾擒
信曰臣善將將兵
陛下善將將
公子亦庶幾矣其每過之而令民奉
祠不絕有以也

張子馬評終篇反覆表無忌善用兵處議論開發無
一句不確當無一字又不精絕真足以醒天下醉
人又足以覺天下夢人可謂無忌千載知己者其
元美乎

唐荆川論信陵君竊符救趙

信陵君者魏公子無忌也與趙平原君婚
姻秦攻趙平原君求救急侯生教信陵君
求如姬竊魏王符發晉鄙兵以救趙信陵
君由是不敢還魏恐見尋于魏上耳

先論強秦
之勢必至
於盡滅六
國而後止
則信陵君
之救趙亦
以救魏亦
以救六國
未可以為
深罪此論
千古至言

論者以竊符救趙為信陵君之罪。余以為此未足罪
信陵也。夫疆秦之暴極矣。今悉兵以臨趙。趙必亡。趙
魏之障也。趙亡則魏且為之後。趙魏又楚燕齊諸國
之障也。趙魏亡則楚燕齊諸國為之後。天下之勢未
有不岌岌於此者也。故救趙者亦以救魏。救一國者
亦以救六國也。竊魏之符以紓一國之患。借一國之

此段言所
罪者以其
知有趙而
不知有王
是即春秋
誅心之論
也

此段言其
竊符之舉
特私厚一
婚姻耳初
未為六國
之公義也

詞賦義切

此段言趙
王社稷不
重于平原
公子不幸
戰敗不以
數百年魏
國殉一姻
戚乎以此
責信陵君
縱信陵若
在何所逃
其罪
此段併責
侯生如姬

師以分六國之灾可也。朕則信陵固無罪乎。曰。又不
朕也。余所誅者信陵之心也。信陵一公子耳。魏固有
王也。趙固不請救於王而諄諄朕求救於信陵。是趙
知有信陵不知有王也。時秦兵臨趙急求救于信陵君平原君以婚
姻激信陵。而信陵亦以婚姻之故。急欲救趙。是信陵
君知有婚姻而不知有王也。信陵君魏公子無忌也愛人下士食客三千人
與趙平原君為婚姻是時秦攻趙趙求救于魏魏王猶豫不敢進信陵君竊符救之其竊符也
非為魏也。非為六國也。為趙焉耳。非為趙也。為一平
原君耳。使禍不在趙而在他國。則雖撤魏之障。撤六

國之障。信陵君亦不知救。使趙無平原。或平原而非
信陵之姻戚。雖趙亡。信陵亦必不救。則是趙王與社
稷之輕重。不能一當平原公子。而魏之甲兵。所恃以
固社稷者。特以供信陵君一姻戚之用。幸而戰勝。可
也不幸。戰不勝。為虜於秦。是傾魏國數百年社稷。以
殉一姻戚。吾不知信陵以何謝魏王也。夫竊符之計。蓋
出於侯生。而如姬成之也。侯生曰晉鄙兵符在王卧內如姬最幸力能竊其符
公子嘗為父報仇如姬欲為公子死一開口則得虎符無忌如言果得符侯生教公子以
竊符如姬為公子竊符於王之卧內。是内外之人亦

俱以信陵君為重而輕也。此段為信陵君侯生如姬計皆以死激勸魏王以救趙斯兩無所負矣。

此段言諾人計不出

知有信陵而不知有王也。余以為信陵之自為計。曷若以唇齒之勢。激諫於王。不聽則以其欲死於秦師者而死於魏王之前。王必悟矣。侯生為信陵計。曷若見魏王而說之救趙。不聽則以其死於信陵者而死於魏王之前。王亦必悟矣。如姬有意于報信陵。曷若乘王之隙而日夜勸之救趙。不聽則以其欲為公子死者而死於魏王之前。王亦必悟矣。如此為信陵君不負魏亦不負趙。二人不負王亦不負信陵。君何乃計不出。此信陵知有婚姻之趙而不知有王。內則幸

此而乃私為竊符無王之罪難免矣

姬外則隣國賤則夷門墜人

婚姻趙即平原君也幸姬即如姬也隣國如楚

齊韓趙燕是也夷門墜人即侯嬴年七十家貧為夷門監者無忌迎為上客又皆知有公子不知有王則魏僅有一孤主耳嗚呼自世之衰人

習於背公死黨之行而亡守節奉公之道有重相而

無威君有私仇而無義憤如秦人知有穰侯不知有

秦王

范雎見秦王直入永巷宦者叱曰王至雎佯曰秦安得王獨有太后穰侯耳穰韓邑秦王封其

母舅

虞卿知有布衣之交不知有趙王

秦昭王欲為范雎報仇急

取魏齊之頭齊抵虞卿虞卿棄相印與齊共蓋視君

若贅旒久矣

史三晉強梁弁髦其君爪分其國視其君若贅旒然

由此言之信

此言衰世人臣俱背公立黨視其君若贅旒即在秦趙人亦然矣唐公之詞貶剝甚明

此段言信陵君特為一婚姻之趙即求符于王亦非公義

此責魏王啟寵納侮威權不操故使信陵而樹私交如姬得報私恩王自為贅旒何惟內外人不贅旒視

結又以植黨責信陵以失權責魏王其春秋之大義候然于直筆間耳

陵之罪固不專係乎符之竊不竊也其為魏也為六國也縱竊符猶可其為趙也為一姻戚也縱求符於王而公朕得之亦罪也雖朕魏王亦不得無罪也兵符藏於卧内卧内魏王寢所也非細人所能到者信陵安得而竊之信陵不忌魏王而徑請之魏姬其素窺魏王之疎也如姬不忌魏王而敢於竊符其素恃魏王之寵也木朽而虫生之矣人君無權如木朽於外人臣弄權如虫生於内古者人君持權於上而内外莫敢不肅則信陵安得樹私交於趙趙安得私請救於信陵如姬安得啣信陵之恩信陵安

得賣恩於如姬履霜之戒豈一朝一夕之故也哉人

事君如臨深淵如履薄水由此言之不特眾人不知有王王亦自

為贅旒也故信陵君可以為人臣植黨之戒魏王可

以為人君失權之戒者春秋莖仲原輦帥師春秋直筆書原

輦帥師以示人臣無將將則必誅之意也良以周天子大阿倒置政出多門以禮樂征伐不宜自魯大夫出也嗟乎聖人之為慮遠矣

宋羽皇評以六國有急信陵不之救而獨以一婚姻

之故而敢於顯朕竊符是輕數百載之社以殉兩

姓之婚姻以此責信陵信陵何說之辭然侯生如

姬無論矣而所以使侯生如姬內外相謀者則魏
王失權之罪也此論殊是春秋筆反覆辯駁直令
文人結舌耳

鼎鑄諸方家彙編 皇明名公文雋章卷二

石公袁宏道精選 侗初張 鵬校閱

毛伯丘兆麟參補 寧楚吳從先解釋

眉公陳繼儒標指 居一陳萬言彙評

鄭師山論漢高帝分美得失

當楚漢分爭之時太公爲羽所置之俎上
欲烹之高帝曰吾翁卽若翁若欲烹而翁
幸分我一盃羹項伯以婚故乃以爲天
下者不顧家勸羽聽其言而釋之

余嘗讀漢史至漢高帝分美一言未嘗不深爲惻然
因論曰以吾身而視天下則天下爲重以吾親而視

首言天下
與吾親原
自有輕重

當變難之時不得不權衡其間

此言高祖

當先卑辭

請歸然後

可與師問

罪不宜以

吾親為輕

為天下之

一擲哉

此言羽若不聽項伯

天下則天下為輕故君子之取天下當大變之來遇

父母之難又豈可不權其輕重而為之進退哉項羽

置太公于俎上告高祖而殺之所謂危在頃刻者也

高祖於此宜卑辭請和迎歸其父然後以項羽既弒

其君又欲殺人之父以挾其子與師問罪與之決勝

負於一戰定成敗於萬全未晚也豈可大言無當索

父之美以吾親之重為天下之一擲哉此言當羽置

時為漢高帝宜請和迎歸其父不當故向非項羽有

婦人之仁高祖無項伯之援項伯與高祖結姻故勸以為天下者不顧家而

之言烹太公而分其

美則帝臣

殺父之罪

名安得與

羽爭天下

哉

此言帝幸

而得計因

人成事不

可為後世

為子處君

父之大難

者法

釋則太公烹于俎上矣項羽既烹太公分美高祖欲

後布告天下謂高祖不顧其父挾人殺之而食其美

興師問罪則高祖負殺父之名此身且將無所容於

天地間又安能與之爭天下哉項羽計不出此反感

於為天下者不顧其家之言使太公幸而獲免高祖

因之成事天下遂以高祖為得計索美為名言紊綱

常之義失輕重之權矣紊亂也羽若不聽項伯之言殺而問罪高帝何辭此見索

美非正名分重綱常不可為法萬世下不能不重責焉使後世臣子懷必勝之

心忘君親之難者未必不自此言發之也

張賓王評舜竊父而逃于海濱終身訴然忘天下良
視吾父爲重也高帝分美一言寧能禁羽之不烹
哉羽之不烹乃惑于項伯之勸解亦僥倖第一耳
豈人子赴父難之大經哉惟卑辭請歸然後興師
問罪庶幾萬世法程云

今

文

文

董份漢高帝罪羽論

昔高帝王漢中羽自稱西楚霸王帝于軍中數羽十罪曰首弑義帝懷王殺卿子冠軍尤負天下之大不仁不義楚之所以屈于漢者此罪不容于天下也

慨自秦失其鹿

蒯通云秦失其鹿天下其逐高才疾足者先得

漢高起沛中

提三尺而掃氛埃項羽氏亦揮兵江東下流與漢共

角秦鹿厥後楚竟爲漢屈議者歸罪於羽高帝軍中

對壘語亦輒謂羽有十罪予則謂羽卽罪不十楚寧

不漢也蓋兩桀鷲之主民不見仇兩慈仁之主民不

見德虎啗烏哺之主喻桀鷲仁慈之異竝脇而馳直令民有

羽卽罪不十楚寧不漢一語乃獨創大王意通章幹旋在此

民惟北河暴向仁此楚

漢天下之所由得失者

漢與楚仁暴相反如此民安得不德漢而仇楚也

所向背差池於其間。鷹鷂跋樹則鳥雀屏息而嚶嚶效舞於茂林。虎狼據嶠則狐兔捫形而喙喙集躬於低陽。民之遇仁暴主也。猶然此爭王得失大彰明較著哉。羽嗜啞叱咤。怒貌狀其拔山蓋世之雄為萬人敵何如寬仁大度。羽燒秦三月。何如約法三章。沛公王關中與民約法三章殺人者死傷人及盜者抵罪悉除苛法吏民安堵如故羽烹殺虜縛何如王帳御拳羽人刺而人劑何如人胍而人劑。羽所歷川血而山骸。帝所過家絃而戶瑟。楚漢勇悍仁疆諸不能更僕數。凡此皆漢之屈楚楚之為漢。屈民之德漢而仇楚之孫

也。數羽之罪。首無若弑義帝。罪不赦。

義帝懷王子羽弑江中并殺卿

子冠軍乃天下大罪即羽不弑義帝。陽尊而陰讐之。而羽咄咤

叱咤。民且口噤心悸。民亦何樂楚楚。亦何能不漢。數

羽之罪。再無若坑趙卒。罪不赦。趙降卒四十萬羽陽受而陰盡坑之為天

罪下大羽不坑趙卒。陽生而陰餌之。而羽千人自廢。民

且重足汗背。民亦何樂楚楚。亦何能不漢。數羽之罪

三無若背約自王。自王罪不赦。羽與沛公約先入關者王之沛公入關約

法三三章項羽怒自立為王即羽不自王。陽却而陰據之。而羽睚眦

虺。虺音哮。民且目駭膽落。民亦何樂楚楚。亦何能不

舉羽弑義帝坑趙卒背約自王三大罪皆楚自取亡何能不漢反訓以見其意不必規規盡數十罪此入化大作手也

漢舍三罪外首弑義帝罪一矯殺卿子冠軍罪二救趙不報而擅諸侯入關罪三燒秦宮室

掘始皇塚私其財罪四殺秦降王子嬰罪五王故將善地徙逐故王罪六逐義帝自都彭城罪七奪韓梁

地罪八政不平約不信罪九大道無道罪十羽怒姑弗罪而羽必非漢對何

十之為不爾斬木揭竿雲集霧輳百戰百勝漢不能

當楚玉玦指示舞劍爍魂范增見文成五彩當沛公謝羽鴻門羽令項莊舞劍

意在沛公增舉不啻機肉漢不當楚拔山蓋世烏江

艦渡江東豪傑捲土重來烏江亭長艤船待羽曰江東雖小亦足以王羽竟不

渡拔劍自刎曰此天亡我非戰之罪漢亦未必能當楚失民自屈而終

漢屈楚也故曰羽不十罪楚寧不漢也

此又及言楚疆漢弱楚惟失民所以終為漢屈

再結二句應上文法如常山蛇勢

王鳳靈論陵母伏劍

王陵領兵歸漢項羽欲得陵質其母于軍中以招陵陵不忍舍漢乃命使見母母恐陵懷二心送使者伏劍而死陵卒佐成漢業感項氏軀以為母復仇云

嗚呼。陵母之死其誰為之也邪。曰。王陵為之也。王陵

之勢不得已者乎。曰。是得而已也。夫苟得而已焉。則

曷使母之至此極也。無亦得已而不已也。歟。且陵之

勢亦極矣。若之何其得已也。伏劍之死。母自為之。陵

身在漢不可得而知也。不可得而知則亦不可得而

禁也。噫。亦奚以禁為哉。且陵能禁母之死而不能禁

先設難言陵之勢迫於不得已而母之伏劍出於不得已得知是寬一步法

次段言陵不能禁漢

王之不死其母為勢何可已

三段言有全母之道亦母容禁為也

此言一道在不仕漢而以菽水承歡可為大孝

此段言二道忠君固急而孝親

項王之所以死其母者項王既不可禁則陵之勢又

極矣如之何其可已也噫亦奚以禁王為哉故與其

禁於不容全之日孰若全於不待禁之先全之之道亦

曰二端而已當天下雲擾之初吾獨高卧南陽諸葛孔明

高卧南陽人號曰卧龍先生以盡菽水之歡子路既仕日隆

劉玄德三顧草廬聘之始出而不奮狀為不顧家之舉則

雖泯滅無聞而所全者大矣此其道一也若欲以圖

富貴之機赴功名之會則擇君而事雖不可輕而所

以為其親圖者亦當視時勢以為從違母在項軍事

亦不可緩

歸楚以全母子之愛乃千古不易之論

此段言陵始之聚數千黨以屬漢終欲馳一使以脫母難俱非所以全母也母之伏

勢何如耶項羽自稱楚霸王與漢高帝并爭天下間

必欲朕羽非欲得母實欲得陵也東向之招陵趨而

赴之則有以釋羽之怒全母之生他日君臣之所以

相與者雖未可知而吾母子之愛已無虧矣此其為

道一也惜乎聚鄙數千既失之於始以兵屬漢王又

失之於終乃欲馳一使於項軍以坐脫母氏之難而

堅吾事漢之心則羽必以仇漢者而仇陵以仇陵者而

仇母拏戮之禍其能免乎夫以無辜而拏戮於慄悍

猾賊之人非母之欲也朕又知夫漢王天授可始終

劍也審矣

此段叙母對使之言

欲一死以成子佐漢之功為陵而死而實陵之所以死其母也

此言趙苞之勢難兩全及照陵

與成功無使陵而有二志故於送使者也寧自斃其身於劍戟之下毋自輕其身於他人之手寧以陵之故而及其身毋寧以身之故而病其子寧使天下後世以我為知天知命之鬼毋寧使我為偷生苟免之人此母之所以伏劍也是則母之死也非以項死以陵死也死而以陵則雖母之自死陵實死之陵之罪何辭哉昔趙苞之守河西也虜奪其母招以城降苞也遽戰而殺其母夫殺母以全義則為非孝食祿而避難則為非忠勢難兩全者一得一失程子猶以

之進退得

以自裁乃至傷天性荷富貴千載以下寧幾人哉

為非

趙苞為魏將河西虜欲降之乃執其母以示之曰汝必降不降必殺汝母趙苞保城不屈母遂遇害程子是明道先生斷趙苞當此不兩全之時於君得矣如母何得為忠臣矣如孝子何故錄之

陵之去就進退得以自裁而至割天性之親而欲依

漢以成功名不亦陋哉彼帶礪之封雖榮

太山君帶長河若礪

左相之位雖貴不過浮雲之過太虛耳

帝榮封為左

孟子曰瞽瞍殺人舜竊負而逃訴狀于海濱而亡天

下夫陵之功名孰與天下之大而陷其親于伏劍焉

何其得罪于聖人雖狀聖人之事陵固不足望矣又

此段引舜棄天下以全親照陵以天下之故而陷親責陵之義正矣

此段引徐庶舍劉就曹為母而屈照陵之方寸何異于是

此合古大聖賢總斷陵之罪無所逃

此以智忠義評陵母

有次焉者。徐庶之事劉將軍。其擇君審矣。及其母在曹操。則曰。方寸中亂矣。遂舍備而之操。此其為親屈者。勢固狀也。陵之方寸。乃異於是乎。狀則陵非特大舜之罪人。其得罪於元直也。亦已多矣。徐庶字元直。遇劉玄德于新野。敗曹操軍。操聞其賢。欲用之。遂執其母。庶問之。泣謂玄德曰。方寸中亂矣。遂行。吾嘗即數君子之事。而第之曰。舜其至孝矣。元直得已而已者也。趙苞不得已而不已者。陵則得已而不已者也。陵之罪何辭哉。狀此所以罪夫陵也。若自母言之。則固為賢母矣。知漢王為長者之君。可以為智。勉王陵以

為天下賢母公之論

可為千載明鑑

結言母能成子之功。為大賢子不能全母之生。為非孝兩語。可為王陵斷案。

無懷二心之道。可以為忠。死於伏劍而不死於項籍。陵使使至項軍。母私送使者。泣曰。願為妾。語陵善事漢王。漢王長者。毋以老妾故。懷二心。妾以死送。遂伏劍。則可以為義。智也。忠也。義也。非天下賢母而能之乎。卒而陵無二心。翼成漢業。感項氏之軀。而快其憤。為開國之元勳者。皆賢母之所成也。嗚呼。母之死。可以無憾矣。陵其猶有憾也夫。

吳寧堃評此言王陵雖忠於漢。為開國元勳。只是過

眼浮雲。乃至割天性之恩。以陷母于伏劍。卒為萬世之罪人。中引大舜趙苞徐庶事。最可斷案。可謂

詞麗義整即起王陵于九京亦當無辭以對之耳

李卓吾因時大臣論

從古論大臣者多矣此獨以因時論者亦以漢因秦大亂之後易與為治而佐漢勳猷特時使然乎舉一代而千百年上下可類推矣

曹參遵何約束

曹參沛人也為秦獄掾後佐漢定天下封齊相聘膠西王公蓋公為言黃老清淨無為之術相齊九年而七十餘城皆治焉蕭何卒曹參代之一遵何約束吏民稱便有清淨寧一

丙吉守魏之規

丙吉壬少卿魯人也為魯獄使積遷廷尉以武帝命治巫蠱郡獄時宣帝生數月坐繫吉擇謹厚女保養之一日帝欲歿殺繫者吉閉門拒使得免宣帝立賜爵關內侯

叔孫因陋就簡制禮作樂以粉

叔孫通薛人也秦待詔博士後亡去從項梁梁敗從漢王徵魯諸生共起朝儀為絛葛墜外習

此篇文字英發雄偉更有委蛇曲折宕軼適古可誦

此言曹參之

丙吉叔孫云通以無用為用皆因時為治之大臣也

大平

叔孫通薛人也秦待詔博士後亡去從項梁梁敗從漢王徵魯諸生共起朝儀為絛葛墜外習

之右進奉詔立定。是皆以無用為用者也。夫禮樂無宗廟及諸儀法。

此段舉魯兩生論禮樂百年後具之說為非因時之急務亦就上三臣見之耳句法無限感慨

處無之。若必待積德。又至百年。則人道之滅久矣。且

夫世無百年之運。人無百年之世。信如兩生之說。漢高

帝既定天下。欲制作禮樂。召魯兩生。魯兩生不肯出。乃以書復曰。禮樂必百年而後具。云云。意以非積德不可輕議制作也。則雖賢理亦徒狀爾。曷足貴乎。彼蓋不知

夫擊壤而歌者。真聖世之聲也。鼓腹而遊者。真盛世

之容也。當漢時。君臣方免於戰爭之苦。而歌呼慶幸

于殿陛之間。皆自以為至樂矣。稍繇最之。必與天地

同節。又何待也。積亂成治。積虐成德。三章約法。

漢高帝入

此言炎漢承秦之亂易以為治故漢高之與右反掌

耳卓吾先生此論可為千古話宗

此歸結上言叔孫禮樂之具亦是因時正應兩生意

收敘處文字奇崛

韓求仲評論大臣獨以曹參丙吉為得因時相體首

未又以叔孫通定禮樂不待積德百年詞不煩而

意獨到

皇明文雋

章卷二

一

湯霍林評論大臣而敘及禮樂之具廢治亂之難易
中間有典有則嘆恨褒貶之義令人讀之慨然有
感

宗子相張留侯論

良家世相韓爲秦所滅副車之錐不中遂
挾黃石公秘書以佐漢誅秦迨封韓成王
亾幾又見滅於楚良復佐漢以誅暴
此其始終爲韓天下誰得而知之

先泛論謀
事者當深
藏其機令
人不可測
狀後可以
終始有濟

古之人謀天下之事而必藏天下之機君子可以諒
其心矣何者君子之謀事也非以其始焉者之爲貴
而終焉者之爲難非以其果於自用者之爲得而深
謀遠慮藏其機於人之所不見而卒以自濟者乃天
下之善謀者也使不藏其機而必其事之我遂則天
下始得以投其隙而破其所恃而吾之謀卒不能自

又言良若
計不深機
易洩則為
韓忠謀善
始未必善
終是正題
反起法

此言良之
為韓深謀
遠慮更善
于豫讓之
為智伯荆
軻為燕丹

遂於天下。昔者張良之在漢也。人知其為漢也。而不知其為韓也。人或知其始之為韓也。而不知其終之為韓也。乃所謂善謀天下之事者。與蓋嘗觀之。天下之人。其謀不善者。則其計必不深。其計不深者。則其機易以洩。洩其機而忽其謀。天下之人始得以圖其後。而徐為之計。而天下之事去矣。是故豫讓之為智伯。徒殺其身而已矣。豫讓事智伯及趙襄子。殺智伯。讓為報仇。挾匕首入襄子宮中。塗廁。襄子獲而舍之。又伏橋下。襄子出。至橋。馬驚。索之。得豫讓。遂殺之。燕丹之為燕。徒滅其國而已矣。燕太子丹謀殺秦王。乃藏匕首圖中。令荆軻奉圖求見秦王。王因而刺之。後

此言秦滅
韓良事楚
以報秦及
楚滅韓良
又事漢以
報楚皆其
為韓之深
心也

事敗泄秦王。非惟不足以成天下之事。而適足以潰怒起兵滅燕。天下之事。由是觀之。孰有深謀遠慮如張良之為韓者乎。方韓之見滅於秦也。良以四世君臣之義。不勝其憤。而逞於一擊。以快其讐秦之心。使當時而果得以行其謀。則良之心亦遂矣。惜也。副車中。而天下大索十日。張良謀力士擊始皇。誤中副車。始皇令天下大索十日。竟不得。良其如秦何哉。則亦隱忍舒徐。以俟天下之機。然後惟吾之所為。而無不如意。是故楚兵西下。良之為韓之心已興矣。楚封韓成。而良為韓之心益決矣。成王於韓而秦為

此以滅韓
之心讐楚
以讐楚之
心與漢其
欲與漢以

楚滅良之心未嘗不快其讐秦之志得行於楚也讐
秦之志既遂而復輔成以振其已頽之業非良之所
以為心者乎夫何韓成又見滅於楚而良之心以狐
則又不得已而復歸于漢嗟夫良之為韓之心至是
其益深矣當是時也楚之勢強而漢之勢弱使良也
而欲倚人以立功名則趨楚背漢似亦宜者而顧汲
汲于漢何哉是可以諒其心矣蓋韓成未立之前良
知讐秦而已矣固無心於讐楚而亦何心以與漢邪
迨夫韓成既滅于楚則始以其讐秦者而讐楚矣將

誅楚者實
其欲借漢
以報韓子
房肝胆畢
懸于此矣

欲與韓以滅楚乎而韓無可依矣將欲自立以滅楚
乎而力又有所不能矣然則舍漢而何以遂其讐楚
之志哉是故良之所以輔漢者為其足以滅楚也良
之所以有志於滅楚者為其滅韓也使楚未嘗有怨
于韓則良何心以讐楚使漢不足以滅楚則良亦何
心以與漢哉然則良之所以與漢者非為漢也為韓
也未嘗一日而忘韓則亦未嘗一日而忘楚未嘗一
日而忘楚則亦未嘗一日而忘漢漢不與則楚不滅
楚不滅則韓之讐不復良之心豈能以自已哉然則

此言良以漢兵襲羽不顧背盟之議亦其急於報韓故不得不急于興漢也

漢也者固良之所借以報韓者也。方楚漢定鴻溝之約。天下之義盟也。項羽方引兵東歸。而良使漢兵襲之。且曰養虎遺患。嗟夫方盟而即背之。人固以為不信也。欺其不意而襲之。人固以為不義也。噫良何急于興漢滅楚而不恤天下之議如此哉。無亦為韓之心勝而有所不暇恤焉耳。方其擊始皇於博浪之中。且不知有其身也。而又何天下之議足恤哉。蓋至是良之為韓之心益深且切矣。而卒未嘗少露其機焉。是故人知其為漢也。而不知其為韓也。人或知其始

此言良終始為韓之心。漢廷君臣俱無一知之者。此所謂機深而謀善耳。

此言良為韓之心不

之為韓也。而不知其終之所以為韓者。益深且切之。若是也。豈惟天下不得而知也。雖其所同事者。亦不得而知也。豈惟其所同事者。不得而知也。雖漢高亦不得而知也。是故項羽之滅也。人皆曰此漢之幸也。而良獨曰此韓之幸也。楚滅韓于其前。而韓之子孫借漢之力。以滅楚於其後。良之心至是其慰矣。是故赤松之遊。良豈無心于人世哉。蓋無心於漢。而漢人固不自知也。夫良以讐楚之志明。言于漢。似亦無不可者。而顧使之終始莫知焉。何哉。嗚呼。此良之所以

使漢人知者正所以善藏天下之機而善成天下之事者也

為韓之至而善于謀天下之事者也。蓋深於謀者不可以易洩其機而倚人以為功者尤不可不隱其謀而陰為之計。使良而言其志于漢則漢人將曰彼蓋借力于漢而收功于韓者也。其誰信之。漢人疑于其內楚人間于其外則天下之大事去矣。此良之所懼也是故隱其機焉以陰藏其為韓之志而使漢人莫我疑焉。良非善謀天下之事者與。雖狀項羽滅而赤松子遊良既無心于漢矣狀而雍齒之封太子之定。

結言其始借漢以報韓終因韓

漢高帝望見諸將相與坐沙中偶語欲相聚謀亂患之良教以先封所最怨者雍齒以安諸將心又帝欲

以報漢總之為漢而亦以為韓也

易太子良招四皓則又若惓惓于漢者何也。蓋其始也。以漢之力而為韓其終也。以韓之故而報漢則其所以為漢者亦所以為韓也。故曰智哉留侯善藏其用其知良之心哉。

邵芝南評以善謀事者貴深藏其機立意發其為韓之心始終詳悉張留侯無心事漢却被子相道破且詞氣滾滾一氣呵成文之有條理者也可堪為初

學矩矱

王陽明四皓論

四皓避秦隱于商山當時楚漢分爭却不出及張良為呂氏畫策以幣招之而出只定得一個惠帝其操持何等其功畧何等小先賢謂恐不是儒者只是智謀之士

智者立身必保終始節者自守死當益銳四皓世事

功名謝之久矣四皓東園公夏黃公角里先生綺里先生避秦俱隱商山豈有智

於前而愚於後決於中年知幾之日而昧於老成經

練之時乎且夫隱見不同二道而已固持者則輕瓢

洗耳之巢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以為汚其耳而洗之巢父問之牽牛上飲恐汚牛口達

時者則莘野南陽四皓之隱其為巢由乎抑為伊葛

首言四皓不宜以老來出處苟且殊昧見幾之哲

此言四皓隱不如巢

許出不如
伊葛而乃
為呂氏奸
人招之使
來可耻孰
其焉

此言四皓
猶然往輕

罵之君不
終事賢任
之主愧容
兩生多矣

未言留侯
詭計此皓
非真真皓
將何如建
立哉大抵
不外秦漢
間權謀術

乎將為巢由必終身不出矣將為伊葛必三聘而後
起伊尹耕莘野湯三使往聘之諸葛亮高卧南陽劉玄德三顧其草廬一使之呼承命
不暇上不足以擬莘野之重中不能為巢由之高而
下為希利無耻之行以四皓而為今日之為則必無
前日之智既有前日之智則必無今日之為况辭禮
之使主之者呂氏淫后使之者呂氏奸人呂后用張良計徵四皓以定國本特假太子虛名以致之此尤其汗顏不屑者
也其言曰陛下輕罵臣等義不辱今太子仁孝愛士
天下願為太子歿斯言誠出四皓之口則善罵之君

猶存也四皓胡為而來也哉若果為太子仁孝而出
則必事之終身也四皓胡為而去也哉兩生之不仕
漢高祖聘魯兩生出定禮樂兩生以書對叔孫通終身不出其志蓋不在小四皓
以數十年遁世之人一旦忻然聽命且將何以答天
下之望也或曰有之而恐非真乃子房為之也子房
當被劫畫計之日唯知用圯上老人黃石公命之圯橋取屨曰孺子
可教遂授設變制權之術豈暇顧父子之倫哉後學
以秘書設變制權之術豈暇顧父子之倫哉後學
又以為非真四皓者不過為商山釋慙之說四皓不
出秦漢間權謀術數之士不得志於時而托為高蹈

數者近是

以隱即出而仕漢所建上不過留侯

張良封於留

次不過

蕭何曹參等

張良蕭何韓信漢號三傑佐高帝定天下為漢家功臣第一

對君詭

激之譚闔闔遺習故智耳如曰此皓非真狀則真皓

者果何如邪

唐荆川評謂鳥盡弓藏之時正鳳飛鴻舉之日乃為

一价使命蒞止商山已等于平地矣况對君詭激賢

子抑父不過戰國策士之雄耳或云真四皓者必

不為漢出此又商山釋愧之論也

王鳳洲論漢高帝言羽翼已成

戚夫人見寵屢請帝立其子趙王帝枕席間輕許之既而悔之適商山四皓至帝顧戚夫人曰彼羽翼已成難搖動已謂帝帝假此以解前言非真為四皓屈耳

漢高帝晚年溺愛戚氏欲易太子呂后劫留侯畫策

張良封為留侯

留侯為招四皓輔之

四皓東園公夏黃公角里先生綺里先生避秦

先言四皓為留侯

皓至待太子衣冠楚楚白首皓眉

四皓對帝曰陛下慢罵臣

漢儲君若商山出子房畫等義不辱太子賢明策之功

帝指皓謂戚氏曰彼羽翼已成

難動已竟之孽不奪嫡惠帝已寧說者謂弋者何思

鴻飛冥冥歸美于四公屈身而偉子房之績云愚獨

言帝許于前而悔于后故乘四皓之來以爲已粉飾地耳

此言晉與秦俱以廢嫡立變而亡帝英慧明敏已深悔于前言之莫追即無四皓之羽翼而儲

謂帝明達主耳孽子竝嫡亂之原也帝豈無見於此哉徒以牽愛尤物衽席之間不覺以立趙王許已而隨悔其不可至不得已乃乘四皓之來徐以掩其耳而奪其所求焉耳何也太子天下本本一搖則天下從之見賈誼治安策中故晉獻貪姬之色廢太子申生驪姬欲殺申生而立奚齊獻公許之遂廢申后竝逐申生國亂數十年秦政以不早定扶蘇自使姦宗走鹿政秦始皇名始皇使太子扶蘇同將軍蒙恬監軍長城卒爲胡改轍也何以爲帝乎夫以帝英慧明敏當不至茂嫡

果誰易邪

而崇庶以帝能監秦晉故轍又不當輕廢置太子有

如奕棋狀乃今欲廢太子盈册如意盈吕后太子如意乃戚夫人所

生趙迫四老者至然後謂羽翼已成皇儲甫安獨何

與藉令四叟不來羽翼無人彼廢立將斷行與嗟夫

吾亦有以窺帝心之隱矣帝自秦鹿擒漢鼎定干戈

載戢日與粉白黛綠者酣宴遊娛戚姬尤狎昵寵顯

房燕帝于時以戚姬故而愛立趙王輕許傳位私昵

之言特吐露于醉夢間而不可禁閉耳故鍾愛私情

也立嫡國法也情不可以勝法私不可以滅公帝雖

言帝之天下得之何來而事明爲愛昏邪茲特借四皓數語以爲籠絡婦

人小子之術而已

明為愛昏當久念曰子盈嫡長無害且已告宗廟册諸青宮如意支庶得先嫡乎第業已許矣悔之不可傳之不可帝之籌于胸中蓋有萬不得已者幸四皓者侍龍於陪隼馭左右追隨似為太子張兩羽翼于是召戚姬指示之且其應對數語呶呶然若深係天下心者如上太子賢明仁孝等語俾戚后聞之必俛首念曰太子誠德厚矣何士人衆庶歸心之甚也天下願為太子死誰能易之于是帝無悔諾之嫌戚姬無愛弛之怨若狙公籠狙而賦第三四之術也不我秦之疆童邯

此言帝威能除滅秦

楚豈一日遂劫于四老徒步之言哉

言張良已窺見帝之悔心必不以天下奉一姬

等為之羽翼帝且剪之矣

廢扶蘇而立胡亥秦之羽翼帝且剪之矣

楚之

暗鳴范增諸臣羽翼其左右帝又極之矣

此言帝滅秦促楚何

有于四皓乃憚其為太子羽翼邪

曰皓雖賢強不秦暗鳴不楚武勇

謀畧不童范輩茹芝商山真隱君子流耳帝豈獨畏

之哉蓋甘為四老掣肘哉張留侯素為帝所倚任諫

則從畫則聽至易太子一節闕社稷宗廟者寧禁齒

結舌謾無一言及之且曰未可以口舌爭嗟嗟帝心

已悔之蚤矣良之知帝心亦久矣不狄帝暴起風塵

之中持三尺間關崎嶇始有此天下肯視之為薄物

結言帝不
憚諫臣而
獨憚一隱
士其所愚
戚姬者至
矣

細故以奉一姬邪。又不然。何周昌叔孫通諍之不能得。周昌曰。臣期期知其不可。不奉詔。通曰。太子天下本本。一搖柰天下何。可以天下為戲乎。乃獨于四皓上壽之頃。歡狀定儲貳于盃酒間。畧無所難。有如是邪。帝素慕四皓名。邂逅一見。或者帝訝其來。而以為真。至于羽翼一語。則帝一時警服戚氏之言也。愚故曰。帝明達主也。徒以掩其耳而奪其求耳。

汪道昆評張良招四皓羽翼大子諸名公論之詳此

捐四皓之真假獨揭帝悔心之萌故借此以有辭于愛姬而國本不搖其援本之言乎

十

劉沂東論高帝戮不忠丁公

丁公背楚存漢及天下既定自負生全之恩自楚來謁帝乃以為臣不忠而戮之以狗軍曰使後世人臣無效丁公者

嘗論漢治雜霸。余初不知其狀。及觀高帝斬丁公。狗于軍中致辟。謂其以不忠受戮。且使人臣無效之者。

首言帝純以伯道治天下雜伯二字是通篇骨子

丁公與高祖舊及事項羽數追迫帝帝謂之曰故鄉人丁公讓帝及羽曰自楚謁帝帝曰丁公為臣不忠令斬之使後世人臣無效之者有若襲齊侯責楚之故。智狀而後知。

首雜霸之治者高帝也。昔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楚子與師言明徵。其辭曰。爾貢包茅。

此言人知齊桓為伯而不知高帝為假假之一字乃春秋誅心之法

不入包裹束也禹貢荊州包匭菁茅蓋取三春之茅包最匭匣盛之以貢今楚居荊州乃此貢不入于王祭不共祭祀必束茅而灌之以酒為縮酒楚惟楚不貢茅故王祭不共無以縮酒知罪之不暇以尊王之義無所逃也今有為人之臣不忠於其君則何所逃於天地之間而不以身陷天下之大戮哉丁公之死無足追論矣朕召陵之對其義正也而仲之心則非高帝之致辟於丁公其義正也而帝之心則非胥假之而已矣齊桓假之而古今知其譎孔子曰齊桓公譎而不正高帝假之人至今以為義也此予之所不能已於論焉自劉項並興天造草昧當時

豪傑擇君而事以圖大業蓋事求可功求成而已未

可盡以君臣之禮繩之故曲逆之就項也陳平初事項羽羽不

用其計遂歸漢漢封為曲逆侯以魏太僕其就劉也自楚都尉而淮

陰韓信見項羽拜為都尉說之襲漢不聽見高帝拜上將以伐楚封為淮陰侯以楚郎中

受上將黥布自楚淮南受王禮布本姓英少家貧有相之曰當刑而王因

得黥罪故曰黥漢之所用者悉多楚之叛臣如陳平韓信黥布等皆羽之所

不能卒能仗其力以混海內當其時高帝固不疑其

不忠三臣亦未敢以不忠自疑如在楚之誚忌者誠

以擇臣於多事之日計其足辨吾事而已擇君於未

此段言漢所用之人多楚叛臣之士未嘗以不忠而罪之也

叙題處言
戮丁公者
乃帝猜忌
之端其後
日戮三臣
之禍階于
此矣

定之時。計其足輔以自見而已。此三臣所以不以去君為慚。而高帝亦不以用去君之臣為不義。迹其相遇非古之良。亦季世之良也。及天下既定。丁公負其生全之恩。自楚來謁。帝乃以為臣不忠。而戮之以徇軍。且曰。使後世無效丁公。是必在廷之臣。有丁公之人在焉。故欲為此言。以陰折其心。使之無效。以自固其天下。是而後知帝猜忌三臣者之心。未嘗忘也。但以汗馬之勞。未瞬。而帶礪之盟。方結。封爵之誓曰。黃河若帶。太山若礪。未忍遽開其相忌之隙。以自陷於寡恩。故獨為楚

此言戒臣
不忠未聞
殺戮以懼
之耳欲後
世無效丁
公而丁公
其註效者

貶帝斬丁
公之非命
法嚴如劍
戟沂東先
生得之矣

戮一丁公。以自固臣我者之心。嗚呼。吾亦聞古之人

君。有以自固其臣。未聞以殺戮懼之也。使殺戮可以

懼人臣。而固其心。則夏商之季。無叛世矣。季未也。桀紂居末世。

以殺戮是帝欲其後世之無效是也。而丁公則誰為

之效哉。吾意築壇拜禮。蕭何說高祖築壇。拜韓信為大將軍。駱乘護軍

侍官御食。貴偶王后。所以立叛亾之赤幟者。高帝也。

既自為之。卒自疑之。不欲人之效之。至於殺人以懼

之。帝之心。於是乎不直矣。使其果欲伸大義於天下

而非有已私行乎。其間則何謂拔三臣於亡命而獨

此言帝所
拔亡命皆
楚諸臣帝
既不能以
公道俾大
義而欲以
恩威播美
天下朕則
帝爲何如
毛哉

戮其宥已之丁公哉。且淮陰曲逆或猶可用。九江王
布非項氏所令以弑義帝於江中者乎。諸侯王立楚
懷王爲義帝
項羽令王布三軍縞素正名討賊而獨容其手刃者。
此帝之不能以公道行法一也。季布爲項氏將亦數
窘辱帝而不忍致之死者爲其有二心於項氏也。卒
以滕公之言赦其罪拜爵郎中。季布爲項羽將數窘
辱帝及羽滅帝求之
急匿于朱公家。朱公往見滕公曰：帝欲以一布獨不
結怨天下乎？滕公言于帝，帝赦之，拜爵郎中。獨不
聞其以不忠而受戮，此帝之不能以公道行法二也。
是故卽黥布之首逆而居功，則縞素之師無尊王之

此設難言
帝必不以
私然殺有
功之人明
矣

丁公以故
鄉不忍迫
高帝而帝
一見丁公
何其忿怒
之甚決而
斬之使暴
項者無是
心非公之

義則季布之同罪而異罰，則丁公之辟非責臣之禮。
用不測之恩施，不測之戮。天下後世以高帝爲何如
主也。或者謂其嘗以私怨購布，購之千金，罪舍匿者
三族，安知其不以待布之心待丁公哉。故一見而決
其憤，致辟而加之，罪又未可知也。此蓋甚帝之爲無
以異於暴項之列者。吾未敢遽以此斷之。朕帝之心
已爲天下後世窺見，吾知其無以自白也。夫自有天
地而仁義之道行乎其間，蓋根於人心不容泯滅者
也。而非欲以繩天下之大辟，聖人制刑有不忠之戮

之不忠即
帝之不仁
也以此言
之帝亦何
辭

此言帝假
仁假義徒
淫刑以逞
其心一五
伯之心乃
應前雜伯
之意耳

蓋公之天下可共者也。而非欲以濟一時之私怨。故古之人君。盡誠以行仁義之道。猶恐其弗感。此湯武之誓。所以柔而婉也。而况敢借此以為政刑之口實。至公以持殺戮之柄。猶慮其弗服。此周公之誅。所以盡管蔡也。而况敢濫以為酬怨者之機權。蓋假仁則害仁。假義則害義。淫刑以逞。則失刑。五伯至今為禍首。陷此失而已。論者不當愛惜丁公之死。而當原高帝之所以死。丁公之心。則於春秋畧有罪。而責備賢者之義得矣。朕帝之所以忍此者。果以為戮一人。則

千萬人懼矣。不知此言一出。慚愧在廷之臣。相忌之

隙。實開於此。人人自危矣。旋有雲夢偽遊。

祖聽張良計偽遊雲夢擒韓信元勳鼎鑊。信果逆謀。則帝之言。有二

其心。不狀則亦帝之猜忌而致其毒。一二年間韓信

反馬邑。趙相貫高謀。栢人陳豨起代地。彭越黥布盧

縮悉以叛。渙豈非高帝不測之戮。有以使之哉。其為

慮固得為深且遠哉。斷史謂此舉係漢四百年治安

之業。固未必信。朕而啟漢四百年雜霸之治者。高帝

一念之私為之也。可慨夫

結言功臣
人人自危
皆帝有以
啟之其不
能保全功
臣之机已
隱伏于此
耳

陸葵日評以丁公蒙不忠之戮實為萬世含冤此文
責帝不能公道行法雖可為丁公一肺石狀不惜
丁公之死而律帝以死丁公之心則欲以誅戮作
忠者所以啟叛階五伯之假可以誅帝之心矣

李卓吾論詞學儒臣

相如貧而好學見拔于臨邛令臨邛有卓
文君者聽琴夜奔嗣而題橋見志以詞賦
投武帝其詞學可知謂之曰
儒臣果可謂名當其實矣

論者以相如詞賦

相如字長卿慕藺相如之為
人所著有子虛游獵等賦

為千

古之絕。若非遭逢漢武亦且徒狀故曰誰為為之。孰
令聽之聽者希而為者雖工而其志不。况有天子

知而好之此相如之遭所以為大奇也嗣是而降賦

莫盛於楊雄

雄字子雲嘗著太玄經客有嘲其玄得
無尚白乎雄作解嘲西漢末王莽甚雅

雄韓愈其重之雄不知引潔

文莫尚於韓愈

昌黎謚文公唐憲
宗朝文起八代之

此篇文字
叙事布詞
如流霞如
舒錦

先言相如
善詞賦有
漢武帝好
之為大奇
遇

次段言楊
雄韓愈其
文賦不減
卒為莽大
夫云

相如而當衰因諫迎佛謫居潮陽開衡山之雲掃藍關之雪所
年無有知至澤加于民祭鱷魚而即浮于江其精誠感格如此
之者以不耳
遇武帝之英君也

數語可作
名言非深
于文者不
能得此机
軸
此言臨邛
富人無有
識相如者
而听琴知
產而目不識一丁令雖奏琴空自鼓也誰知琴心其
臨邛也臨邛富人如程鄭卓王孫等皆財傾東南之
也假使讀子虛上林又當何如也故吾謂漢武帝真
不出世之雄者非過也雖狀又有奇者方相如之客
者獨奈何寥寥至百餘年必待穆伯長而後知其好
至盛極文郁乎有斐之時也今觀愈之文亦無難讀
時取人以詩賦天子好音君臣道合賡歌迭唱可謂
狀雄已不見知于漢而愈亦不復見知于唐且其

音者獨有
卓氏一女
婦人而已

剖列賓席者衣冠濟楚一何偉也
相如客臨邛會卓
王孫王孫有女名

空自見金
救可有微
當時愛富
嫌貧之說
文君相如以琴心挑奔之抵家四壁乃買酒舍而令
大守郊迎縣令負琴卓
王孫自以為得婿晚也
空自見金而不見人但見相

此言卓氏
之奔相如
出于声應
氣求明照
類招天地
間一大奇
遇也
相如卓氏之梁鴻也使當其時卓氏如孟光
孟光梁
鴻之妻

夫婦相敬如賓每食必
舉案齊眉不敢仰視
必請於王孫吾知王孫必不
聽也嗟夫斗筭小人何足計事徒失佳偶空負良緣

不如早自決擇忍小忍而就大計易不云乎同聲相
應同氣相求同明相照同類相招雲從龍風從虎歸

結言相如
二奇在君
臣夫婦之
際幸之也
而實嘲之
也

鳳求皇安可誣也。是又一奇也。悲夫古今材士數奇者而柰之何。彼相如者獨抱二奇以遊於世。余是以感慨而私論之。未敢以語人也。

莊美若評論詞學儒臣不歷舉經世文章之士而相如所遇武帝以詞賦見重。竝以琴聲見慕于文君。詞若藻幸乎相如意實鄙其詭遇苟合殊非詞學之正。儒臣之宗讀者當會于意表。

鄭少谷論武帝不冠不見黯

漢武帝嘗稱汲黯為社稷臣。時行軍灞上坐武帳黯前奏事上不冠避入帳中使人可其奏。其見敬禮如此。他若大將軍衛青丞相公孫弘上燕見或踞廁不冠而已。

昔人有言曰：霍氏之阼自駮乘始。

宣帝初立謁見高廟大將軍霍光駮

先言以霍乘上嚴憚之。若有芒刺在背後。張安世代光駮乘天光駮乘形子從容肆體甚安。近焉及光死而宗族誅。故俗傳曰：起武帝禮霍氏之阼。自駮乘始。愚則曰：汲黯淮陽之遺。自不冠不見始。以至情不至。自駮乘始。黯為淮陽太守十年不調。卒於淮陽。何則？武帝待黯禮至而情不至也。

天下有厚之而薄者，薄之而厚者。觴酒豆肉必先諸鄉人，而後諸子弟。豈待子弟不若鄉人哉？蓋鄉人與

次段以武帝待黠有鄉人之敬而之子弟之愛立論最為切當

此段言帝為敬黠而輕青與弘者非惟不知帝抑且不知黠

我疎者也。禮至而情不至也。子弟與我親者也。情至而禮不至也。故鄉人之敬不終日而子弟之愛可以終其身。黠於武帝徒得其鄉人之敬而不獲其子弟之愛其敬烏得而不替哉。夫禮固臣之所望于君者。也有時而不愛其禮者不容于偽為也。禮而偽為能無窮乎。世之愛者有曰不冠者褻也必冠者禮也。帝之于黠不冠不見若在所禮矣。况帝之待大將軍則踞廁。音側謂床邊側耳。踞廁者輕之也。待丞相則不冠。槩之于此又殊禮也。帝何負于黠邪。噫非唯不知帝抑不知黠也。

此段言黠以慝直釀畏忌之端帝之不見者乃貌敬而心實睽之耳

夫人情有所忌而畏生焉。有所畏而敬生焉。敬生于畏且忌而使君不吾疑者未之有且黠何忌于帝邪。忌之初生也。黠之慝也。夫帝之多欲其腹心之疾所自諱也。黠不之諱而故暴之。武帝方招文學儒者黠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怒退謂左右曰甚矣黠之慝也。且愛一公孫子既欲斥之。嘗廷詰公孫弘曰齊人多詐而無情實始與臣等建此議今皆倍之不忠又嘗曰弘位三公俸祿甚多朕為布被此詐也。愛一刀筆吏又欲斥之。張湯時為廷尉黠數責張湯於上前嘗與湯議論不合忿罵曰天下謂刀筆吏不可為公卿果朕必黠與二子之心睽而帝又與黠之心睽矣不得湯也。

此段言青與弘俱大見用而黜反有淮陽之遣見帝不冠不見之初心可覘矣

于君之心而惟禮之拘安知其非貌焉已邪故不冠不見非敬黜也陰懷猜忌而陽浮與之修飾邊幅之小廉而非握手撫背之真情也設立防畛之曲謹而非慷慨歌呼之雅意也不厭淮陽之遣胡為乎來哉又否則大將軍黜為之矣何必青也丞相黜為之矣何必弘也向使移待青者以待黜雖踞廁可也淮陽必不遣移待弘者以待黜雖不冠可也淮陽亦不遣吾獨怪夫素所褻慢之臣如此而將如此而相而素所敬畏之臣所尊非所用所用非所寵至是而帝之

結言無實而虛敬不如簡率而真用意最婉切

心見矣。朕則臣之于君。果願其冠而敬邪。抑願其不冠而簡邪。簡不如敬固也。與其敬焉而無實。毋寧簡焉而情真。無實則不可以為繼。而情之真者。愛之真也。臣亦何利于君之為貌。而自取其薄乎。故曰淮陽之遣。自不冠不見始。

錢抑之評黯初見帝遂謂其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又

廷詰公孫弘謂齊人多詐無實又忿罵張湯刀筆

吏不可為公卿皆觴帝忌諱不冠不見畏之也非

敬也淮陽之遣兆于此矣論者以帝為禮厚于黯

何不思大將軍之擢丞相之陞果在不冠不見之
人否

錢麗屏論司馬遷

遷漢史也因辯白李陵而下腐刑諸交遊
無一代贖者遂發憤著史記作列傳有曰
長貧賤而驕語仁義亦足羞也世輒
以太史公為慕富貴而厭貧賤云云

拘學或抱咫尺之義游俠展卷而詫音姪曰謬矣太

史公言也貧賤士之所恒有者夫貧賤誠何足羞乃

解之者曰太史公鬱於窮愁無厚貲財無顯秩以當

千世當世亦無援者以故一斥不振而不得已卷其

磊石不魄平貌無聊之氣一寫之乎文章乃謂貧賤足羞

云於乎益有激云爾也而愚曰唯唯謙否否不貧賤

先借說人
多鮮解太
史公羞貧
賤之意或
亦謂其有
激而著作
爾

說個貧賤
于勢貧賤
于賄貧賤
于名此三
者世俗之
所謂貧賤
誠可羞邪

而果如太史公所厭薄也。貧賤豈誠不足羞也。彼夫

寵鈞董石。權歷梁竇。董賢石顯梁冀竇憲並威權赫奕者吐嗽雨雲而

呼吸霜露者。文選云吐嗽與雲雨呼吸下霜露註與雲雨謂恩澤也下霜露謂威刑也則

靡不望影星奔。藉嚮川鶩。文選云藉藉也摩肌曼骨。自托戚知。此

其貧賤于勢一。乃若富埒陰鄧。陰識貨雄程卓。程鄭卓氏

藏金穴。光武常賜郭况累金而擅銅陵。文帝賜鄧通蜀道銅山令

得鑄錢由是鄧氏之錢滿天下。則有繩樞半菽之士。繩樞以繩為戶

菽不飽此貧困之士絕。露玉笋之餘瀝。玉笋觴也餘瀝幾杯也求

其幾杯。以為飲。分鴈鷺之稻梁。君雁鷺有稻梁此言求其養

鴈鷺之粟。以為食耳。此其貧賤于賄。二至于脣吻能為雌黃。古

作字有訛。即以雌黃改之。王衍善談玄。能變亂是非。時號口中雌黃。月旦噓為朱紫。東漢

許子將評論鄉黨人物。每月旦輒加評題。故汝南有月旦評。朱紫即真似之辭也。于是乎輻

輳輻輳。望其餘論。文選云板其鱗求顧盼而倍

價。客有鬻馬不售者請伯樂顧之伯樂已去復顧一朝而馬價增倍希剪。音拂音以

長鳴。騏驥駕塩車於峻阪遷延不進伯樂哀此其貧而幕之驥躍狀長鳴以伯樂為知己也

賤於名。三夫貧賤等耳。貧賤而道德足。榮母事于勢

貧賤而文采足。富母事於賄。貧賤而令聞足。童母事

於名。積能潔行如是而久孤於世。史記今拘學或抱咫尺之義久孤於

應轉言其

道德崇文

童富令聞

彰果何有

貧賤哉

此正言太史公之羞貧賤者羞于若穴之士無奇行以表于世耳

此又言其贊美夷齊則其羞不在貧賤可知矣

世貧賤又奚足羞惟其所謂貧且賤者董董焉歎於勢空之于賄下名而已也猶狀擁其泉石隱山以自誇詡吾且見其蘄寵而潰防不則沈昧以蔽音茂行音汚不則博聲以赴時而行能一無所表見于世斯真貧賤也者太史公之羞之蓋為千古若輩一洒而世之砥節修行谷藏川臨者方藉以吐氣得伸其氣抑又何過哉夷齊窮餓謂貧且賤非邪太史公欣豔之為濁世清士聲施無窮與孔子民到于今稱之之說若合符契太史公豈真羞貧賤者哉觀其言曰無巖處奇士之

士

結言太史公雖有激而言總難為拘儒曲士諒也一轉文法便見闕闕

行而長貧賤亦足羞也此句出貨殖傳此其意昭狀觀矣余悲世俗不察而猥以羞貧賤為太史公不滿不滿意自非深思其意固難為淺見寡聞道也句出太史公五帝贊於乎富者得勢益彰失勢則客無所之以而不樂此句出貨殖傳之二語者摹寫其平生所遭甚肖而感情窮愁之致鳴其不平則謂之有激云亦可

錢抑之評太史公意以若穴之士貴有奇行不宜以

貧賤故中間叙道德之榮榮于千乘文章之富富

于萬鐘令聞之彰彰于文繡此等議論果何有于

貧賤果何有于羞貧賤貧賤而果爲足羞則夷齊
傳謂宜鄙不錄胡表其聲施後世哉說者謂其有
激于家貧莫贖此淺之乎觀太史公此論遂可爲
千載知已

葉臺山論汲黯卜式質直

西漢史班固贊云漢世得人于茲爲甚歷
當代名臣至質直則以汲黯卜式並稱論
者不無
低昂焉

起句叙事
處筆力甚
佳文有定
体

昔司馬子長之作史記列傳也以賈生續屈平之後
而附三騶田駢之屬於孟軻雖年代遼邈人品不同

然有深意焉

屈賈同傳者以二子皆不能盡展所長
故也先傳孟軻以冠襖下諸儒是其尊

首段以司
馬遷擬汲
黯于鄭莊
處

予輒嘉之曰遷誠良史也已第以汲黯與鄭莊

形起班固
作史以黯
與卜式並
稱質直均

同贊

按汲黯行賔不同而猶意氣相合其廢也
賔客並落故大史公合爲一傳以摹寫之則予

所不解何者長孺任直

長孺汲
黯字

不能容人之過當時

為淺之乎
知賈葉先
主之論可
深知二子
之玄旨矣

次段言班
不及馬自
有定評矣

好客鄭莊字能推人之賢夫樂善疾不善一途也遷當時

合而贊之似矣予以為黯之疾惡古之遺直也莊之

推賢好名之人也合而贊之遷亦淺知乎黯者也詎

意孟堅作史乃至以黯與卜式並稱質直嗟夫陋益

甚矣蓋莊即非黯倚要不失為賢豪長者若式則子

長所不屑為傳者而固顧躋之於黯班固字班不逮

馬此一證也且質直之名唐虞之際未起也其昉於

商周之未造乎蓋龍逢以殺身顯瞿山地裂及泉桀

諫者皆殺之闕龍逢曰君用財若無窮殺人若不比

勝民惟恐君之後亡矣蓋少悛焉桀怒因而殺之

干以剖心顯比干見紂淫佚陳國家將亡之徵紂怒

竅信有之乎殺曰比干自以為聖人吾聞聖人心有七

史魚以尸諫顯史魚病且死謂其子

玉退彌子瑕死不當成禮置尸北堂足矣及死靈公

往吊問其故而子以父言對公曰死且不懈又以尸

諫可謂忠矣乃以伯屈原楚之諸公

玉為卿而退子瑕子也仕楚懷王

為三閭大夫上官靳尚譖毀之王乃疎屈原原不

忍久居濁世乃作懷沙賦而懷石投汨羅江以死

焦以脫衣諫顯秦太后與嫪毐私通事覺嫪毐伏誅

王遷太后于雍諫者輒死茅焦諫王

欲烹之焦徐曰陛下有狂悖之行而不自知邪車裂

假父囊撲二弟遷母于雍殘戮諫士令天下聞之無

向秦者臣竊為陛下危之言訖乃於是乎天下乃始

解衣伏質王下殿接之迎太后歸有直之名是必天植其性毋以有已而無一毫矯詐

此段叙古
以質直著
名者皆出
于性成非
可與偽為
干譽者同
日語也

以魚目夜
光譬喻何
等婉切

此段言黠
式同直諱
武帝迹相
類而心迥

別狀論二
子者則不
為心迹所
混方得真
人物矣

隴廉孟姬
之語深愧
班固之知
卜式也

沽直於其間者。然後可以稱是名。苟不責其實。而惟

迹之狗。曰其能批逆鱗。是質直也。曰其能伏鑕闕下。

是質直也。是何混魚目夜光。而光似珠。而同謂之珠羣欵。

段駑馬織離良馬而址為之駿。其不取哂于周客。周人識燕石非

玉致嘆于方甄也。九方甄善相馬無幾矣。且人主之威非前

雷霆也。其勢非直萬鈞也。賈山至言而武帝又非從諫弗

貳之主也。舉朝三緘。孔子入周廟見金人三緘其口曰此古之慎言人也若仗

馬之戢於不鳴。唐李林甫專權明召諫官謂曰金明主在上鳥用多言諸君不見立仗馬

乎食三品料一鳴輒斥去悔之何及。賾獨面折廷諍。式亦因事納忠。質

直之風。後先相望。以之址名。誰云不稱。殊不知名相

似而實則非。迹相類而心則否。不可不辯也。宿莽菜

綠音施施音施不可以同林而植。咸池濮上。咸池黃帝樂名濮上衛淫樂

不可以同堂而奏。隴廉孟姬。隴廉醜女孟姬美女不可以同室

而居。何也。實不同也。是以聞達之辯。仲尼慎之心迹

之判。文中嚴焉。魏徵問聖人憂疑否文中子曰天下皆憂疑吾獨不憂疑乎退謂董常曰

樂天知命吾何憂。窮理盡性吾何疑。常曰子亦二言乎。曰徵所問者迹也。吾告汝者心也。心迹之判久矣。

彼聖賢豈故過為之防哉。良懼夫贗音鴈真混而世

人莫之覺也。噫。知此則二子之人物。可得而論矣。彼

汲黯何如人也。好學任俠，內行修潔，任氣節，好直諫。

常慕傅相袁盎之為人。也。汲黯傳傳相嘗為孝王將，素伉直，袁盎楚人數直諫。

不得久，故多欲之規。天下不以爲許。武帝方招文學，儒者謂黯曰：吾

居云云。黯曰：陛下內多慾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帝悅。積薪之喻。天下不

以爲非。始黯列爲九卿，而公孫弘、張湯爲小吏，及弘、湯稍益貴，與黯同位，黯褊心，不能無少望，見

上曰：陛下用羣臣如積薪，耳。後來者居上，上默然。輕越人之爭，重天子之使

天下又莫不以爲然。東越相攻，上使黯往視之，不至，越至吳，還報曰：越人相攻，固其

俗，然不足以辱天子之使。出入禁闥之請。上拜黯爲淮陽太守，黯

爲中郎，出入禁闥，補輕殺賢才之諫。上性嚴峻，羣臣或少犯法，卽按

過拾遺臣之願也。

誅汲黯諫曰：陛下求賢甚勞，未盡其用，輒以何其忠

也。廷論魏其之無罪。灌夫得罪于武安侯魏其，侯力救之，且言魏其非有大惡，爭杯

酒不足引他過，以誅汲黯是魏其。豫戒李息以盡言。

數語則葉公誠黯之知己也。黯將之淮陽，謂李息曰：黯棄逐居郡，不得與朝廷議矣。御史大夫張湯內懷詐，以郅主心，外挾賊吏，以爲

威重，公列九卿，不早言與之俱受戮矣。息不敢言及湯敗，上抵息罪。何其正也。武安侯

至貴，倨未嘗拜嘗揖之。時太后弟武安侯爲丞相，中

大將軍至尊重也。與抗禮爲揖客。大將軍

青既益尊，姊爲皇后，狀黯與抗禮，長揖不拜，曰：大將軍有揖客，反不重邪。何其操也。駁神

馬之歌，所以尊宗廟。上得神馬于涇，注水中，次以爲歌。汲黯曰：王者作樂，上以承祖

歷叙黯生平不屈立，朝正直其品格誠有大過人者，以此而稱爲質直其始可于古君子中求之乎。

何其忠也，何其正也。數語則葉公誠黯之知己也。

極意描畫，真奏人眼見。

文法重疊
詞氣瀟灑
有莊生風
致非公手
作何能到
此

宗下以化兆民今陛下得馬詩以為歌協于宗廟先帝百姓豈能知其音邪上默狀不悅難渾邪之迎所以厚蒼生匈奴渾邪王降漢發車二萬乘迎

馬不具上怒欲斬長安令汲黯曰長安令無罪獨斬臣黯民乃肯出馬且匈奴叛其王而降漢何至疲敝

中國以事夷狄何其識也過河南也則仗節開倉黯

河南河南貧人傷水旱萬餘家至父子相食黯以便宜持節發河南倉粟以賑貧民及歸請伏矯制之罪

上賢而治東海也則惟責大指黯為東海太守其治責大指而已不苛小

歲餘東海大治拜內史而無廢事之失為右太史數歲官事不失守淮陽

而有卧治之聲拜黯為淮陽太守不受印上曰君薄相得吾獨得君之何其才也有臣如黯所謂質直非

重亂而治之耳

邪環視漢廷誰堪仲伯若上式者果其人哉式本布

衣牧畜山澤間天子未始知名公卿未始論薦式也

窺人主有好利之心則輸財以自見上式數輸財縣官以助邊且曰

天子誅匈奴愚以謂賢者且死于邊有時者宜輸委如此而匈奴可殄滅矣援人主有喜

功之心則願助攻越以父子死之南越反上式上書請父子與齊習艇

者往死此不情之事不軌之臣良有如公孫次卿之

所訾者弘字次卿帝也不察顧以式終長者官之爵之詔

稱揚之借以風天下不數歲而拜之御史大夫上以

助邊事問公孫弘弘曰此非人情不軌不可以為化上以式終長者欲尊顯以風百姓乃召拜式為中郎

此段言式
以窺伺主
心見投驟
拜官爵適
遂好矣

公以不情
之事不軌
之臣貶上
式使式若
在世何顏
見公乎

賜爵左庶長未幾擢為齊太傅又賜爵開內侯至是復以式為御史大夫其取償奚啻千百者式之奸心遂矣始願酬矣又懼乎天下之不吾

直也於是建白塩鉄病民美船病商式言郡國多不便縣官作塩鉄

苦惡價貴或強令民買之而船有美尚者少物貴上由是不悅上式且請烹弘羊以謝

天下桑弘羊置平準于京師都受天下委輸盡籠其貨物是時天旱求雨式曰縣官當食租衣租而

已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肆販物求利烹弘羊天乃雨夫式之在位不為不久矣

國是之當論列不為不多矣天子待之不為不嘉矣

今也為郎不言為令不言為諸侯王相不言必待爵

之侯列之九卿而後言此心也矯詐沽直之心也以

此段言式以矯直欺人不可謂質直與黜齊名也

為郎不言數句描畫精巧上式在位可不愧心班固

與之同贊深不知人

此段言式與黯直膺自不可掩引喻最妙

貶卜式之短稱沒黯之長公之論過于班生也深矣

斯人而名質直質直乎否邪以斯人而與黯齊名齊名乎否邪人有得山鷄者其鳴鳳也其文采鳳也而曰鳳鬻于市價值金山鷄之被厚名而索高價也

能不愧于心乎真鳳過之能不掩口而胡盧乎周客見燕

石非玉俛首掩口胡盧而去故謂掩口笑曰胡盧式之于黯也吾恐其有山

鷄之愧矣且長孺之在當時也豈徒稱質直乎守城

深堅賁育莫奪莊助推之矣上問莊助曰汲黯何如人助曰使黯任職居官

無以踰人朕至其輔少主守城深堅招之守節死義

不惑以非劉安憚之矣淮南王劉安謀反憚黯好直諫守節死義難惑以非至說

丞相弘曰如武帳不冠輒可其奏至以社稷臣目之

此段更進發蒙振落耳武帝敬且信之矣上嘗坐武帳中黯前奏事上不冠

黯為古今第一名流敬且信之黯雖不登三事常伯常任準人曰三事有

不但以質敬禮如此上嘗曰古有夫同列推之侯王憚之天子

直見稱耳法之有司曰準人藉第令不即死則周公之圖不

在子孟而在長孺子孟霍光字太子弗陵年稚母少

賜霍光使若式之貶秩而代以倪寬也豈直以不習

文章故哉式請罷鹽鐵上由是不悅式明年當封禪

班固不知帝至是蓋覺其實為厚利顯為名高而厭且

卜式也

薄之矣則二子之人品帝知之漢廷知之天下後世

知之而固何未之知也夫樊噲為伍上將耻之高祖

韓信為淮陰侯信羞韓非同傳俊士慝音辱焉論者

與灌絳噲等為伍史公不宜以老黯而與式齊名式之幸黯之羞也昔

子與韓非同傳優孟為孫叔敖衣冠抵掌笑語久而像之楚王置酒

孟前為壽以為敖復生也遽欲相之優孟為孫叔敖

歲餘像孫叔敖楚王左右不能別也莊王置酒優孟

前為壽莊王大驚以為孫叔敖復生也欲以為相優

孟曰楚相不足為也如叔敖為相持廉至死今妻子

此段言黯必羞典式並稱而固之品騰自不及司馬遷矣

此段代式
固護乃文
字抑揚法
亦是取節
意處

一褒一貶
懸合義理
讀此不惟
見公之賢
而文字亦
卓雅

直優孟也。固亦楚王之見耳。世謂班不逮馬誠狀哉。

雖狀人固不易知。知人亦未易。式未可少。而固亦未

可盡非也。觀式之隨牧蓄番。輒分昆弟。其廉讓如此。

式有弟式以田宅財物悉與之。自取百半入山牧十

餘年年以千數置田宅而弟產破盡式輒復分與之。

牧民治民之論鑿鑿可聽。其通達又如此。式初牧牛

帝善之式曰非獨元朔以後元鼎以前敢言之臣長

孺外。式實白眉則謂之質直也。亦宜。况以好殺如武

皇。即主父偃輩皆謀議親臣而卒不保。式得歸老故

山。竟以壽終。固蓋幸之也。噫。杜張酷吏也。以其子故

恕之。杜周之子名延年上式非純臣也。以其直故錄

之。恕杜張所以勸天下之為子。錄上式所以勸天下

之為臣。若孟堅者。其可謂得史氏勸懲之微權也已。

班亦良史臣哉。

魏浣初評長孺招不來麾不去誠所稱古社稷臣也

求之西漢人物中董仲舒庶幾伯仲鄭當時擬之

猶差况陰陽人主如卜式者乎此論詳稽定案堪

為長孺千載知己

結言班之
直式是恕
杜張之意
亦良史語
轉喚極佳

胡遜齋功臣學士論

漢宣帝圖畫功臣於麒麟閣特屈子卿以誇示夷狄為不公唐太宗為藩王登學士瀛州而列敬宗於中為植黨二君表表史冊一得一失使後世不能無遺論焉

臣之以名聞者當究其節義士之以學稱者當究其

德行屈蘇武於麟閣之末麟閣之謬也置敬宗於瀛

州之列瀛州之玷也子卿各列功臣之末論者謂帝威服外夷敬宗諂佞太宗亦屬

學士之為二君者事雖公而心則私難遠後世之公

論矣漢宣之畫麟閣者十一人博陸侯以定策功居

首霍光封為博陸侯在麒麟閣中稱官不名以其有大功也或曰子卿之言如是

先言麒麟

閣不以節

義為首瀛

州館不以

德行為先

均之未合

公論

此駁漢宣

獨尊霍光

且曰論若

誇夷狄何
不屈趙克
國于下若
全內治經
術之臣則
黃霸寺之
賢何不願
其列此所
以為麟閣
之謬也

此貶太宗
為藩王時
不宜置學
館延賓客
以收人才

節如是。帝特屈之。以示夷狄。使知于子卿之上者。尚
多也。此言儒者之臆說耳。彼克國者。非有名於夷狄
者乎。何不屈之下也。使帝真有意名臣。而以公心處
之。則如黃霸之治郡。夏侯勝之明經。于定國之治獄。
亦皆名聞一時。曾不少廁其列。何哉。吾固曰。屈子卿
於麟國之末。麟國之謬也。乃若武德四年。太宗秦藩
王耳。武德唐高祖年號高祖交通豪傑。私植黨與。豈
其職分。置官屬。開學館。升儲之漸也。儲位既正。受禪
之基也。太宗俱假以恩寵。特欲深結其心。俾樂為我

為取大位
計使學士
果講明倫
先德行而
後文藝則
建成元吉
可以無殺
而敬宗亦
不玷瀛州
之美也

用。豈其有意於文學哉。况帝王之學。豈若經生學士
區區於著書之言。呻其佔俾而已乎。若諸賢果精於
講論。則建成元吉之死。建成元吉年立太宗謀誅之
兵玄武門射建成元誠可自附於周公之誅。管蔡否
吉殺之喋血禁門也。使太宗誠有意於文學。則先德行後文藝。如敬宗
父死。舞蹈求生。而女嫁蠻酋。是奸邪之雄者。屏之可
也。史稱太宗之於敬宗。聞其名而召之。是知太宗之
所以收人才。自輔者。特欲取一時虛譽之士。掠美緣
飾。為取大位計耳。吾故曰。置敬宗於瀛州之列。瀛州

結言漢唐
左右講論
之功後世
不及乃前
派烟瀾之
勢

之玷也。雖然漢宣勵精為治綜核名實中興諸臣左
右之功居多。太宗百戰之餘未遑他務急急於學館
之開。諸賢講論之功亦不少。言漢宣帝麟閣圖畫未
為甚失太宗背公植黨
皆因推亦同氣之功後世之君亦不易及也哉。
孔貞運評子卿丁年奉使皓首而歸節義冠古今解
者乃謂置功臣之未隱然示外夷以虎豹在山之
勢此掩耳盜鈴之說也。敬宗父死舞蹈女嫁蠻酋
乃奸邪之雄太宗虛召用以至弒兄爭位學士講
學之功安在哉

王元美論周亞夫

周亞夫營軍細柳文帝勞軍先驅曰天子
至士曰軍中只聽將軍令不聞天子詔以
功封條侯為丞相三歲而下獄論者謂周
亞夫無罪死以得帝刻落少恩所致也

漢將能持重決勝無如條侯周亞夫其為相侃侃識
大體賢於申屠嘉遠矣。父勃亦不如也。然而亞夫之

下獄其禍不在於持后兄益侯封而不在於抹梁始夫

梁天子之介弟也。而太后愛子也。其左右習於口必

能為百端以讒人而使之信。而自太后入讒必能深

中帝之諱而不使人覺。毋亦以條侯畏七國重誅梁

獨創門戶
大暢議論
蓋不呈世
網者
此言亞夫
下獄其禍
在不抹梁
始乃全篇
大王意在
此一語為
後世案証

此言譏亞夫以不救梁爲嘗敵

不煩余力傾注如流

此言亞夫

有功不封而彼劣者

反封之此言亞夫

之遷非帝中心誠朕

此言帝素

不滿亞夫

以嘗之而爲向背地進邪。不朕破吳楚亞夫功最大。

不益封。卽諸將亦無封者。而梁王以拒吳。江都王以

請封吳。俱賜天子旌旄。出入警蹕。警形肅也。蹕止行人也。竇大

將軍監滎陽兵封。桀太常布從下齊趙封。彼其論計

勲籍。寧能一二埒也。等亞夫也。太尉之遷丞相亦以貴

極無所踰。且中外歸之耳。非必帝心內善之也。又不

朕爲丞相三歲而下獄。下獄不食數日而死。帝無毫

髮留意者。豈一朝一夕之故也。夫以晁大夫周丞相

臨江王皆帝之股肱肺腑骨肉。一旦而棄之。若承蜩

此言帝之

少恩

結更峻勁

奇偉詞壇

再無兩矣

帝真少恩哉。藉令其勞細柳軍。亞夫且坐。杆詔大不

敬誅矣。安望其貽之後也。

吳因之評亞夫獄中之死。誠冤矣哉。論者以爲罪在

持后兄元美先生獨以爲禍在不抹梁。始觀其破

吳楚莫大之功。竟以丞相卒。且下獄不食。帝毫不

動意。此可窺刻薄少恩之隱衷矣。未引勞軍細柳

一段。結之卓絕千古。堪令庸君舌結矣。

顧涇陽論龔勃海

漢宣之時盜賊蜂起吏不能弭因拜龔遂為渤海太守遂躬行節儉勸課農桑化行俗移賣劍買牛未幾遷為水衡都尉則赤子不復弄兵于橫池矣

首泛言善治民者在握機以移風易俗上

時之多亂民也俗之浸淫使之也善治者握其轉移之機而後可以齊未俗可以戡大亂夫民之愛其生

在上之人

甚矣豈不欲日陶陶焉

陶陶樂意

握其本業

農業也

以相嘔

不化民民亦終為亂而已矣

相靡顧夫俗之所趨有遁于末流技俗

商賈技巧及游手游食之人

不可復制者而上之人又無以轉移之則固無

以保其相生以還其相嘔相靡之道已矣民若之何

此有後刑
罰先教化
之意民之
望風易志
皆以善治
之耳

此言遂治
勃海似乎
以教民弭
地之原隰

不互相凌軋以恣睢恣睢怒攘臂奮于大塊內也善

治者悼斯民背馳之如彼音通司牧者失教之如

此于是一切罷其斬伐法之繩民如斧斤而顛

顛焉務為煦音富嫗覆育皆撫以勞來而率化民亦且

旁皇顧望風走響赴瞻依歸而一聽于吾志之所動

吾以是知斯民之果可以教易而斬伐之道果不可

以待天下也史稱龔少卿治勃海遂字其息盜無他

長大都銳意田農樹畜富民足食云說者曰相高下

相視也高下肥土之序五種黍稷豆麻麥觀其

盜之事分
而為兩之
說

休六畜養使教氓之事修獻命道之審誅罰齊之廣

人徒多置士卒胥知乘白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

則謂之甸出長轂一乘車一乘每一乘又有甲為甸亦謂之乘以其治田遇盜

之事是兩者不可同日語也故夫民方逞其鷙悍難

使之氣以睥睨跋望雄行角出皆鷙悍而吾循循焉

把其所謂撲力寡能者以調其心服其氣而欲聳動

其志是猶無鑄銜音厥策而御駢音悍馬也鑄銜口中

雞子中黃所以制馬口也糜策鞭策也龔氏之治毋亦迂與其盜止民

愉幸也噫是大不厭嘗攷漢史謂齊俗好末技不用

又言遂治
法為迂亦
文家正題
反起欲揚
先抑法

此言齊俗
競趨末巧
吏惟執法
馭民不知
教民是以
亂治亂也

作而勃海郡界其間人民孳茂而不揆蓋參音後國之

俗也是故博徒游俠則丁壯而不耕好博奕專事推

埋鼓鑄則當年而不耨推殺人而埋之則鉄治為業故不耨當年當丁壯之年也

瞋目語難則缺士之為尊欲闢之時怒目而以語相詰故尊劍客缺音結劍也

駢肩結轂則收峻為之賤結車騎以遊諸侯故身日

積技室日積貧民日積巧地日積瘠荀子富喬詰小

吏喬詰音矯結喬且置其楞音腹銷饑者而重其所

謂浚膏剝脂者我太祖遊一廢寺壁間畫一布袋僧

收拾都將一袋藏畢竟有收還有散放寬些兒又何妨蓋諷政尚嚴猛故也然則吏不教民農而徒刻法

刻誅果有如僧所譏者民安得不振目振腕拊膺頓足驚蓬蒲

澤而馮山海驚戎馬而亂潢池也潢汗行潦噫民惟

不農吏惟不知教民農故至此脫欲裕民止盜非驅

之于農而儻儻音但猶削法刻誅也其誰與我水方

壞堤漂石障其流而衝愈甚鳥方駭而驚執彈而招

之而駭愈急故欲已衝而止駭莫若塞源而奠巢也

欲綏氓而已盜莫若邵農而足食也龔氏于此固已

私憂而熟計之矣其言于朝曰海濱遐遠民困于饑

寒而吏不恤初召見時問何以治渤海息其盜賊遂對曰海濱云云故使陛下赤子盜弄陛下

此段設喻
宜驅民于
農而以裕
民為止盜
之方乃一
篇大主意
在此

盜賊起于黃池中耳。貧窮遂私憂熟計惟導民務本禁民逐末歷歷治績俱見風移俗裕之速堪稱古循吏矣。

下之兵於味是言也豈不惡卓鷲威猛樂呵音虛濡仁而

犁狀知桑農衣食外天下無弭盜法哉是故郡兵則

罷龔遂至渤海界郡聞新太守至發兵以迎遂皆遣還捕吏則省移書檄屬縣悉罷逐捕盜持鉤鉏

者為良業農器者為馴出令曰諸持鉤鉏田器者皆為良民吏毋得問持兵者乃

長劍短後者禁短後衣之不擔者垂冠曼胡者裂垂冠不高其冠

狀後倉廩賑貸以時發盜賊聞遂教令即時解散遂乃

狀後菲菜籩榆以時蓄令民口種一樹榆百本籩五十本菽一畦

狀後雞豚牛犢一切而剗車載滿一車狀後驛

剛北赤緹牛別一而成種生育與母分別各成種類狀後五谷以

澤量言蒲澤也猶谷量車馬然然後六畜若烟海遠望如烟之技

者農巧者椎佚者勤饑者飽寒者溫其响音嘔許讀嫗音啾音啾音

蓋三代以還吏治稱以富蓄積民者音芻芻音寡儔焉音

夫其猾賊任威弗如濟南寧成猾賊任威稍辯校椎

擊弗如鄴郡西門豹為鄴郡太守發奸撻伏弗如

頹川趙廣漢守頹川迺脩狀使濱海遐取頹銷其盜

竊癘夷之習而進之累世田里桑麻之樂尸而祝之

此言渤海德化不獨冠於任威西門廣漢等即管夷吾治齊不

是過矣

述古其棠
之訟田疇
之歌不槩
見于今不
謂少卿接
踵而嬗美
之

社而稷之尸祝社稷只是敬祀之意至易世而民戴德弗怠朕則

吏誠不在見奇標異而必德薄惠流之為上也且嘗

周覽上世益有感于少卿召南國非古今所稱聖牧

邪暴遠野聽斷隴畝召伯觀風俗或舍其棠樹下以聽訟沒身而民

弗翦所芟矣後人思其德愛其樹而不忍傷作詩云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芟芟者止

於其下以自蔽猶草舍也國僑鄭之良大夫也迺田疇之植萃朕

聲施下里焉鄭民歌云我有田疇子產植之下里鄉民里閭之二君子其總

理人羣述宣王德曷嘗不以農事先吾獨恠夫輓近

世之參參也寂寂罕見吾又喜夫參參中有龔少卿也雖

此言其優

朕少卿信良矣其治郡吾無訾矣此言議也迺水衡職山

于勃海而

澤也按漢書上以遂年老不任公卿拜為水衡都尉以稟顯之遂云水衡典上林禁苑其張官館為

非其才智

宗廟取牲官職親近上甚重之竟不能使海內富蓄較若一郡豈其

不及乃以

智不出于四境神不能周乎寰宇哉遇使之也宜皇

推舉不投

帝好綜名不務核實而少卿老成樵樸即燁朕耀視

合主上故

聽不為也此其所繇難遇合矣治一郡則專任經

也

天下則掣又掣治效之有竟有不竟宜也使少卿在

結言少卿

文景朝其富國當不在管子計朕下管仲設輕重九府而齊富貴強

有富國之

後越用此策修之十年國富兵強卒以報吳庶幾哉民有廖乎而惜乎所

遇之非所才也

耿初伺評觀少卿渤海治狀大抵左農桑而右末技
先富民而後弭盜此論中述齊俗淫靡處不減李
于麟序青州文更叙渤海教化大行處不遜天下
才內政何宣帝綜名不核實卒令其不竟于水衡
傷哉惜哉

李九我論其延壽陳湯矯制滅單于

鄧支單于自以國大戰勝困辱漢使不奉
詔又侵陵烏孫大宛都護其延壽副校尉
陳湯恐為西域患乃矯制發屯田吏
士直抵城下燒剽單于創死無數

首設言士
有所制而
不得立功
邊疆皆持
議者執法
之過

夫士之所以不得展布其四體而天下之事往往無
成者亦持議者之苛也。凡事幾之來也不可逆睹而
其去也不能須臾也。于斯之際自非越拘攣之見以
便宜行事則不足以有功。惟其冒狀為之而無功也。
狀後無辭于天下。乃功立矣。而持議者猶挾文法從
旁譙譏之。洗垢而索其疵。吹毛而求其疵。則與功之

次段言其能乘時應變不可坐失事機二子之建議誠非常之切

臣何賴焉。郅支固殺漢使者。至不敬也。中國之于夷狄。絕不使通。則亦已矣。既已使通。而戮辱吾使。耻孰大焉。亟之則損威。討之則勤民。有能因利乘便。設奇勝。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可以雪中朝之詬。寒羶裘之胆。此固英主之所拊髀而求。志士之所抵掌而快也。彼其不請而發。亦勢狀耳。延壽欲奏請陳湯以為朝廷必沮其請乃先發後聞絕域之表。數千里外。功伐在俄頃。而機會變斯須。緩則誤動。則泄。古人云。臨道躊躇。坐失千里。即請而得也。事已石矣。况不必得乎。以縣馘音藁街告祠郊廟。

之日。

二人將郅支及名王之首送京師縣藁街十日乃告祠郊廟赦天下

而媒孽其短

者。猶比肩而立。况欲取進。止于公車。候節制于塞外。

非常之功。庸主所惧。其不為道旁舍者無幾矣。

諺云作舍

道旁三年不成

古之命將者曰。闡以外。將軍制之。都護校尉

之受命而之西域。西域之事。亦彼制之矣。機權隨其

伸縮。而不從中受也。部衆聽其指揮。而不從中掣也。

使即發其所部。則何矯之有。以其發諸國兵。及屯因

吏士。而始不免于矯也。狀而不矯。則不可發。不發則

所部少而不足以得郅支矣。法之罪矯也。恐天下廢

此段引古之命將者以明二子之非矯制且矯上令而就上功亦不得罪其矯矣

此段引秦
魏賞功之
厚以見二
子之有功
無罪

格其上之令而口實于矯以外投隙而內就私也如
矯上之令而以就上之功則何不可之有韓之苦秦
也下令曰能得秦王者寡人與之國大夫諫曰賞不
可以若是其重也韓王笑曰且得秦王矣寡人奚憂
無國哉魏之患河也其邊臣決而徙之趙魏王大喜
賞之十邑其相諍之曰守邊而徙河犯官也從而賞
之王之臣無守職者矣魏王曰子憂過矣魏之功有
大于徙河者乎魏無二河則徙河之賞不再也此二
志者其陳之類也凡當事者貴相機宜而忌守株宋

此段引全
楚存鄭之
功不可無
則其陳之
功不可以
文法繩之
可知矣

有耕田者田中有株兔走觸株折頸而死凡論事者
因釋其耒而守株冀復得兔其愚亦甚矣
貴覈功實而厭膠柱賈誼曰膠柱而是故子期北而
全楚楚為吳所入賴秦之救而復其國已而吳兵至
可復矣於是還都于郢安紀其國政以定楚國耳北固不可以為庸狀而取
其全楚可也弦高誕而存鄭秦穆公遣孟明襲鄭鄭
君令以牛十二犒師且使遽告于鄭秦人知鄭有備遂入滑而歸誕固不可以為恒
狀而錄其存鄭可也不狀無功者既以無功責之而
有功者又以文法訾之此長材異能之士所以跼蹐
而不得展也跼音局曲也踏音積累足也彼石顯者妨功害能之

結駁匡衡而獨取劉向則其陳之功罪定矣

臣亡論已以匡衡而亦附其說不亦陋乎朝廷論功石顯匡衡以為擅兵矯制恐後來使者生事遠夷為國招難吾固有取于劉向之議劉向以為論大功者不復小過漢武以死王留馬之故遣二師發兵討之猶加其功而宥其罪今康居之國強於大宛殺使之罪甚於留馬而二人不煩漢士不費斗糧比於貳師功德百之安可以矯制之小罪而遂棄其大功乎乃封其延壽為義成侯陳湯為關內侯若以功罪不相掩而欲刑賞並行此又首鼠兩端之說不可用者也鼠性最疑果故持兩端者謂之首鼠耳

陳眉公評其陳介在功罪之間此論獨引証辯折委曲伸陳直斷其有功無罪若李先生者誠一子千載之知己也

潘雪松論光武渡河

漢光武為王郎所迫至滹沱侯吏白無舡莫濟王霸往視之曰水堅可渡官軍喜而前渡未數騎而冰解論者多歸于天意欲與漢室云云

滹沱之事操觚者索索談之矣觚木板也古者無紙以木板為之故謂文

士為操觚之士士系與累同大氏抵以漢網絕維魏都賦運距陽九漢網絕維耳旬

始為孽旬始妖氣也王莽在位如妖氣之在天也鼎西漢凶而汾沉鹿逸陰之鼎復沉

天命真人扶義而起白水以掃廓霧氛王莽鹿復失

曰貨長人以其字為白水胤赤氏之朱光胤續也赤氏赤帝也

漢以火德王故曰朱光東京賦胤奈何不卵翼而孚嘔

先言滹沱以水合渡與睢水以大風脫俱之天命真王百靈阿護意

音既之置之萬全乎卯翼而鷄之以翼覆卯故睢水之

風晦滹沱之水合皆天也陳永嘉曰高祖睢水之圍

脫滹沱之投幾填饑虎之喙而以水合濟豈人力哉天也嗟乎羲和在馭浮雲蔽

之杳如也此晦瞑之常大塊噫氣喁朕于朕此大風

于後者唱喁此二字皆風聲也子大塊噫氣其名為風前者唱故睢水之事天道之

常亡足恠者夫水則不朕非有玄冥戒寒水帝司陰

亡為合矣天文訓北水方也其帝顓頊其佐非有吹

律召暄煦風解凍亡為解矣燕地多寒不生五谷鄒

月令孟春之月東風解凍非有幻化之術含噴水火搏音抗音剛音

睢水之風
世所常有
而水以非
時倏合倏
解此又未
可深信也

主意在此
水本自合
而霸詭愚
三軍之計
也

柔亡為倏朕合倏朕解矣搏抗即和調意漢張角以

衆共神之而漢史所云滹沱水合者此何以稱焉曰朕則

漢兵何以得渡曰水本自合而侯吏詭之王霸神之

皆計也夫滹沱之隅玄朔之鄰朔方地多玄水鬱寒

所猥陝冬水涸兩涯成陸其幽漠之疑氣至春未融

蓋其風氣朕也而大司馬時秀為方春渡河史稱寒

甚至是為燎竈向火至南宮遇大風秀入道旁空舍

以地以時何謂無水哉矧其時王郎帥百萬之旂

戟踵帝曲陽帝至曲陽傳聞逢音踊音蝟音集喻將卒藉

此言霸果
知河水流
漸不計策
以濟必堅

壘以守即
甚神智安
能預料水
合為可渡

此言王霸
之詭計感

令河水流漸音斯果如侯吏所云霸必且與弁禹輩屈

指而籌借箸而計高帝欲立六國後方食其以告良

不披般負犀以角披甲以戰也般犀皆獸名甲之飾也則携簡矢以遁

以守軍行駐劄則有營壘以竹為藩落日虎落不宜嘿嘿同無他策策策第

詭言水合將吏馳驅至河也且霸雖智其必不料河

水之倏忽而合以便將吏渡河也明矣夫乳虎包音包

然音休于後喻王郎兵在後深機蹊穿於前喻前阻河存亾之會間

不容髮而謬為必不狀之辭以鼓將吏之疑滋動人

衆與田單
陳勝高祖
之事同一
機智

心霸其不狀故曰水合者計也蓋聞兵者詭道也田

單之神師樂毅破齊七十二城田單堅守即墨宣言

陳勝之狐魚陳勝欲念鬼威衆乃丹書帛曰

魚烹之得腹中書又令人止叢祠中作狐鳴呼曰大楚興陳勝王卒皆驚恐多為用者漢祖之

龍蛇高祖母息大澤陂夢與神遇時大雨電太公往

老嫗哭曰吾子白帝子見二龍相交于陂中已而生季高祖斬蛇俄有

也今被赤帝子殺之兵家以為故轍剝智剝音盛

而漢自王莽以來天下尤事符命識記石畫之士熊

羆之卒計畫可鑄金石曰石畫熊羆言威猛如熊如羆也莫不按圖按音音牒音音

此言漢時
信符命而
弁禹等之
徒皆見出
于此

此言光武
方勢孤力
弱而欲收
拾人群不
得不托天
以神其說

李懷光夜宿一村問田父曰此何村也曰名埋懷村
燧大喜曰吾誅懷老必矣岳飛討楊么時么據洞庭
出沒不可測偶獲一諜者問其巢穴對曰險阻安可
入惟飛乃能入耳飛大咲曰天遣汝為此言吾必破
其巢穴三軍
大喜迄平之

竭蹶而羣趨事之
竭蹶顛倒也顛倒
而趨之如竭蹶狀故

奔禹彤異之徒
彤音容耿奔鄧
禹亦彤馬異
披肝歷膽冒盾羽以

從帝者
盾牌也
非獨帝仁聖善用人也蓋謂符命在

焉而方是時羣狐角立未有雌雄
隗囂公
孫述等
則人疑矣

官不過大司馬卒不過一郡
狗頰川時馮異
率五郡以降秀
鳳凰之

羣墜在鴻鵠則又疑王郎盜名字河北景從
卜者王
郎詐稱
成帝子子與百姓多信之立
薊都不守
王子接起兵
薊都以應王

此言曰水
堅渡河之
後人心咸
歸附真主
而漢室中
與不難矣

郎聲勢霆震而帝之師燔焉則又疑
吳楚間謂火滅
為燔音尖散而
不驟也
法曰善用兵者因其勢而導之故援天以神之
則敵眩造端以愚之則眾駭藉所信以鬼之則事實

鬼之驚
蓋自滹沱水合之後天下始知天命有在而

其它紫色蠅
英音
聲餘分閏位
王莽傳得紫間色蠅邪聲
言莽不得正命如歲月

之餘分
供真主之驅除耳
月表云適足以資
於是摩

下者效死聞風者響應鼯睡者股弁
鼯睡喻竊據者
宋太祖曰卧榻

之側豈容他人鼯睡邪股
而朱光
見
赫狀復振不可

謂非水合之羈縻云雖朕高帝約法三章
惟殺人者
死傷人及

結言漢祖盜者抵罪餘以以大德不悉除秦苛法嘔民湯火救民于水火中鹿離于羅泣蛇望雲以小慧光武不獨以武不獨以水合成功便合王道得民心意在

平哉

豈區區得秦之鹿如所云泣蛇望雲之符瑞乎哉泣蛇見上高帝微時嘗隱芒碭山澤間曰后

尋求即得之季恠問之后曰季所居上常有雲氣故從往常得季

陳勝事小慧而亾

大畧狐鳴魚書

前見

亦何救於敗亡狀則大袖長者

武

初起兵衣絳衣大冠衆皆驚曰謹厚者亦復爲之乃稍自安

顛顛專以水合成功

乎曰否

施存梅評塊土興晉埋懷破李朕則王霸即子犯馬

燧之謀耳故水合真也河水流漸霸使候吏詐言

也大抵欲壯三軍之氣耳王天意論俗

儒傍墻之見也

羅一峯嚴子陵高士論

子陵少同學于光武及帝即位子陵隱于富春山帝躬訪之曰咄咄子陵獨不可相助爲理子陵藐視之曰士固有志何相強也非徒以不仕爲意其亦有以窺帝之素矣

先生少與光武同學莽之亾漢之興

王莽篡漢劉秀中興

孰不

願出以自見而先生方且變姓名走匿不暇是豈無

意哉帝思之至於物色乃出而就見頃謂帝差增於

往則先生之平日其不足帝者深矣考其時先生年

六十有八帝年三十有四以師友事之而不可以臣

之亦明矣撫先生腹而其偃卧

光隱于富春山帝訪之夜同榻光加足偃

首言先生變姓名以避帝及就見僅謂差增往昔其素有不足于中矣

此言帝無帥友下賢之誠而欲屈先生以

助理此先生所以高
尚其志而不為帝屈也

此言帝委政侯霸任

其侮賢傲物而不責

則非尊德之誠先生

何為而仕邪

結言帝綱常不振封

禪繁與先

卧史奏客道故舊曰我固不能下汝邪雖不忘同舍

燕昵之樂而無屈已下賢之誠宜先生卧不起語不

應而曰士固有志也且帝力委政侯霸霸之家世素

以宦者進又顯士于莽先生將唾惡不暇而霸反以

手書侯霸闕閔仲叔召至不及政事徒勞苦仲叔悔恨而去是虛召坐致先生先生

責之而帝咲曰狂奴故態夫不坐霸以侮賢傲物之

罪乃供為戲謔指目之詞光武君臣之間相與如此

而謂先生仕乎自是而殺韓歆廢郭后易太子又未

幾而封泰山奏祥瑞頒圖讖于天下然則先生與帝

生早見不

同量夫豈

遇明主而

甘終身不

仕邪

同學者何學哉使先生為諫議大夫於此可以無言

哉帝召光為諫議大夫光不屈此時窺見帝隱故見幾高蹈非以卑官而不受也言之不聽

而去亦陋矣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先生始計之審矣

誰謂先生矢志終身遇明主而以不仕為高邪

李卓吾評古之隱者謂不得君耳先生光武之故人

光武親物色而先生堅執不出說者謂卑諫議固

非知先生者即以先生以不仕為高者亦未知先

生所以不仕之故全在窺見光武不足與大有為

如是篇云云昔賢曰桐江一絲繫漢九鼎先生之

風山高水長其子陵千載知已乎

郭青螺論富春山

富春山者今浙江嚴州府七里灘是也昔嚴子陵隱居釣灘處也有雨花臺即其釣臺也上有清風高節凡遊士墨客無不登臨吟賞羨為天地間勝景云

富春山古傳嚴子陵釣灘處也層峯叠翠啣在澤畔

風務時臨水波湧興真隱島真樂境首陽之盛槩若

增而高涓濱之勝跡若快而覩伯夷以齊隱于首陽山不食周粟採薇茹

故當是時飄飄王出獵遇之載以後車號曰尚父

於葛巾黎杖以追乎湖山之滿眼以即乎魚水之相

親盤溪坐卧茂林棲眠者何可一二道也而孰與夫

先寫出富春山水真隱島真樂境即首陽盛槩涓濱勝跡莫與爭光其比目引類可謂盡文之致矣

此言子陵不為漢屈視帝王若常朋有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待友之氣象

子陵爭光哉且味子陵之為人以想其志焉脫狀於漢之爵祿藐狀於漢之物色區區諫議何足驕穉我屢召屢不出視帝若昔常朋而加足偃卧無異微時同寢子陵少與光武同學及光武即位子陵隱去光武物色及之曰咄咄子陵獨不可相助為理乎陵張口曰士各有志何相迫為是故絕意功名洒情隱遯水之洋洋可以樂饑墜之泄泄可以棲遲舍乎此則朝廷之矣邦國之矣處朝廷必憂其君處邦國必憂其民進而憂不若退而樂瀟洒風塵之表長為山林中之一居士魚蝦我侶麋鹿我友木石我居芻蕘者雉兔者與忘乎上下

此段言其與曾點之樂天四皓之夢雲志同超乎功名爵祿之表公描古畫今宛然若在

我嬉遊凡動植潛翔於大漢之乾坤內者皆我寄精神而娛耳目者也噫春風舞雲曾點志樂天矣論語曾子言志曰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咏而歸冥鴻商陽四皓志夢雲矣雲夢首陽澤名漢高帝時有四皓隱于南山茹芝服蕨屢召不仕史稱謂鴻舉富春山之志毋亦羽化而樂天夢雲者類乎長竿倚浮雲一綸垂江陰探藥飲芝飧風吸露而若磊磊派派天造地設適足以資隱者為高其志耳嗚呼昨夜客星犯帝座明朝白雲葺隱家光武與子陵同寢子陵足加光武腹

此段就其忘其為帝太史矣客星犯帝座帝咲浮雲富貴曰朕與故人共榻耳屢召諫議不仕視卿相之富貴

處贊嘆之
以見其為
不世出之
品格

紉引文正
公作記之
詞以盡子
陵生平詞
簡意完

不啻過眼飛霞也。漢天子安得繫之維之。有客宿宿
有客信信乎。嚴子陵不出世之翁。其所由殆與王良
輩異矣。王良東海人。光武歷徵為沛郡太守及大司
徒。司直以病告歸。年餘復徵至滎陽。為友人
拒不相見。但語其僕以無忠言嘉謨
而取大位良慙。自後速徵不應而遁。范文正作嚴陵
之祠堂記曰：雲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
長。其盡子陵之生平也。夫其盡子陵之生平也。夫

陳眉公評光武拆節下交，且可出而仕矣。子陵毋亦
窺其素以為不足與大有為，與世祖功臣三十六
雲臺曾似釣臺高。其于子陵之不仕也，奚訝

李九我論伏波將軍夔鑠翁

馬伏波佐世祖驅除大難，爰定寰區。至是
五溪蠻寇臨沅，伏波請討。帝愍其老，未許
伏波遂據鞍顧盼，以示可用。帝笑曰：
夔鑠哉！是翁遂遣行卒老蠻夷之域。

昔伏波將軍從世祖定天下。光武謚曰世祖為漢家勲矣。五

溪之役，復自請行。據鞍顧盼，以示可用。談者壯之。吾

以為援之不能抑其勝心也。勝即自矜也夫人惟其無長

也。有所自多其長，則必跂焉而思展。人惟其無勇也。

有所自負其勇，則必躍焉而思奮。人惟其無計也。有

所自智其計，則必炫焉而思吐。斯所謂勝心也。勝心

直叙援之
勝心難抑
者以援欲
自負其長
固必盡用
其智勇也

次段言接
能已見于
天下則不
宜輕舉妄
動頗傷老
成鎮重之
體耳

存於胸中故其遇事嘗喜其見功嘗慕至於長已展
矣勇已奮矣計已吐矣而其跋焉躍焉炫焉之思猶
時動而不能自己蓋勝心之難抑也如是夫接自奉
書洛陽而知帝王有真隗囂使接見帝帝不陳兵衛
畧無猜忌接見其坦易如此
曰乃知帝王則留侯之識也張良見高帝曰
乃天授歸高帝指畫隴
右虜在目中接陳隗囂有必破狀因聚米為山谷
及屯兵之處帝曰虜在吾目中矣則
淮陰之算也韓信自謂兵
皆算無遺策西鋤先零北出塞漠南平
交趾西域屬國先零塞漠烏桓交
趾女子常為亂接皆討平之則樓舡貳師之畧
也漢武帝命霍去病為樓舡將軍平
高麗李廣利為貳師將軍伐大宛能已見於天下

入膠東一
案以見翁
不能保重
以茂其名
身

矣曾不以此時守威定功解鞍釋甲修高密之內行

鄧禹為高密整效膠東之養重賈復為膠東
侯闔明養重猶狀衽金

革之危樂汗馬之疲且非有根本之憂要害之梗也

形勢在我曰
要在彼曰害蠢狀小醜偏裨可定而不勝其趨趨詡

詡之意趨音踢跳踴也
詡音許矜詡也羸糧馬惟恐後時不亦儼乎

儼輕
薄也且是時帝久苦兵間厭行枚之事行陣也枚如
箸銜之有繡

結項中以
止語也修儒雅之業慨狀喜與功臣烈侯共饗太

平之福蓋不欲以鞍馬煩之久矣接之請行帝愍其

老未之許也接顧急欲自試何哉馬接與梁英為友
接有鶴傍牡丹圖

接之請行
以下叙翁
自誇之詞

切中鄙夫
驕態

索梁采題云牡丹花畔鶴精神飛並雲林似倚人萬里
雲霄不歸去洛陽能有幾時新此箴討烏桓時詩也
而接不悟宜不免於蒼茨之誦也
蓋自古智能猛悍之士往往急於
自暴其技以求術鬻彼其志固欲登壇仗鉞執馘
斬首獻俘生獲有奇策材力之譽下之亦思執及
日馘日俘而無亦荷戈願得一障而乘之邊塞故廉將軍老
矣猶思用趙人趙將廉頗奔魏楚人迎之于魏頗為
也楚將無功曰我思用趙人以訓練故
王翦以老而為秦強起伐荆秦伐楚問王翦翦曰
日將軍老矣何怯也及李信敗秦王自至非六十萬人不可王
穎陽強起之於是將六十萬人伐楚滅之李廣自束
髮從征數奇其從大將軍出塞也請獨當匈奴廣自
西戎接實

自致於人
乎何尤

功高必驕
人之恒情
也驕必敗
勢之必狀
也善居功
者高而不
危滿而不
溢所以能
久享富貴
也

兵數奇謀不得封侯及從衛青伐匈奴趙克國先零
青憐其老命從軍後廣請獨當一隊先零叛時趙克國午
之行自請曰無踰於老臣者矣七十餘上思其老使
丙吉問誰可將者克國對曰無踰于老臣者矣蓋其銳心猛氣至於老而不
休功成而不倦聞烽火舉燧燔境有急則於高處舉
夜則用烽則超距而作即今攘臂而議蓋自昔朕矣寧獨
伏波將軍哉討交趾時拜吾之所惜於伏波者喜馳
驟之功而忽止足之戒老了云知足常足終身不殆樂
矍鑠之名矍鑠輕而闇歛藏之義壯馬革之志援嘗
兒當死邊野以而棄明哲之圖跡其事若有所便於
馬革裹尸還葬

接之受誦不能如范

邊徼而將以自封者故梁松之日得行初接遺書戒子以杜季良

蠡伯越而

輕薄為戒杜松與季良交甚密帝以接戒子書切責

泛舟五湖

梁松松以此憾援會接軍失利從而諧之帝使松監

曾連下聊其

而意苴之諛不免接在交趾時以苴苴服之可輕

城而辭于

軍身軍還載之一車人有誦其所主眷不終城西藁

金之謝子

載皆文犀寶玩者帝大怒及接卒

房蹶暴項

妻子不敢以禮歸葬乃藁葬城西

而從赤松

已此東墅畢之馬所以必敗也哀公問顏回曰子聞

子遊左太

冲詩云功成不受賞

長枵歸田

其馬將必佚公曰何以知之回曰東墅之御升馬執

廬狀翁意

轡步驟馳騁歷險致遠然而策馬不已故知其馬將

苴之誦宜

必去楊葉百步而射百發百中矣楚有養由基善射

夫

此以馬射百發百中而射百發百中矣楚有養由基善射

喻接不知

此以馬射百發百中而射百發百中矣楚有養由基善射

止必至于

矢鉤矢前功盡棄此養由基之射客所為欲教之者

敗君子嘆

也見戰國策蘇厲今接之所處得無與求馬不已不

其不能善

息也說武安君善息以善息者類乎是故君子惜之也大抵勝心難抑抑

息也

之在乎養昔者周公缺斨破斧天下不以為好兵隋

結言古君

斯亦孔之將言東征之役破斧缺斨其勞甚矣朕周

子能抑其

其哀我人也夫公有虔秉鉞天下不以為喜功其詩

勝心者在

曰牧墜洋洋檀車煌煌洋洋廣大貌維師尚父時維

養其有素

而以為不養煌煌鮮明貌二人皆以暮年出

為接惜春

鷹揚尚父佐武王為之上將如鷹二人皆以暮年出

秋責備意

皇明文集

也

再結二公
不規規於
勝心欲翁
乘時立功
知時善息
故復出一
養字以應
篇旨

制閭外。狀皆迫之而後應。強之而後起。及其罪人既

得。則勿事行枚。言既誅管蔡自矜其可以勿會朝清

明。則載櫜弓矢。會朝會戰之旦也。言不崇朝而

始終無勝心焉。彼固養之粹也。紀消子之養鷄也。鷄

也。三日猶虛憍而恃氣。氣猶在外未也。至於望之如木鷄。

而後曰其德全矣。若伏波將軍蓋猶有虛憍之氣焉。

必如紀消子之術則惟二公哉。

方孟旋評馬伏波功成能見猶不能自抑其勝心而

喜於見長讒口高張王眷不終。視周呂愧多矣。是以君子惜之耳。

王鳳洲蔡中郎論

蔡中郎非不知董卓之非可事。姑特道於屠邑而出卒而感其厚恩乃殺身以報。后世以為忠於卓以為黨惡。此獨以中郎為非卓黨亦邕千載知己也。

邕之博學文詞。班固張衡之儔也。漢史官才富學廣當代名儒使

得卒成漢史。即司馬遷以後。遷因李陵下腐則乃著史記以自鳴志世

難其人矣。此宜以德業垂後世。何至卒罹罪籍。身名

俱滅也。嗟乎。既負才美。又保榮名。二者豈易兼得哉。

觀邕之著釋誨也。足以自明其志矣。至對詔金馬。又

數以直言受禍。是果甘心依附者邪。顧不幸而類其

以邕文學
過漢諸史
而其自負
不名深為
可惜

觀其著作
諫諍極正
直而迹類
阿附不能

不見憾于君子

此言或幸見辟于操邕不幸而死于卓為非忠

言人之責邕之見幾之哲則是以為黨卓則非之非矣

跡。君子有餘憾焉。蓋惜夫以高才禍身。潔白之污。若此也。當是時。董卓挾震主之威。處羣疑之際。志欲取。叔時望。以要結人心耳。豈復為邕計哉。夫邕之舉。于卓與荀彧之辟于操一也。余獨悲邕之終不得為或也。豈所謂處死者難與。或荀氏八龍中人物。操喜得。或曰吾子房也。卒之或得免。邕不免。以邕之免。不得為忠於卓也。人之責邕曰。出當亂世。不審時。幾制于奸人。不早決斷。是則是矣。而槩以為黨。餘禍首則非其情也。

郭青螺評邕始之事中為不智。終之歿卓為非忠。而以邕為初心黨卓。則不白之冤。不容不辯。

李滄溟仇香化陳元論

仇香為蒲亭長。民有陳元者。母告其不孝。香不罰而化之。以孝王與為考城令。乃謂其少鷹鷂之志。香對曰。鷹鷂不若鸞鳳。喻用刑罰不若德化也。

首言苛政甚于猛虎而為生民之不幸者嘆耳

慨自漢室不綱。德化莫振。權奸肆其羽翼。貪暴恣其鱗甲。民生斯世。若猛虎之苛者。孔子曰。苛政猛於虎。歲無寧日。嗚呼。元元黎庶。何不幸邪。夫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又慮君不能以獨理。立之臣以代君而治之。身其職者。盍思曰。民生至艱。民命至重。慎無戾刑峻法。以徵怨我百姓也。徵怨左傳。猶言取怨。於是乎為之明其倫理。

次言人臣當体上天

愛民之心而為君牧民宜先教以重民命不可以刑法懲怨

為之長其恩愛俾翱翔鼓舞於化國之澤其間若緡蠻不靈逸居而近於禽獸作不祥以橫行家庭者行且薰陶而革之噫必如是朕後體上天愛民之意而無愧於代君治民之責也嘗觀仇香之長蒲亭陳元不罰而化是何修何營邪香之語與者曰鷹鷂不若鸞鳳陳留仇香年四十為蒲亭長民有陳元獨與母居母詣香告元不孝香到元家為陳人倫孝行元感悟卒為孝子考城令王真署香為主簿謂之曰聞在蒲亭陳元不罰而化之得無少鷹鷂之志邪香曰以鷹鷂不若鸞鳳故不為也乃知香之所以治民者固有在也夫皇柞陵替由質而桓馭委其轡馬駘其啣轡今馬之牽輻也啣

此言漢緡紀不振而折圭擔爵之輩日以刑威督責天下誰能為君子民

馬口居帷幄操國柄者赫赫乎豸豹之飾也豸皆繡果能為漢天子鳴和鸞於皇路邪和鸞皆鈴也崔實政論云方今政多恩貸馭委其轡馬駘其啣皇路傾險方將批勒鞅鞞以救之豈暇鳴和鸞清節奏哉分邦寓佩璽綬者昂昂乎鷺鴻之服也白鷺鷄瀨亦繡補飾果能為漢天子樹爵叢於生靈邪日以鷹鷂刑威督責天下而天下之人籠絡於刑威中亦視之如鷹鷂之擊而凜

朕不敢犯獨香以鸞鳳之治治之豈無見哉彼見其民心至愚而神雖椎埋屠狗之夫謂發人極其驚悍而莫顧者亦未必無乳哺之念諺云年有跪乳之恩鴉有反哺之義特

此正言仇
香之化陳
元惟以倫
理觸動其
真性而刑
罰不設自
見改圖之
速若此

此言香惟
以君子化
小人自能
轉不善而

為善無待
攻擊非誠
少鷹鷂之
志也

不教則不興。不觸則不動也。吾教之使興。觸之使動。
則田同與氓懷家人母子之愛。而樂吾在上者。德政之
寬猶之鳳凰覽德輝而下之人。莫不慶休瑞之至也。
是故元之不孝。能肆於香未為蒲長之時。而不能肆
於香既為蒲長之後。良其鸞鳳之治。有以興動其心
也。不狀數十年元惡不悛。一朝而改圖之。豈區區尚
刑法者所能變哉。故為鷹鷂之治者。可以革民之面
而不可以革民之心。為鸞鳳之治者。可以徵民為惡
而亦可以勸民為善。以此較彼。孰得而孰失邪。夫小

人間居為不善。見君子而後厭然。豈君子有刑威以

制之。而小人故消沮閉藏之。若是也。蓋所為之不善

耻於君子相形之際。而耻之必思厭之矣。夫元之不

孝。正閒居為不善類耳。不有挹鳳德之君子。而徒欲

以鷹鷂之威攻擊之。將何時而悟哉。此香之化元。非

少鷹鷂之志也。思自附於鸞鳳。而不為之也。自元之

一家。被香之德化。而篤於孝慈。則由是而鳴。至治於

國。遍蒲亭。皆孝慈也。由孝慈而推之。則兄弟有恩。春

令在原矣。詩棠棣篇春令喻兄弟急難。註云春令之鳥飛則鳴。行則搖。有急難之意。故以興兄

此以一陳

元化百陳

元將親義

序別信倫
理在在敦

篤非鸞鳳
風行何以
得此

弟之

夫婦有別關關雉鳩矣

詩首篇關關雉鳩在河之洲註云關關雉鳩相

應之和聲雉鳩水鳥也此鳥生有定偶而不相亂偶常並遊而不相狎故以與夫婦之有別

朋友

有信鳥鳴嚶嚶矣

詩伐木篇伐木丁丁鳥鳴嚶嚶註云嚶嚶鳥聲之和也此以鳥之和

其聲以求友與化一人而蒲亭化與一人而五倫明

孰謂鷹鷂之治得與鸞鳳同日語哉噫寵有一錢之

受劉寵嘗為會稽太守簡除煩苛郡中大治徵為中郎將作大匠山陰縣有五六老叟自山谷出各齎

百錢以送寵曰吾政何能及公寬有蒲鞭之示劉寬

勤若父老為人選一大錢受之三郡溫仁多恕吏民有過但用

蒲鞭示辱而已終不加苦刑彪有買父之稱賈彪嘗為

新息長百姓貧困多不養子彪嚴為其制與殺人同罪後數年人養子以千數乃曰此買父之所生也皆

名以為

香有鸞鳳之志

註見前

此數子者其功勛在漢

郡邑其德澤在漢吏民而其姓氏載之名循吏之編

豈虛也哉嗚呼有循吏無名君雖得寵寬彪香輩布

其德澤而貪殘者鳥集以搏噬而逞其爪牙如生民

何譬之孤鳳鳴於衆梟之中何以勝惡聲之闐也又

其甚者梁冀雖除五侯猶熾是前拒虎而後退狼矣

又其甚者寵豎作威名賢禁錮是築鴟棲而毀鳳巢

矣卒之雌雄莫知詩具曰予聖誰知鳥之雌雄而柄落於虎視之

手易虎視猶鳥鵲之畏多風也去高木而巢扶枝自

此言臣代君牧民君當為民擇臣不宜以衆鷹鷂共排一鸞鳳

結嘆桓靈不多用仇

香毋恠乎
天下之壘
卯也

以為得所之安。狀大人過之而援其殼。音寇鳥子嬰之始生者兒過之而挑其卵。故漢桓靈之治天下，其鳥鵲之智與。

朱蘭喞評漢丁、滅祚民之憔悴于虐政者，如鷹鯨鷲擊，莫能朝夕仇。公惟德化是先，誠有千仞獨翔之志。令桓靈大用其才，以遂其仁民之心，將鵲巢麟趾，可旦暮見。雖謂人人陳元，在在蒲亭，可也。奈何以枳棘之地，終屈鸞鳳，則漢室不兢，民生其盡傷弓矣。

方希古論趙苞棄母全城

吾聞忠孝不得兩全，苞守遼西虜奪其母，招以城降苞，以為食祿而避難，為非義力戰而殺其母，忠則忠矣，其為子道何

首言趙苞

當權其輕重為進退

耳

一喻了然見母不可

棄矣

趙苞為遼西守，鮮卑劫質其母，而攻其城。苞曰：昔為子母，今為王臣，義不得顧私恩。力戰破之，母遂遇害。余曰：苞善守官矣。狀而未知義也。千金與盈尺之璧孰重？人必曰：璧重。圉璧之積，與千金孰重？人必曰：千金重。璧固重於千金矣。以積敵千金，不可也。君固有重於親者，親固有重於君者。使守一城而君在焉，城

此言一城

未必保君
之存亡初
不為母計
而據殺母
以全城亦
忍矣
此言善謀
者當迎歸
其母後設
計以陷虜
而奪返城
池則忠孝
可兩全矣
惜乎苟不
及此未足
稱善將也
代苞設策
亦是萬全

存則君存。城亡則君亡。寇雖劫母以脇降。吾且盡死。以存君可也。苞之所守者漢之君。恃此以為存亡乎。抑土地而已乎。如土地而已。土地者壁積之類也。固不宜以此易母而不救也。况善為謀者未必失君之土地乎。彼鮮卑者衆多而可以計取。性貪而可以利誘。其質母而攻城也。所欲得者貨財耳。能出數十萬。賂之而以母為請。彼樂吾之利。未必不從者也。苟利未足盈其心。則求而避之。彼雖得吾城。吾徐以計攻之。未有不勝者。包不此之圖而使母死於寇手。雖可

之書
責苞達權
亦春秋責
倫意也
未言苟能
知權通變
不失職亦
不失親何
遂棄而不
顧也

以存天下君子猶不忍也。况一城乎。義而合乎道而宜乎人心者。也不可以固而不知變者也。棄母以全城與全母而棄郡。其非義則一狀不若棄母之愈甚也。權乎輕重。使合乎宜。上不失親。次不失職。惟達於義者能之。惜乎苞不足以及此也。

陳眉公評趙苞所守之土地未必君恃以為存亡則

不以一城而棄母况善謀者土地又未必失則忠

孝可以兩全君子寧不苟乎遺憾也幾希

夫所以謂全者不寧不曰全哉

則其公將也

則其公將也

則其公將也

則其公將也

則其公將也

則其公將也

則其公將也

程敏政關公論

公英雄節義彪炳千古至今猶凜凜生氣論者乃為其逐吏拒婚未免以矜已傲物

忘後患而失人心為公失荆州惜此亦以成敗論而未揆之天命矣

凡為將者當觀大節何如不當計事功之成敗或者

多謂羽嘗逐權之置吏罵權之請婚權置荆州之吏又遣人請與公

結婚公怒曰吾虎兒安肯與犬子為婚遂絕而受呂蒙之詐羽伐操呂蒙以計襲荆州

又以羽之攻樊也樊城在湖廣嘗以軍資不給將還治糜

芳傳士仁之罪故吳兵一動二子皆降遂咎羽輕信

寡謀貪前利而忘後患矜已傲物犯眾怒而失人心

大節二字乃一篇大主意述或者之所以短公者皆是吹毛求疵之譚而於正氣大節所在未之審也

嗟嗟此因敗而求其疵未嘗舉正氣大節而詳著之

羽在許許昌是也操使張遼察其意羽嘆曰吾極知曹公

待我厚操得羽五日一大宴三日一小宴待之甚厚然受劉將軍恩誓其

死桃園結義誓同生死當報效乃去耳然則敦天下之大信者

羽也觀其報效曹公則非輕信可知夫孔明以王佐之才至操則曰

誠不可與爭鋒羽之下襄陽斬龐德降于禁也威震

華夏操議徙許以避其銳無謀而能若是哉觀其北拒曹操

置三郡長吏則直在漢曲在權羽之逐之宜耳權反

此言荆州已屬漢然逐權所置之吏宜爾

此言報效而後去非寡信威振

華夏非無謀

此言荆州已屬漢然逐權所置之吏宜爾

拒權之請婚亦監于以妹妻昭烈之轍也

此言知人則普堯舜尤難公貞可稱古良將未可以昏與暴律之也

至末方結天不祚漢故公不能成功非短以自敗耳

覆小人以妹妻昭烈之事羽知春秋又自知監絕其

婚亦宜耳觀其不締婚東吳亦有監于招壻昭烈之許羽絕之亦不為過軍資不給

當以軍法從事知人之哲聖堯猶難亦烏能逆料芳

與士仁襲漢衣冠而其為臣虜者哉芳與士仁獸心莫測非公所能

逆料則非矜已傲物所致也貪前利而忘後患可以詆孫權犯衆

怒而失人心可以詆曹操皆不可以詆羽羽真所謂

古良將矣以忘後患失人心反詆吳魏乃千古不易定論令人心目俱快夫成敗出

於天而大節存乎人古仁人志士盡其在已豈能責

成於天邪予故特為之論辯

錢抑之評王鳳州亦曾爲公立論云荆州之失非公失也失在昭烈與孔明不思爲公立援也獨墩篁辯其非輕信寡謀等語歷歷明若中天公遂吏拒婚尤見其正氣大節誠萬古不易名言可破時論之障矣

王弼州論關羽失荆州

說者謂關羽失荆州咎在不能聯結東吳自傲慢人致然此獨以爲昭烈孔明之失在不爲羽後援之故末又歸之天意之未欲興漢意見超出一世議論卓越千古

先言荆州之失非獨羽失在昭烈之委羽而不思爲羽後繼也

此段言委

羽以拒操不能保操之不乘羽亦不能保

關羽之失荆州以爲羽之失余以爲非羽之失而昭烈之失也昭烈之失在委羽以與操角而不爲之後繼也其不備吳則次之

時操稱魏王于許昌倫稱爲漢中王于成都孫權稱侯

夫操猾虜也割天下之三垂而以戎馬據其吭羽雖

勝獲于禁七軍能保操

羽伐操急操令于禁龐德統七軍以禦之羽決水以滄七

軍斬龐德而降于禁

不自至乎操至羽保其能勝乎即勝能孤

羽之能勝
操正當議
論
此言致羽
之進退維
谷俱所以
保全荆州
之道
此段代昭
烈畫策宜
為羽聲援
使進退有
所藉方是
結又歸之
天意以為
昭烈孔明
失計之解

軍乘而深入乎。不勝其何以退乎。夫勝而不能退者。自縱敵也不勝而不可以退是委敵也。俱非所以有荆州之道也。當是時昭烈或自出或以委孔明。翼德張飛字率三萬之眾而駐荆襄。為羽聲援。羽進而可以戰退。隱然奪蒙遜之狡謀。而江陵固於太山矣。夫以昭烈之明孔明之智而計不能及此。孰非天也。夫取襄樊而因以北掩洛東。蹂許其賢於箕山。斜谷不百倍哉。孔明在祈山以兵挑司馬懿入斜谷。燒之天雨乃脫。故曰天也。

鄭師山論孔明諫昭烈

昭烈於孔明諫行言聽歡如魚水。伐吳一舉最為失策。如以孔明智不及此。則非所以為孔明智及而不諫。則非所以報昭烈。故身亾國瘁。昭烈伐吳之失。非孔明不諫之失也。

或曰昭烈伐吳乃千古之失策。而孔明畧無一字之

諫。當時武臣若趙雲者。乃有國賊曹操非孫權比之

言。然則孔明之智不足以及此乎。先見如孔明智不

吳坐視曰非也。伐吳之失策。孔明諫之不聽。而昭烈

悔之不及人。特未之知耳。何以知孔明之諫。孔明之

初語。昭烈曰。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

首言孔明
非智不及
趙雲其所
以諫昭烈
之伐吳者
亦已有素
矣

次言因其
已往之言

信其後來之論

此言昭烈托孤之詔

只言曹丕不言孫權

則其悔不用孔明之

諫可知誰謂趙雲諫

而孔明獨不諫邪

此言昭烈不聽孔明

賢能為之用此可與為援而不可圖也孔明之初意

如此後來之諫可知也以權為不可圖而諫於未伐吳之先則伐吳之時而諫可

知何以知昭烈之悔永安之詔曰君才十倍曹丕必

能安國家終定大事言昭烈臨終托孤悔不用孔明之言正以知不諫伐吳之諫也

且昭烈方敗於孫權其慚憤以圖再舉不言可知而

託孤之際乃舍權稱不意必孔明之諫有如雲之為

者諫孔明亦必有如趙雲之諫特昭烈不用之耳故昭烈至是乃悟其言而

深恨之不減也曾是而孔明之智不足以及此乎孔

明所以興漢之策素定于草廬三顧坐譚之頃方三顧定

之策此劉

之所以不

興安得諉

于天不祚

也

此言孔明

思孝直以

制主東行

則又欲以

人諫也則

策之言乃在未出南陽之先已知三分鼎足之勢耳其大者則取荆益援孫權

而昭烈曾無一之見從後世乃歸之天不祚漢豈不

過乎歸咎在昭烈不聽忠諫非天之果不祚漢也曰孔明嘗自嘆法孝直

在必能制主上東行然則孔明之智不逮正乎曰非

也孔明嘗勸取益州昭烈不聽而聽正伐吳之舉孔

明亦必諫之不聽而思其人也孔明言不見用故思法正制主東行之語

皆其欲諫之深心也正言難入詭言易從雖大賢君子猶所不

免况昭烈乎

牛春宇評孔明對昭烈顧命曰臣鞠躬盡瘁死而後

已豈其欲以死報昭烈於既伐吳之後乃不以死
諫昭烈於未伐吳之先乎想昭烈復仇之志已堅
雖百孔明其如諫之不入何其後昭烈才倍曹不
之悔孔明制主東行之思誰謂其不諫伐吳知且不
如趙雲邪

楊昇菴論三蘇不取孔明

孔明天下奇才也其為劉先主運籌決勝者皆具復漢室之舉至今猶嘖嘖稱贊而謂三蘇不取者何所見而云朕

宋景公謹癸辛雜識謂三蘇皆不取孔明

蘇老泉東坡穎濱父

非也予按東坡謂出師二表與伊訓

說命相表裏

伊尹佐成湯而作伊訓以諭太甲傳說作說命以迺高宗

穎濱上皇

帝書云孔明用兵如神而以糧道不繼屢出無功

孔明

從先主破曹兵取荊州入西蜀定漢中南征孟獲所到皆服後伐魏六出祈山以糧道險阻用木牛流馬

二公以王不克卒佐比孔明于祈山

由是言之苟無其材雖聖賢不能自致于跬

此篇文不瀟百餘字而聯絡貫串字字經思句句有法無一毫懈縱橫折不可不讀

誠孔明千載之知己耳

此言棄荆
州即先主
之初志老
泉歸咎于
孔明其不
考也深矣

步二公以伊傳神聖為比許之亦至矣老泉謂孔明

棄荆州而就巴蜀吾知其無能為也先主與龐統入蜀收益州命孔

明等守荆州後統為蜀將張任所殺先主乃召孔明入蜀命關羽守荆州吳將呂蒙以智取之正謂

棄荆州一事朕不考孔明草廬見先主之言南陽三顧之時

孔明早知孫權可與為援而北除曹操非得荆州不可也已云荆州用武之地棄

而不取乃先主之失以此病孔明不亦誤乎

陳眉公評蘇氏以伊傳神聖比孔明則敬服至矣世

謂不取孔明何誣蘇氏父子哉即所載棄荆州為

無能而老泉豈無所考証云云

孫觀揚論昭烈顧命之失

昔昭烈在白帝城托孤曰君才十倍曹丕
嗣子可輔輔之如不可輔君可自取孔明
出師表亦云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其言皆
起於顧命之失也君子不能無遺議焉

漢有天下四百餘年桓靈不道僭亂四起董卓袁紹劉焉曹操

不乃四起之亂也操不父子遂篡帝位昭烈以帝室之胄權

益州之衆三顧孔明於草廬之中遂定君臣之分相

與披荆棘犯霜露同生死共甘苦者十有七年鞠躬

盡力死而後已者皆為興復漢室也昭烈豈為身謀

孔明蓋社稷之臣也汲黯社稷臣招之不來麾之不去淮安王因之寢謀今劉

首言昭烈
孔明魚水
相得死生
共効無非
為漢室計
也

次言劉禪
昏弱即伊

周亦無如之何耳

此代為立策宜視孔明以更正立劉氏賢君則漢室未必不復興乃文法絕處逢生也

此言昭烈君可自取

禪昏愚暗弱縱使伊尹阿衡周公輔相亦必危亾而

後已。雖百孔明。如之何哉。此幸有說。既曰興復劉氏

則凡高祖之子孫皆天下之共主。何必拘子禪嗣位

而後為漢祀不絕哉。為昭烈之顧命。宜曰朕與丞相

所以經營天下者。凡為興復劉氏也。今天奪我志病

不能與嗣子可輔輔之。如不可輔則擇劉氏之賢者

而立之。孔明王佐之才。必有以處此。而劉氏之社稷

復興矣。代昭烈計托孤之顧命。宜令孔明更立賢君以安劉氏之社稷。不宜以卿可自取一言及

置之嫌。惜乎昭烈之識不足及此。乃曰如不可輔卿

一言反制縛孔明使不得以天

有為

未結昭烈顧命之失非天不祚漢

可自取置孔明於嫌疑之地。欲用權而擇賢則恐天

下。以昭烈之言而疑已。欲守經而不變則恐劉禪之

昏愚而不可有為。終於天下三分不能混一。孔明既

死。劉禪就擒。劉禪納臣于魏曰此間樂不思蜀。遂封為安樂公。非天不假孔

明。以年不克終。大事實由昭烈。顧命失言。後嗣非人

遂亾其國悲夫

高中玄評昭烈君臣相得曠古希有卒之天不祚漢

即以孔明輔之而不足。雖劉禪之昏弱乎實昭烈

顧命之失使然。以其堅夏殷家天下之意而昧堯

舜公天下之心也。此推本窮源之說。起昭烈而問之。其亦何辭。

程篁墩曹操論

操繼董卓覬覦漢祚。官中誅母后。殿上脅孤君。名曰漢臣。實為漢賊。方且活沽自智。敢云接踵重踵。迹其所為。俱遺臭萬年之事。吾誰欺欺天乎。

曹操之在漢。人服其智。而操亦以之自况。曰。吾豈四

目哉。舜目重瞳。項羽目亦重瞳。人號曰四目。以目中眸子有四耳。但多智耳。以予

觀之。操豈足以言智哉。操之所以不即敗。亡者天幸

也。夫操之圍張繡於穰城。攻劉備于徐州也。田豐嘗

兩說袁紹以襲許矣。許曹操所都。洛陽之地也。其拒紹於官渡也。

孫策又嘗定部署以襲許矣。其追袁紹擊烏桓也。烏桓

首言操之不敗。乃天幸。安得以智自誇。

次言田豐孫策劉備。

之計得行地名袁紹則許襲而備又勸劉表以襲許矣使二子之計一行操亾可立則操之敗亾豈待旋踵而袁劉不能盡人之言孫有見矣

暴客之禍謂之非天幸可乎既出於天幸則免于三

觀操欲徙許都以避或曰操雖虛國遠征亦必有居守之臣留屯之兵子之襲者非出于智可

攻樊之銳師則計出以備非常之變則襲許之策烏能保其必勝哉是大

無所施安不狘方關羽之取襄攻樊也操固已相視無措惟議

得以多智而欺人哉徙許都以避其銳羽兵下襄陽斬龐德降于禁曹操

甚矣狘則明知敵來不能起為之所而况于出奇制勝

者哉操之危益屢矣而猶以多智自詭吾誰欺乎古

結言大智出於至誠操以僥倖免不智甚矣

之智者必以誠為之主而動不失正無欲速之心而有萬全之道焉若操之幸勝苟免特所謂穿窬之雄耳烏足以言智

姜鳳阿評操以智愚人亦為其智所愚田豐等襲

許之策不愚用則操之未敗亾實倖出于大耳

且關羽兵下襄陽便欲徙許智安在哉此奸雄欺

人之術非古至誠為主萬全之道矣後人有以為

智者則又不智于操矣

唐荆川論荀彧

荀彧者八龍之矯矯者也際漢末大亂佐魏武以征伐天下十有其八乃以阻進爵國公故中魏公忌其自飲藥卒溫公謂死漢室功不在管仲後而仁宜居管仲先

起以自文其忠駁或

天下有公是之忠而矯之以自文者弗與焉夫忠者

乃春秋誅心之法也

臣職也分等於乾坤而義根於所性者也若之何其

一篇大意在此二語

矯之蓋希寵謀功者無明分之守怙權竊勢者無幸

義之真分而失守則乖人將以分而病之義而弗章

則悖人將以義而非之病且非焉而不吾釋好名者

之所弗願也於是乎托近似以自名而邀夫不情無實

次言忠者必明於大分大義而

欺世盜名者難免君子之洞照承自文來發意

此言昭烈以中山靖

之譽使按迹遺心者猶庶幾其直之也此無他有所諱於中者必有所飾於外而激於惡其聲之所感非心之誠狀者也君子察其衷詳其世則其飾偽也渣

以招尤而其誣人也終以誣已公好公惡之情誰得

而泯也嗚呼此荀彧之死漢所以為非其真也史氏

從而窳焉温公書其能死漢室寧無失其實矣乎吾嘗觀彧之

時矣東京榛蕪榛木叢生之貌蕪荒穢也乘輿版蕩版蕩詩二篇名皆傷周室

大壞李璠郭汜治兵相攻催迎獻帝幸其營遂燒宮殿官府七月楊奉等將兵送乘輿東歸乘輿居棘籬

中漢事已日非矣所恃以維持名分者一昭烈耳昭

烈中山之胄景帝第八子中山靖王之後也承獻帝之命任郭清之

權董承稱受帝衣帶中密詔與劉備謀誅曹操後事敗見殺倡義徐州奸雄挫焉

綱目書劉備起兵徐州討曹操深與之也彧以入龍之裔奕世漢臣恩不

為不厚矣彧祖父荀淑有子八人並有名稱時謂之八龍淑及子爽皆仕漢以匡時

之畧美無遺策才不為不高矣徘徊河冀之間擇君

而委質焉志不為不銳矣楊龜山曰彧間關河冀擇其所歸卒從曹氏獨不知

曹氏之無君乎恩惟其厚則感舊之衷非昭烈不足以報才

惟其高則經綸之績非昭烈不足以謀志惟其銳則

外比於賢非昭烈不足以共事比輔也易曰外比于賢以從事也故

王之後乃漢共主也彧以高才銳志叨漢室厚恩謂宜翊昭烈以恢復漢室與卧龍共效馳驅上策也

君子謂或於斯時可以待隆中之顧昭烈三顧孔明於隆中可

以效馳驅之勞前出師表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也可以堅鞠躬盡

瘁之節孔明後出師表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

死繼之左傳荀息曰臣竭其肱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云云繼之始終為漢必

如是而後可自靖矣靖安也自安其義之所當盡捨此不事而顧

于操屬心焉何哉操亂臣也乘草昧易曰天造草昧謂天運禰亂晦

之隙以稱兵挾天子之令以威眾其搖逞之志

天下知之久矣或智者也奚而不知也知之而復事

之或將利之也以取功名為利或以機數警敏操有大畧焉

可知矣

或若得人而為之輔意者天下可圖乎克是心也或

志不在漢矣不狀何邂逅之始而遽以為子房哉天時

下亂或恐穎川有難先率宗族去聞曹操有才畧乃從操操與語大悅曰吾子房也以為奮武司馬夫

子房佐高帝以滅秦感項漢基業焉或耳以子房自

居則必以高帝居操矣操而高也漢其可以久乎噫

獻帝在此非操事也是以子嬰處獻矣秦孺子嬰降于漢是

以項籍處獻矣項王籍為漢高所滅或之所以視漢者何如而

謂其能死之乎呂布之難昭烈以窮來歸劉備伐袁術呂布日

夜奪徐州操有豫州之命焉備之資也或弗之勸又

此言操以子房視或或以高帝視操以子嬰項籍視獻帝其不為死漢明矣

此言或明知操奸雄而事之者利其大畧可圖天下而或之心不在漢室

或勸操圖昭烈徒為操之深謀不知為漢室計其不為死漢二也

語操以圖之向微郭嘉之請身且不保矣

布攻劉備

以為豫州牧或謂操曰備有英雄之志今不早圖必為後患操問郭嘉嘉曰備以窮歸已而害之是以害賢為名也不可操笑曰君得之矣乃免

能死之邪且曹劉不兩立或之所知也有漢則無曹

曹疆則漢弱矣或有反正之圖固當杜堅冰之漸

易曰

履霜堅冰至二陰甚微其勢必盛如履霜則知其冰之必至也

方且運籌設策為帷

幄之私人袞州之領

操欲先取徐州或曰將軍本以袞州首事百姓歸心今雖殘壞

此言操挾天子令諸侯皆或為

猶易以自保不可以不先定操乃止遂先定袞州

天子之迎

曹操在許都謀迎天子或曰金

天子令諸侯皆或為

天子令諸侯皆或為

袁

之陰謀是操之良臣

曹勝敗之論

操欲討袁紹懼力不敵或曰紹有十敗公有十勝雖疆無能為

以遂其

實漢之賊臣其不為死漢三也

邪志而成虎視之謀

易曰虎視眈眈

使漢不及卒胥於

陷焉或之所以為漢防患者何如而謂其能歿之邪

狀則或之死孰死之與說者曰或以九錫死也

劉潛夫刺

楊雄詩曰執戟浮沉計未疎無端著論美新都區區所得能多少枉被入書莽大夫或之得不書操大夫者猶幸有九錫之死耳九錫殊禮也操得而兼之篡奪之謀決

此言或為漢惜名器

矣或以死諍是為漢惜名器者也

温公曰惟名與噫

何履劍上殿而不惜

非狀也曹之疆也獻將委命矣雖不有九錫其能無

而乃惜一

篡乎或與操處有年矣操之逆謀亦數矣豈誠有匡

邪

此言或見
忌于操而
慮其徒死
無益遂假
死漢室以
為名非其
忠漢之初
心邪

朝寧國之兵忠貞退讓之節者乎。朕則九錫固可惜。而丞相之自為罷三公官曹劍履以上殿贊謁而不名者曹操還鄴贊拜不名獨非漢之名。罷乎。或不惜之於其漸於是而始防焉。晚矣哉。且或於曹公非有腹心之固。不過以智計相資耳。操之大計垂成。則視夫同危共難之臣將從而剪之。或之才能固操之所忌也。是雖希意逢迎。猶慮其隙矧九錫之諍諫受九錫。又有以沮其好大之心。邪勞軍之命。輒留之怒見考實。其意可知也。上不得君之忻。下不愜士大夫之議。或之

此言或之
死為非成
仁非全忠
晚節欲蓋
彌彰安得
謂之死漢
邪

此言海菴
不書操殺

苟或者罪
或也或不
得已而死
難為操與

計至此窮矣。與其徒死而無名。孰若邀名於漢代。飲藥之舉。或有深情焉。其譎亦甚矣。夫守死非難。善道為難。或之死。將謂其成仁。邪則養寇長亂於德。為不祥。將謂其全忠。邪則覆國之奸。誰其教之。將謂其以晚節蓋之。邪則積惡已彰。抑之愈顯。一時之憤激。其可以庇終身邪。朕則謂之死漢者。非死所也。海菴。綱書曰。侍中光祿大夫參軍事荀彧自殺。夫不沒其官。明非漢所命也。不諱其名。明非漢所臣也。綱目書操殺大中大

夫孔融夫融固操之所憚者。而何有于或。范史謂操難為操與。慮鯁大業。其言是矣。故特書操殺而不去其官。罪操

已諱也

也書荀彧自
殺者罪彧也

不隱其自殺者明非漢所致死也命非

以漢則彧之爵皆操爵也臣非以漢則彧之身皆操

身也死非以漢則彧之殺皆操殺也朕則操不怒則

彧未必死也彧之死將以諱操也非諱操也將以諱

其身也彧之罪可勝誅邪雖朕温公有仁先管仲之

許見考

東坡有道似伯夷之稱

東坡謂荀文若其才
似子房其道似伯夷

朕則彼皆非與嗟夫是亦史氏之見耳夫伯夷不立

於惡人之朝彧助惡者也比而同之過矣管仲相桓

以尊周室彧無漢者也安在其能先之邪君子謂二

結言彧助

惡篡漢比

之于伯夷
管仲温公
東坡其亦

見史氏之

見矣卓哉
名言

公於是乎過與矣不有綱目之筆則稱忠於萬世者
皆此類也而心迹之辯荒矣故曰綱目繼獲麟者也

宋羽皇評大意以荀彧有英敏之才卓越不擇君而

事輔昭烈以中興漢室既昧之於始乃明知操有

代漢之奸萌而甘為之決機發策是篡漢操也成

操之篡者彧也九錫之死非誠為漢室死也自知

其必死于奸雄之手計無復之姑飾身令名以欺

世耳紫陽罪之以自殺其不與孔融共嘉又安以

伯夷管仲謬許之也此論直斥至末毫無轉詞白

或也亦以警後世之爲或者毋失身于匪人云



